

中國邊政

創刊號

目錄

國父有關邊疆之重要遺教	創刊詞
我國的邊政	邊疆研究的演進
最後衛土之戰——撤離天山記	藏邊劃界記
新疆宗教勢力演變述要上	研究蒙古文字的心得
共產主義制度下之宗教	南疆歸來
紅顏池	中國邊政協會座談會速記錄
共匪的邊政問題	三十年來俄帝對新疆之侵略
元代的站赤	民國五十一年共匪的邊疆工作概況
編後記	
李永新	周昆田
堯樂博士	歐陽無畏譯註
曹啓文	趙尺子
高浩然	林繼庸
林繼庸	林繼庸
鄒正輝記	懷遠
徐伯達	袁國藩
宋念慈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出版

國父有關邊疆之重要遺教

——節錄自民國元年九月三日在北京五族共和合進會西北協進會講演

竊維民國成立，五族一家，地球上所未有，從古所罕見，洵為盛事！大抵革命之舉，不外種族政治兩種，而其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愛三者而已。徵之歷史，世界革命有因種族而起，有因政治而起。我國去年之革命，是種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則？漢滿蒙回藏五大族中，滿族獨占優勝之地位，握無上之權力，以壓迫其他四族，滿洲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隸，種族間之不平，達於極點。種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要之異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結果惟革命，同族間政治不平等，其結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歸於平等。我國去年革命影響及於全部，而僅於數月之短時期，大功即告成，成功之速，可云天幸。今者五族一家，立於平等地位，種族不平等之問題解決。政治不平等之問題亦同時解決，永無更起紛爭之事。所望以後五大民族，同心協力，共策國家之進行，使中國進於世界第一文明大國，則我五大民族共同負荷之大責任也。

但願五大民族相親相愛，如兄如弟，以同赴國家之事，主張和平，主張大同，使地球上人類最大之幸福，由中國人保障之，最光榮之偉績，由中國人建樹之，不止維持一族一國之利益，並維持全世界人類之利益焉，此則鄙人所欲與五大民族之同胞共勉者也。

創刊詞

中國邊政協會正式成立於民國四十三年，迄今瞬閱十載，初期工作，重在聯絡感情，團結邊疆人士，與夫搜集邊疆資料，繼而釀資刊印邊政叢書，於今始創辦定期刊物，想藉本刊之發行，而得與關懷邊疆人士公開研討邊疆各種問題，共籌光復大陸後重建邊疆之良策，此為本會全體同仁多年來之願望。茲值創刊伊始，特將本會作一簡介，亦所以說明本刊之立場與旨趣也。

本會並非單純邊疆人士之組合，其組成份子，包括我大中華民族內之漢滿蒙回藏等各民族人士，其中有生長於邊疆，工作於邊疆，在邊疆著有聲望者；有一向重視邊疆問題，而有深刻研究之專家學者；且有內地人士歷盡艱險，從事邊疆工作而有實地體驗者，均對於邊疆事物物，各有其透切之見解。

本會同仁雖來諸各方，但有一個共同認識，此即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第五條「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百六十八條「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合法之保障，並於其地方自治事業，特別予以扶植。」及第一百六十九條「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及其他經濟、社會事業，應積極舉辦，並扶植其發展。」等等之規定，並遵照「國父對於邊疆之遺教，及總統歷次對邊疆之訓示，以大中華民族共同利益為前提，而謀求各民族之大團結；更進而基於邊疆地區歷史、地理、宗教、文化、政治上之特殊因素，而研討其個別問題之對策。冀能於光復大陸後，邊疆與內地均能同心同德，澈底實行三民主義，使各民族間真能做到一切一律平等；澈底消除各民族間心理上之優越感與自卑感，而發揚各民族之優良傳統；澈底消除民族間歷史上羈縻與隔絕政策，而自然融和我大中華民族內各民族為一不可分離之整體。此為本會同仁之共同認識，亦即本刊之基本立場。

中華民族內各民族各有其光榮史實，各有其民族特點，如何融和各民族之優點而發揚光大之，使各民族間加強互信，建立共信，由彼此間之尊重，消除彼此間之隔閡，在觀念上精神上行動上精誠團結，實為邊疆與內地人士今後共同之任務。無可諱言，過去邊疆政策，不够開明，亦不臻明確，致內地與邊疆同胞在觀念上，有時難免發生歧見，而歷來主政者對邊疆民族之歷史文化宗教，乃至生活習慣，殊乏深刻瞭解，對邊疆各項建設，亦未能盡力扶植贊助，無怪邊疆問題始終未獲合理之解決。

今者共匪竊據大陸，仿效俄帝對其國內所謂少數民族處理辦法，對我邊疆各民族實行肢解割裂，即在形式上採分化政策，以消滅各民族之抗暴力量；在內容上採同化政策，以消滅各民族之抗暴意識，其對於邊疆民族之迫害，遠甚於鎮壓內地各省。斯此殘暴，不特民族間之歧見加深，且為民族間鑄成深仇大恨，光復大陸後，邊疆問題將較往昔更為嚴重，重建邊疆之任務，亦將更為艱鉅。在此反攻前夕，我人認為研究邊疆問題，探求重建邊疆方策，實為迫切之課題，深望對邊疆問題有研究之專家學者，邊疆名流，知識青年，以及曾經從事邊疆工作之人士，均予踴躍惠稿，充實篇幅，使本刊在反攻復國之大時代中，得以貢獻其微末，豈特本刊之幸哉！

我國的邊政

李永新

一、中央邊疆政策

邊疆爲國防所繫，邊疆地方安危，端視中央邊疆政策得失，考諸我國歷史，因朝代的不同，而政策亦異，有的採取武力征服，有的利用羈縻懷柔，總是融洽相處的日子很少，而糾紛叢生的時期較多，所以，邊疆與內地的疆域，始終未能整個化除。唯我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以來，改專制爲共和，合五族爲一家，對於邊疆同胞一本平等扶植互助合作的原則，力謀發展其政治、教育、經濟、衛生等事業，以造福邊胞，實行三民主義爲鵠的，釐訂此項邊疆政策的主要依據，約有下列四點：

(一) 國父的遺教 國父於民國十二年一月一日，手擬中國國民黨宣言，曾提示：「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爲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爲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其次在建國大綱第四條並規定：「其三爲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

(二) 總統的訓示 總統在「中國之命運」一書曾訓勉青年：「……今後的政治設施，必一掃過去偏枯的積弊，而期於全國各區域皆有平均的發展，故邊疆的經營開發，應爲全國就學青年立志的目標。」又：「……比及辛亥革命成功，我 國父首先宣佈：『五族共和』的大義，以解除國內各民族的軋轢，而致之於一律平等的境域。由此以至於今日，我國政府仍一本我國父遺教，以及中國國民黨歷次大會宣言，一掃滿清對內的卑劣政策，務使國內宗族一律平等；並積極扶助邊疆各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賦予以宗教、文化、經濟均衡發展的機會，而增強其向心力與團結力，對於整個國家與中央政府，共同愛戴，一致擁護，和衷共濟，休戚相關，俾我中華民國日益富強康樂，而三民主義亦得發揚光大於世界。這是中國國民黨革命的一貫精神，亦即是中國國民黨對內政策唯一使命。」近於西藏反共革命發生後，總統除重申政府一向尊重邊胞固有的政治社會組織，保障其宗教信仰和傳統生活的自由外，並向藏胞提示：「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匪僞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

(三) 中國國民黨的決議：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對政治報告之決議會說：「必力矯滿清兩時代愚弄蒙古西藏及漠視新疆人民利益之惡政，誠心扶植各民族經濟政治教育之發達，務期同進於文明進步之域，造成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並在五屆八次全會決議：「對於各民族一切設施，以儘先爲當地土著人民謀利益爲前提。」近於第八次大會通過的基本綱領亦規定

：「在國族團結國土完整之原則下，對邊疆民族，由中央依其願望，制定適當之政治制度，以扶助其發展。」

(四) 憲法的規定：憲法關於邊疆規定很多，其重要者如第五條：「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一九條：「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制度，以法律定之。」第一二〇條：「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第一六八條：「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以合法之保障，並於其地方自治事業，特別予以扶植。」

二、實施邊疆政策之檢討

政府對於邊疆政策的推行，曾照前述的規定，依據地方實情和邊胞的願望，採取因地、因時、因人制宜的方式，由主管機關制訂施政計劃，循序推進，唯因國家近三十年來，無日不在內憂外患的煎迫之下，致使建設邊疆的力量，大爲減少。對外如國際陰謀的滲透，隨時發生離間及抗拒作用，使中央對邊疆的設施，無法順利進行，甚且遭受阻撓和曲解；對內如邊省各行其是，各該省政府的一切措施，多憑個人的主張，罔顧國家的整個方針與各民族間的百年大計，以致中央的邊疆政策，多未貫徹實施，不能建立上下一體的親密關係，此皆爲我們今日應深切檢討，亟謀補救的，茲將中央邊疆政策實施效果，擇要陳述如次：

(一) 政治方面：政府曾儘量扶植邊胞自治能力，並使邊胞有參與國家政治的機會，在行憲前是如此，行憲後對蒙古、西藏的國民大會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員及監察院監察委員等於憲法中均有明文規定。

(二) 經濟方面：政府爲貫徹對邊疆經濟政策，力謀邊疆經濟的發展，宜農的地方扶植其農耕，宜牧的地方輔導其游牧，對邊胞的皮毛藥材等交易，政府非但不加限制，並且特予便利，同時邊胞遇有宗教上的大典，和政治上的建設，尤其儘量予以補助。

(三) 教育方面：在民初即設有北京蒙藏專門學校，嗣又增設南京蒙藏學校，東北蒙旗師範學校，以鼓勵蒙藏青年來內地升學，在蒙藏較爲重要地區，亦均設有中學，或師範，或職業學校，或國立小學等，勝利後並增設熱蒙、察蒙、遼蒙師範及國立北平蒙藏師範專科學校。政府遷臺後，更制訂在臺蒙藏學生升學臨時辦法，並規定留學生保障名額等，以培育蒙藏人才。

(四) 衛生畜牧事業：抗戰期間，在 總統偉大的決策下，先後在拉卜楞、松理茂等地區，設立中央職業學校及衛生畜牧獸醫診療等機構，爲蒙藏地方

培植衛生、畜牧、獸醫等幹部，醫療蒙藏人畜疾患，曾治愈病人十二萬餘，並解除牛瘟十五次，以嘉惠邊胞。

由於事實的證明，我們對邊疆政策實施效果，今天無論追隨政府來臺的邊疆人士，或陷落在匪區的邊胞，對總統及中央之德意，無不同深感激，一致擁護。

三、風起雲湧的邊胞抗暴

共匪竊據大陸後，一切倒行逆施，尤其對邊疆民族，不尊重他們固有的政治社會組織和宗教信仰，並破壞了他們的生活習慣，因此，邊疆同胞便羣起組織武裝，發動反共革命怒潮，波瀾壯闊，此起彼應，使匪偽暴力政權，受到了嚴重打擊，其中規模最大者：如民國四十四年，蒙胞反共武裝與匪軍在百靈廟激戰一晝夜，匪稱：「五、二八百靈廟事變」。新疆各族同胞之抗暴：其較大者如四十一年九月間，焉耆、土魯番等地人民，因不堪匪橫征暴斂，曾起而襲擊匪軍，致使匪軍砍伐附近森林，焚燒破壞游擊隊根據地；四十六年共匪強迫沒收新疆二千八百間回教堂產業，各地教徒羣起反抗；迄至四十七年三月，伊犁、塔城及和闐等地，均發生武裝抗暴行動，該省有組織的反共游擊隊達六萬人，六月間曾破壞伊拉瑪依油田，連焚四晝夜，共匪從甘肅調去大批軍隊鎮壓，可見情況之劇烈。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甘寧兩省回胞掀起的救國護教抗暴運動，曾組織「伊斯蘭民主黨」以「保衛拱北」為口號，一度攻克固原等七縣；四十五年四月，川、康、青交界的安多藏族區，掀起的武裝反共行動，蔓延到西康後，與匪戰鬪更趨激烈，抗暴軍曾克復昌都等十縣，控制了康藏公路，使匪軍出動飛機助戰，後來反共抗暴運動繼續發展，促成了四十八年三月十日拉薩之戰。所以邊疆同胞的反共抗暴運動，一直發展到今天，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經過不斷的苦戰與惡鬥，成長與壯大，當前已由少數的邊胞反共抗暴，而形成整個邊胞的反共革命運動，其力量現在正是方興未艾，日益增強。

(一) 在武器方面：邊胞同胞的反共抗暴，並不是單憑其「强悍之氣」「血肉之軀」與朱毛匪幫相搏鬥，而是有他們可用的武器，今天非僅使共匪在邊胞反共抗暴力量所控制的地區無用武之地，同時且使其匪軍事疲於奔命而無法自拔。

(二) 在地理方面：邊疆地區多為崇山疊嶂，沙漠浩瀚，適於游擊戰，而不宜於正規戰，共匪雖欲以正規軍來與邊胞作戰，企圖消滅邊胞的反共力量，而邊胞的反共武裝，則化整為零，分散各地，使共匪無所用其計，以游擊擊家的朱毛匪幫，今天反被囚於反共抗暴的游擊隊，而感到進退失據。

(三) 在擴展方面：邊疆地區的反共武裝在深得「地利」「人和」的優越條件下，已立於不敗之地。同時由於邊胞反共抗暴影響所及，大陸內地各省同胞，對共匪更進一步發生急劇的變化，機會一到，內地同胞都將為邊胞反共抗

暴的繼起者，而將與邊胞匯成整個大陸人民反共革命的洪流，使匪偽傀儡政權整個崩潰。

所以盱衡當前邊疆同胞反共抗暴的趨勢，不但具有長期持續的條件，而且更有日漸擴大發展的可能；共匪對於邊疆同胞反共抗暴的力量，不僅無法以暴力鎮壓而消滅，而且邊胞反共武裝却吸收了頓挫經驗，獲得政府必要的支援，加強其奮鬥成功的信心。

四、今後邊疆應努力的各項工作

邊疆地區既均為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份，邊疆同胞亦均為構成大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所以目前邊胞的反共抗暴運動，與其說是對朱毛匪幫爭生存爭自由的鬭爭，毋寧說是我政府反攻復國的前奏，今天我們對邊胞的反共抗暴，政府當盡到其應盡的責任，並加強邊疆工作，以應事實需要。

(一) 對邊胞的反共抗暴的支援：

(1) 政府對於效忠 領袖，忠於國家民族之反共抗暴軍，決及時有效的予以支援，使其力量日益壯大，以策應國軍反攻，爭取最後勝利。

(2) 對於已抵達不丹、尼泊尔、印度與自由中國之反共義士，應及時有效救濟，解決其生活問題，把握其人心，俾邊胞益傾誠中央，對來臺人士，應為共籌建住所，並規定招待辦法及經費預算。

(3) 各有關機關對於劃分權責後，應益密切配合，分工合作，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4) 蒙藏地方係中國領土，蒙藏同胞亦為大中華民族構成一份子，此載在憲法而為各國所公認，我 總統三月二十六日告西藏同胞書，即為我對西藏的最高決策，我政府應遵照以上決策，盡最大努力，爭取各盟邦一致支持，俾西藏問題順利解決。

(二) 對邊胞的政治號召：

中央各機關對於邊疆的工作，應確切遵照國父遺教，總統訓示，中國國民黨歷次大會決議及憲法規定有關邊疆的決策，制定施政計劃，付諸實施；目前為擴大對邊胞的政治號召，我們尤應貫徹：

(1) 總統告西藏同胞書提示：「西藏的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達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西藏同胞的願望。」

(2) 中國國民黨八次大會所作的決議：「……在國族團結國土完整之原則下，對邊疆民族，由中央依其願望，制定適當之政治制度，以扶植其發展。」

(三) 貫徹邊疆建設的原則：邊疆情形特殊，如以建設內地的見解與方案，強而施之於邊疆地區，則削足適履，格格不入，非僅不能達到建設的目的，甚或引起無味的糾紛，發生意外的阻力，是以我們應貫徹下列的既定決策：

(1) 總統在「中國之命運」的訓示：「……並積極扶助邊疆各族的自治能

力和地位，賦予宗教、文化、經濟均衡發展的機會。」

(2) 中國國民黨五屆八次全會的決議：「對於邊疆各民族一切設施，以儘先爲當地土著人民謀利益爲前提。」

(3) 憲法第一百六十九條規定：「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及其他經濟社會事業，應積極舉辦，並扶植其發展，對於土地使用，應依其氣候，土壤性質，及人民生活習慣之所宜，予以保障及發展。」

(4) 蒙古自治辦法原則八項中的規定：「……各盟旗現有牧地，停止放墾，以後從改良牧畜，並興辦附帶工業方面，發展地方經濟。」（但盟旗自願墾者聽。）

(四) 培植邊疆工作的人才：中央既已釐訂對邊疆的政策，研擬建設邊疆的計劃，爲貫徹政策，推行計劃，自非培植邊疆工作人才莫辦，所以 總統會訓示：「我們與其匪鬪爭，其成敗關鍵，不在於武力的強弱，而在於人才得失和消長。」此項工作，可分兩方面：

(1) 培養邊疆地方人才 中央既須延用邊疆人才，以擴大團結力量，而邊疆行政又旨在謀當地人民的利益，自以邊疆人士多負其責始覺妥當，且三民主義的實施，地方自治之推行，尤非各地區培植大量人才不爲功，現在政府已訂有「蒙藏學生在臺升學臨時辦法」公佈實施，唯任用方面，尙待各有關機關會商辦法，以增進其工作經驗，而應未來收復蒙藏建設蒙藏的需要。

(2) 慎選內地有志邊疆工作的青年 總統會訓示我們：「……派往邊疆的幹部人員，要寧缺勿濫，以收取邊疆人心。」是以派往邊疆的工作人員，除應熟

邊疆研究的演進

(一)

我國是歷史文獻最爲完備的國家，有關邊疆人文地物的記載，歷代史冊中都有專篇，加以私人撰著，更屬汗牛充棟；惟多偏於表面現象的報導，至對其內在的各種事物及問題作深入的、有系統的研究，還是近代的事情。尤其自雅片戰爭以後，列強競思蠶食我國的邊疆，其旅行我國的人士，如領事、軍事家、科學家、傳教師、商人等等，歸輒就其所見所聞撰述成書，企以引起其國內對我邊疆的嚮往之忱，漸謀達成其染指目的（當然也有爲研究而研究的），於是研究我國邊疆問題的風氣，乃在外人的出版界中，蔚然興起。

(二)

民國肇建，五族一家，邊疆內地形同一體，國人復受了外來的影響，對於

諸邊疆民族的語文，適應邊胞的生活習慣外，尤須學識豐富，品行純厚，並且有外國傳教士服務犧牲精神，藉收預期之效。

五、結語

總之，這十數年來，邊疆同胞掀起的反共抗暴，曾予匪僞政權以嚴重的打擊，朱毛匪幫雖用盡鎮壓、懷柔和分化的伎倆，却不能動搖邊疆同胞反共的堅強意志，尤其拉薩反共戰爭消息傳出鐵幕，更震動自由世界，使共匪少數民族工作對內對外均造成重大的困難。鑒於大陸邊疆地理形勢和各民族對外關係，對於我們反共抗俄，策動軍事、政治反攻與外交作戰，均具有密切的關係，古人有言：「待機不如乘勢」。所以今天我們應即掌握住共匪民族工作中的問題，遵照中央「對於邊疆各民族一切設施，以儘先爲當地土著人民謀利益爲前提」的決策，大家協同一致研究適當的計劃方案，一則繼續策動支援邊疆的反共抗暴運動，一則盡最大的努力爲邊胞謀福利，果能如此，將來收復蒙藏邊區，中央雖准許其自治，而邊胞仍願在政府領導扶植之下，團結成一體，共同建設邊疆，必須如此，我們邊疆工作人員，才算盡到應盡的職責，邊疆政策才能獲得成功，三民主義的光輝得以照耀到邊疆每一個角落，進而建設民有民治民享富強康樂的中華民國。

周 昆 田

邊疆乃漸改其漠視的態度，認有重視及加以研究的必要，但仍多是致力於學術之探討，尙少措意於經國的大計。計自民初至民國二十年間：在生物學方面，有各大學生物學系及各生物研究所，對邊疆地區生物標本的採集與鑑定；在地質學方面，有中央地質調查所及其他省份的地質調查機關，對邊疆地區的地質調查；在語言文字方面，則有各學人對邊疆民族古代及現代語言的研究。而科學考察團亦應運興起，除外人安得思（Andrews）的中亞調查團、斯坦因（Stein）的新疆考察團及中瑞合辦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西北科學考察團外，有中央研究院的貴州科學考察團、中山大學的川邊考察團、滇邊考察團、崑山生物採集團、國民政府特組的西陲學術考察團。至於專門研究邊疆問題及民族問題的刊物（專冊的著述從略，下同），則有新亞細亞會所出的新亞細亞雜誌；其外如時事日報、天津大公報、國聞周刊、北平晨報、獨立評論、地學雜誌、西北論衡、南京中央日報、地理雜誌、國風、外交評論、開發西北、上

海的申報、時事新報、東方雜誌等，都常載有關於邊疆問題的文字。而在學校方面，袁世凱時代辦有北京高等籌邊學校，段祺瑞時代辦有殖邊專門學校，北伐完成後中央黨務學校內設有西康班（為邊疆學校前身），蒙藏委員會在北平辦有北平蒙藏學校，也負有研究邊事的任務。

(三)

洎九一八事變發生，遼吉黑熱數省先後淪陷，而康藏糾紛未息，內蒙古自治運動繼之而起，外蒙已早在蘇俄的掌握之中，新疆亦正動盪多事。人因忙於邊事日亟，必須積極加強研究，乃由學術的觀點轉而謀實際問題的解決，於是在中央方面，由參謀本部、內政部、教育部、銓敘部及蒙藏委員會合組邊疆政教制度研究會，以研究其一切政教制度，供有關機構參考；行政院特設新邊疆政教委員會，以擬就建設新疆的方案；蒙藏委員會創設蒙藏政治訓練班，以造就服務邊疆的政治人才，參謀本部設立邊疆研究所，以造就服務邊疆軍事上需用的人才。在地方方面，廣西設有特種教育委員會及特種教育師資訓練所，貴州設有民俗研究會及地方方言講習所，雲南設有昆華民衆教育館，亦都注意於邊地問題的研究。在一般學術機關及教育機關方面，北平私立中國大學商學院設有邊疆經濟系，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特注意於邊地經濟的研究，南京私立金陵大學設有邊疆問題講座，中央政治學校（前黨務學校）設有蒙藏學校（西康班擴充即以後的邊疆學校），保管中英庚款董事會設有甘肅科學館及西北教育委員會，四川成都大學法學院成立西南社會研究所，私立華西大學成立邊疆研究委員會，而二十三年中國民族學會的成立，對於邊疆問題的研究，尤多貢獻。而在實地考察方面，蒙藏學校有邊疆教育實業考察團，上海私立復旦大學有西北考察團，北平私立燕京大學有平綏考察團，中央研究院有滇省調查團，實業部有蒙古考察團，教育部派有視察邊疆教育專員，監察院派有西藏調查員，廣州中山大學有西北考察團，蒙藏委員會有蒙藏考察團，交通大學有西北考察團。至於出版事業方面，斯時所出各項有關研究邊疆及民族的書刊，除前段所列者外，蒙藏委員會出有蒙藏月報，邊事研究社出有邊事研究，其他各有關單位所出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為數亦夥。

(四)

民國二十六年對日抗戰發生，國府播遷重慶，邊疆居於大後方的後方，無論在抗戰的軍事上及建國的進行上，關係都極重要，政府機關及各學術團體，為適應當前時代之新的要求，對邊疆問題的研究乃更努力推動，期能加強民族團結、促進邊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的建設，以達成抗戰勝利、建國成功的目的，因而，邊疆研究的工作乃更趨向於實際問題的探究，考察團及調查隊的組派，遂隨之風起雲湧，如中大、金大、復旦大學合組的西康科學調查團、教育部的拉卜楞藏族巡迴施教團、四川省建設廳有西北堡區調查隊、保管中英庚款董事會有川康科學考察團、國民參政會有川康建設視察團，中央振濟委員

會有滇西南邊地考查團及川北邊地考察團，中央博物院有大理考古團，中國自然科學社有西康文物考察團，成都基督教會有學生暑期邊疆服務團，教育部有西北及西南邊疆教育視察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有貴州民族調查團，四川省府有雷馬屏峨邊區施教團及松理茂邊區施教團，中央地質調查所有川甘青康邊區測量隊，教育部有大學生暑期邊疆服務團，中國自然科學社有甘肅西南邊區考察團，行政院有西昌及青康旅行團，交通部有西北建設視察團，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羌語調查團，中央研究院及中央博物館有（合組）西南及西北文化考察團，中央設計局有西北建設考察團，蒙藏委員會更在綏、甘、寧、青、康、滇、新（較遠）等省，遍設常駐的調查組，誠極一時之盛。至在研究邊疆的學術團體方面，除新亞細亞學會、邊事研究社、回教文化促進會等隨政府西遷外，新成立的有中國邊疆文化促進會、中國邊疆學術研究會、中國邊疆建設協會、中國邊政學會、中國邊疆學會等。在研究邊疆的刊物方面，除新亞細亞雜誌停刊外，有邊聲、邊事研究、邊疆研究、邊政公論、益世報邊疆副刊、貴州日報社會研究副刊、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金陵學報、東北大學志林、浙江大學史地雜誌、東北月刊、東北論衡、西北論衡、西北資源、回教大眾、新西北、新寧遠、西南導報、西南實業通訊、康導、西南邊疆研究、邊疆研究論叢、中山文化教育館的民族研究集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類學集刊等等。在教育方面，教育部正式設立蒙藏教育司（後改為邊疆教育司），設立邊疆教育幹部人員訓練班，設立國立邊疆學校，在蒙旗地區設有蒙旗巡迴教育工作團，國立中央大學增設邊政學系，各邊地大學設置關於邊疆地區民族文化的講座，中央組織部在松潘及拉卜楞各設有職業學校，其他各地的邊疆教育都在教育部策劃之下積極展開，所設大、中、小各級學校及職業學校至多（因非本文範圍從略），期與邊疆研究及邊疆建設密切配合。

(五)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陷匪，政府來台，一則勵精圖治，充實戰備，力求反共抗俄國策的貫徹，一則針對匪情，研究設計，期能制定妥善方案，於大陸光復後重整河山。關於邊疆研究方面，為適應此種要求，行政院設計委員會首先設置了邊疆組，嗣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成立，將行政院設計委員會併入，邊疆組亦更加擴充，十一年來先後完成有關邊疆的方案甚多。蒙藏委員會暨其他有關邊事的機構，對於當前邊疆方面的匪情及將來邊疆建設的遠景，都有其深入的研究。革命實踐研究院及國防研究院，亦都本諸理論與實際，熱烈展開其研究邊疆的工作。中央研究院的民族研究所及歷史語言研究所，則更經常為着研究邊疆而努力。在學術團體方面，先後有中國邊政協會、中國邊疆歷史語言學會的成立，期以學術的見地提供其研究成果，貢獻都極輝煌。在出版刊物方

最後衛士之戰——撤離天山記

堯樂博士

當民國三十八年新疆陷匪時，余一本擁護中央，服從領袖之初衷，始之秘密佈署，繼之暗鬭明爭，終而展開搏鬥，轉戰天山區，曾予匪重創。最後乃以俄匪圖新之迫切，視新省游擊隊為其心腹大患，勢必消滅而後已，因敵衆我寡，爲避免我方人力之無謂犧牲，旋作轉青入藏之計劃，忍痛撤離天山，冀藉西藏特殊之地位，求建我大陸上反共抗俄之最後基地，不意藏人亦因國際之援，孤力難撐，已與匪作有條件之投降談判，環境既變，事與願違，只得假道東還；然吾中華兒女最後衛士之戰——撤離天山艱苦奮鬥的英勇事蹟，確是可歌可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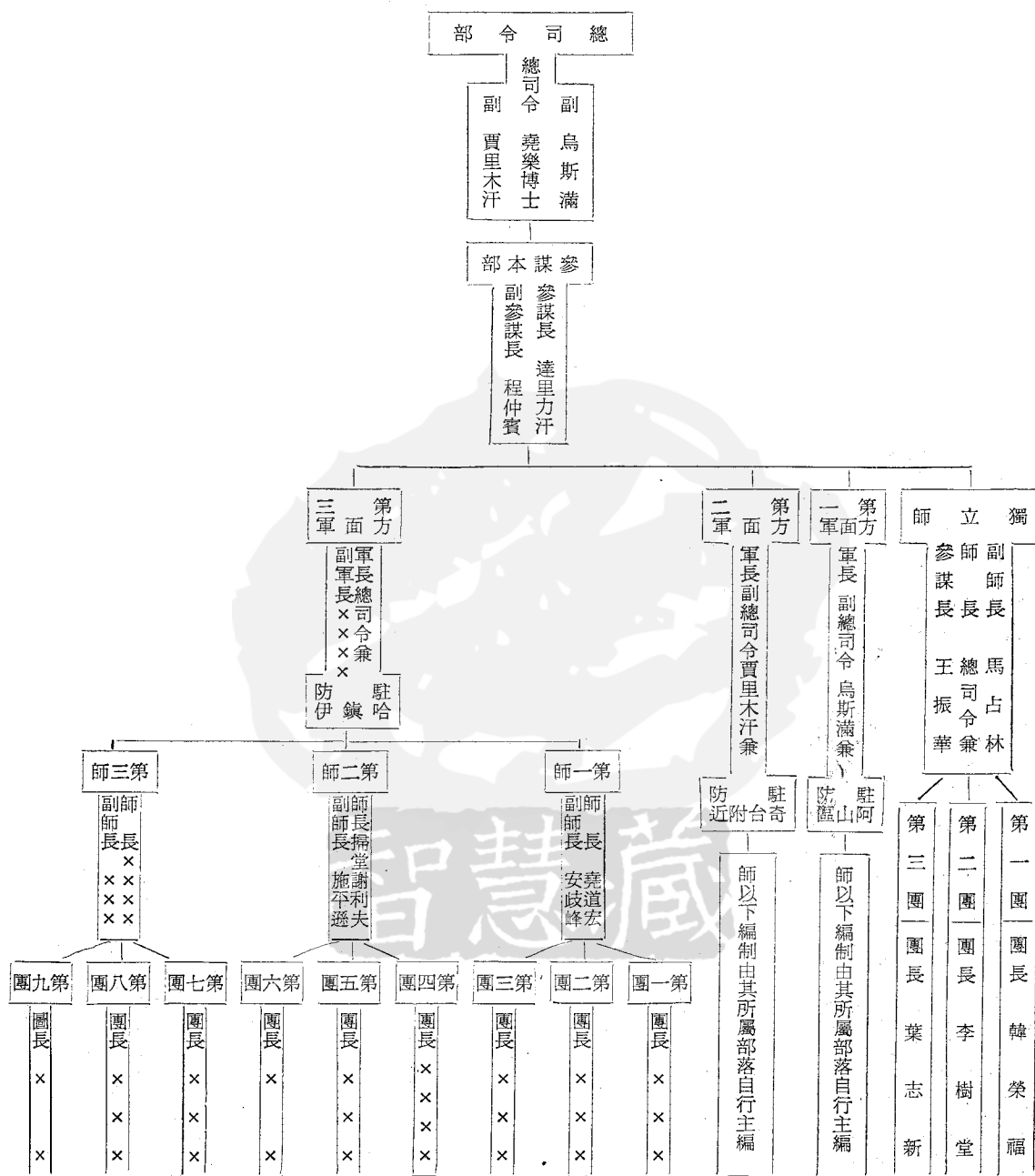
三十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前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在張逆治中的函電誘迫之下，未發一槍，一紙通電，遂將新省拱手獻匪。然吾忠貞志士，義不帝秦；部分志士翻崇山，餐冰雪，歷盡人間艱辛，向印、巴、克什米爾等地逃亡，受領袖精神感召，來到反共基地——臺灣；部分志士紛作反抗的秘密部署。我當時爲第九區專員，與當地哈、維各族首領，有深厚交誼，在地利、人和的優勢條件下，積極聯絡佈署。事實上，早於三十八年春間，鑒於北平局勢和談失敗，張逆治中向共匪算攤後，西北大局岌岌可危之際，已着手擬就甲乙兩種抗匪計劃，第一爲連聯全疆駐新國軍與犯匪周旋，先堵擊匪鋒於猩猩峽，第二組織地方團隊，相機打擊共匪，曾組織哈薩克五個團，維族兩個團，漢回一個團，各團長均已密派委妥，並擬將最後之根據地，移至新青藏邊區山地，作長期駐守。爲貫徹上項計劃，經派專員公署民政處長李郁塘前往迪化，向陶總司令請撥電台十座，步槍萬枝，輕機百挺，重機五十挺，以及電台技術人員百人之請求賜助，但結果一無所獲，以致增加以後展開游擊時之種種困難。

自陶峙岳、鮑爾漢二逆宣佈降匪後，本人無時不在密謀抗拒之策，當時情形，原擬於三十九年五月底，草長馬肥後，再開始行動，不意於三月二十八日，突由駐哈匪軍師部轉來鮑（爾漢）賽（福鼎）二逆連署之電報一封，囑即日飛迪，共商要事，吳師長唸完後，仍將原電帶走，臨行時聲稱願陪同飛迪，自新疆降匪以後，余始終未離開哈密一步，僞師長及政委等多次勸余去迪，均借詞推却，按往昔僞省政府有電致本人時，均直接拍往專署，而此電均由師部轉來，自有蹊蹺，余當即以「一星期後到迪，並將太太帶去」等語，電覆鮑爾漢。是日正是禮拜六，余和鮑通話後，即到專署，口頭交代，說明係去迪化逃職。

，下星期內動身，明日爲星期，決定由星期一起，一切由副專員負責，渠受命後，並勸稱「去了速返，不必久留。」

當日晚有伊犁民軍營長伊斯馬依洛夫，在酒醉後來舍間訪問，並稱「吳師長與關政委命我帶幾個人護送您老人家去迪化，如我有事，即改派排長一人，帶兵五名護送。」余聞訊之後，心覺有異，遂決定翌晨開始行動，十九晨八時，即以電話命次子道宏，及專署秘書程仲賓，偕同內子及三子道明，率副官四人，分乘吉普車轎車各一輛離哈，道經匪軍檢查站時，亦順利放行，約行兩小時半，到三堡，約同當地鄉長，到天山山角下之沙棗泉，因日前已囑該鄉長預備馬十五匹，及駱駝十隻，在此圍養。於沙棗泉餐後，踏草地前行，免留車痕，下午四時至天山之頭道溝，住一維族家中，即將兩部汽車零件卸下，棄藏山邊洞穴中，二十日晨又向燈草溝進發，當晚住宿哈族民房內，同行者僅二十六人，斯時已獲我方偵騎報告「二十日下午八時有大汽車數輛，滿載匪兵將專員的坎兒莊子包圍，並駐在該地，同時派出中型吉普一輛，向沙棗泉追趕，但因未現車跡，遂又改派大卡車四輛，改向七角井追去。」當時爲防備由鎮西之匪軍截斷去路，連夜向西北急行，二十一日住於五棕樹之維民房中，二十二日正午，已有哈薩克團長蘇丹謝利夫台吉之部屬二十一人前來迎接，將抵其住地長流水時，遇渠躬身來迎，晚宿該地。二十三日留原地，渠見余之乘馬欠佳，即獻白馬花鞍全套，是日×××副專員，率鎮西警察局××副局長，××鄉長等十餘頭目來見，談及共匪聞我入山，彼等甚感恐慌。二十四日即向新疆省前財政廳長賈里木汗防地前進，有哈族牧民三百餘人，均持彈荷槍護送，至午後一時行約四十餘里，遇賈氏之子達里力汗前來迎接，俟抵駐防地時，又遇賈氏躬身來迎，握手寒暄之餘，均不勝感慨，當晚留宿該地。二十五日又向紅柳峽，烏斯滿巴圖魯處進發，即日到達，烏氏此時雖患目疾甚重，但亦親自率部來迎，稍事休息後，即與烏氏交談共匪情形，並交換今後意見，遂決定二十六日由烏斯滿巴圖魯召開大會。當時哈族頭目如賈里木汗廳長，×××副專員，蘇丹謝利夫台吉，××副局長，哈巴什巴圖魯，胡六麻等都與會，共計百餘人，公推余爲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新東軍區總司令，烏斯滿巴圖魯與賈里木汗廳長二人爲副總司令兼軍長，當即組織十個團。（編制詳如附表，×××係仍在大陸，身陷匪窟，未便公佈姓名）

表制編部令司總區軍東新軍國救共反民人國中



當晚即開始戒備，扼守要口，並派員前往破壞施化、哈密鎮西、奇台等地之交通設施，如橋樑電線等，都先後破壞。二十九日，施化公路上碗泉地方適有小吉普一輛駛過，立即予以伏擊，當場斃敵三人，傷二人，傷者旋即死去，司機爬伏車下得以免死。據司機云，車上人員為匪羅副師長、參謀長、電台台長、電務員及副官等五人，並檢獲其匪圍攻我方之作戰地圖，除將車上武器予以收繳外，並將車上機件擊毀，不久匪軍聞訊趕至，我方因任務完成，已安返防地。當將所獲勝利品，全數賞與有功人員，柯巴巴斯巴圖魯所部，以示獎勵。

四月三日已接伊吾各地義民群起響應之報告，四月五日，又有騎五軍五連及哈密前國軍騎兵團三連人，各由防地入山起義來歸，並派人前來請命，六日又接獲報告稱：「該八連人於五日下午在鎮西沙山子休息，放馬時被匪軍包圍情事」。得訊後，余即率部三百餘人，輕騎應戰，於七日晨十時，在鎮西城北會師，計有韓榮福、鮑文政、王振華等數連長，當即予以安慰，據韓連長報稱，此役敵人死亡二百六十餘人，傷者不詳，我方僅死六人，傷八人，失蹤三人，失去輕機槍一挺，步槍六枝，馬二十三匹。此係余入山後第一次較大戰役。總計由奇台、哈密來歸之騎兵為九百三十五人，當即予以改編，並將其主領人，韓連長及李連長升為團長，以示慰勵，後即相隨返駐紅柳峽防地。

因紅柳峽水草缺乏，不宜大隊人馬留駐，且山勢不險，易為所逞，遂決定先移駐康瓦爾奇（鎮西屬）。當移動第二天，有共匪裝甲車一輛，卡車一輛載馬兩匹，人十二名，前來偵查，當被我方留駐紅柳峽所部發現，予以截擊，除敵一人乘馬逃走外，餘均被擊斃。此役我方獲馬一匹，小鋼砲兩門，輕機槍一挺，此為一有收穫之小型戰役。

四月九日接獲報告，匪軍騎兵兩團，步兵一團自木壘河屬之大石頭，向芟台子進發，十日，我方即派出哈薩克五百人奇襲，後發現敵人眾多，我方又增兵三連夾攻，血戰三日，十三日晨敵不支潰退。後據俘虜供稱，第一天斃敵一百八十餘名，第二天斃敵五十餘名，傷百餘人，以後情形不詳，但據我方報告，敵尚遺屍四百餘具，內有伊犁民軍維族團長一人，此為第二次較大戰役。

四月十五日×××部請援，堵擊鎮西犯匪，當時據報匪自鎮西出動大卡車八十餘輛，及步騎兵五千餘人，內中並有伊犁民軍族，將我方之部份毡房焚燒，趕走牛二百頭，羊一萬八千隻，當該部正與匪激戰中，我方即派騎兵千餘增援，是晚大雪紛飛，氣候轉寒，敵不能適應，十六日敵後撤，我方即予追擊，奪回羊一萬六千隻，敵人凍死騾馬六百八十五匹，傷亡敵人六百餘，凍傷敵亦有五百四十餘人，我方僅陣亡五人，傷十一人，失羊二千餘隻，牛數頭，此為第三次戰役。

以後又接伊吾方面報告，敵人由哈密向小堡，沁城一帶進發，共四百餘人，當即派小堡自衛團長×××××，哈薩團長×××，二人各率兵三百餘人，

在距伊吾南八十里處，將敵包圍，予以狙擊，血戰一晝夜，俘敵五十餘人，斃敵三百一十餘人，僅三十三人生逃，是役有領路者三人被敵槍決，此役我方獲小鋼砲兩門，輕機槍一挺，及其他械彈等甚多，此為第四次戰役。

其後伊吾派員迎我向伊吾前進，當時因該區水草繁茂，存糧尚豐，遂率千餘人先往前山，並請烏斯滿隨後前往，經過三站後，即發現不明人員約兩連餘，由我方後側部馳來，余即令所部散開，嚴陣以待，正欲下令射擊，該部哈族嚮導，見我方哈族同胞很多，乃揮帽招呼，並前來洽談，始知該部並非共黨，係騎五軍之部份武裝同志與奇台之部份民衆，彼等曾攻入孚遠及奇台，部衆雖為千餘人，但因乏彈藥，不能固守，乃退返原地，後敵援兵至，又與接戰，即失聯系，並聞余已佔領鎮西伊吾等地，遂推選葉馬二連長前來投效，當即派員招待，並留宿紅柳圈子，籌備給養，次日又率部向北山進發，為避免與敵接觸，遂決定夜行，二十七日中午，始越過戈壁壁進入山區，時因連續行軍二十餘小時，滴水未進，損失馬一百八十餘匹，乃下令休息，以蘇所部困乏，並準備膳食，派員四出找尋水源，午後四時始得，當晚露宿曠野，當時因給養形將告罄，乃派堯道宏先行前往籌備，三十一日堯道宏即率隨員並攜有食物來迎，翌日抵前山，因雪留宿該地兩天，第三日拂曉忽聞槍聲，始知敵人已來進攻，但我方已有準備，各山口均佈有兵力，共約兩千餘人，敵兵雖有三千餘之衆，然無優勢地形，遂先以兩百餘人與敵作戰，由晨至午後一時，敵人雖三次進攻，均將其擊退，下午三時後，敵人全團出動，並以大砲掩護進攻，至黃昏時敵乘黑夜撤退，翌晨發現敵遺屍三百餘具，並據敵俘虜，受傷者尚有一百五十餘人，且言敵人此次出動兵力約四千，內有騎兵五百，大部都屬湖廣籍，為前胡宗南長官之舊部，我方僅受傷者七人，死亡者兩人，此為第五次戰役。

五月七日獲報，敵人派坦克兩輛，裝甲車十輛，大卡車八十輛，滿載匪軍向伊吾增援，當時我方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向伊吾分兵奇襲，以牽制其兵力，一路向達子溝，一路向鹽池進發，詎匪已先佔達子溝，我方即全向鹽池集中，正在放馬休息之際，敵人忽以二十九輛卡車之兵力，附坦克兩輛來攻，幸而坦克陷泥淖不能行動，匪之步兵自非敵手，經稍為接觸後，敵人不支，向伊吾退去，我方乃折返四道白羊溝，在該地休息一星期後，於五月十六日，又經鹽池向板房溝前進，二十二日進至榆樹溝，二十三日進至八大石，這些地方都在哈密境內，我方在該部住十天，又被匪偵悉，於六月十日由沁城派出匪兵二千人，經芟台子山口向我方進攻，激戰兩天，敵即潰退，因我方未追擊，故敵人損失不詳，我方僅死五人，傷十二人，此為第六次戰役。

二十五日敵又派出一萬六千餘人，作第七次圍攻，由沁城、芟台子、廟兒溝、圪塔井子、駱駝圈子、小堡、南山口、榆樹溝等山口與要道，首先予以包圍，繼之由小堡及芟台子兩地作主力進攻，我方當時僅有兵力四千餘人，亦以主力部署於芟台子及小堡兩山口，經數小時激戰後，各路匪軍均有不支

往。

向西藏同行的僅九十餘人，經過卡吉拉巴克多海、其土威蘇克其克、克羅克沙依、邱羅阿克勒尼、湖不克絡，連走十三天抵葉色克巴德克，遇胡色音台吉，留住三天，因胡色音台吉聞余進藏，特趕來相晤，當告以前情，並囑其與烏斯滿巴圖魯合作，渠很贊成。第四天又各分行，以後連行七十日於無人之境，行至新青藏邊境上，因言語不通，崇山峻嶺，峭壁懸崖，崎嶇山道，寸步難行。時內子因病，改乘駝轎，幸藏民睹情，誤認為班禪返藏，遂圍朝拜，並派員護送，晝行夜宿，直抵西藏長安木魯縣地方，才重入人世，因長途跋涉，急須休息，同時探詢西藏之內情，在該地留住四天，因語言不通，當地實情無法獲得。後又地方派藏兵十三人護送，行二十一日達黑河地方，此時內子病勢沉重，於十二月十日病逝該地。同時為等待拉薩之護照，又留住二十五天，於四十年一月六日才進入拉薩，此時始悉藏方已準備和共匪談判投降，致聯藏原意竟成泡影。當時因印度入境困難，經設法交涉者再三，只准六人過境，鮑不拉及蒙胞與國軍等五十九名遂暫留拉薩觀變，以便伺機再起，如藏局逆轉，鮑氏擬率所部重返新青藏邊區繼續游擊，余即命渠乘機聯絡留新各游擊部隊，並留下兩月之食糧，又變賣隨身雜物，得金盧布一萬元，留給渠等之零用，隨行之白俄二十三人亦因入印困難而留拉薩，彼等曾請余便中向英美外交當局交涉過境事宜，並擬呼籲聯合國支援，俾脫離赤色魔窟，百餘患難部屬，遂因入印限制而分離，殊為痛心。

元月二十二日由拉薩起程，經一日宿明水，以後路途甚險，行六天到達江孜地方，有藏兵千名及印軍騎兵百名駐守該地，於二月六日到達亞東，此時西藏實際之司令達賴喇嘛住此，余於拜會晤談後，始知彼等內心仍極反共，不過因久與中央斷絕關係，又因國際態度曖昧冷淡，他們才出此下策，虛與共匪委蛇，藉延時日，一俟國際局勢好轉，自可有益於藏人。余當即告知藏方軍政大員，中共慣於欺騙，切勿上當。並告稱：「當新疆省降匪時，匪方亦曾聲言不派軍隊入新，但結果不但未實踐諾言，而且派大軍源源入新，所以希望閣下委蛇應付，堅定立場，不准匪軍一人入藏。」西藏官員聞訊後，深以為然。此時因辦理入印手續，共計在亞東勾留二十八天，為求對印消息靈通，遂移駐藏邊之廣都地方，五天後始取得入印許可證，當天進入格倫堡，由格倫堡進入新德里，又轉加爾各答，所經各地華僑之熱烈招待，其熱愛祖國之心情，決不因印度承認匪政權而稍異，實堪告慰祖國同胞。

廣告刊例

一、封底外面全幅每期新臺幣二千四百元正，半幅一千二百元正，四分之一一幅六百元正。

二、封底裏面全幅每期新臺幣二千元正，半幅一千元正，四分之一一幅五百元正。

(上接第7面)

面，雖曾有邊疆文化及邊疆月刊的發行，但轉瞬即停，而大陸雜誌、中國一周潮、問題與研究、今日大陸、民主憲政、建設雜誌、國防叢刊、民主評論、時與學設有邊政學系(並出有邊政學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開有邊疆語文的課程，最近創設的私立中國文化研究所政治學門中亦有邊政一課，蓋皆所以加強邊政的研究，以培養邊疆各項人才。

(六)

由上述，可見邊疆的研究，是隨着時代的推移及國家的情勢而演進，綜其內容，亦不外就邊疆之「天」「地」「人」三方面的現象而予以分析及探究。換言之：即是就着邊疆之人文的關係及自然的環境，而考求其所以發生問題的原因，及其所以解決的途徑。茲言其要：

第一、政治。研究邊疆政治，約可分為：(一)政策，(二)行政機構(包括中央主管邊政機構及地方的省縣與蒙古各盟旗、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等)，(三)行政措施(包括政治、經濟、文教、交通等建設事項)，(四)涉外關係。

第二、社會。社會的範圍牽涉甚廣，但其最重要的構成因素則為人的活動與文化的積累。因此，吾人研究邊疆社會，一方面要研究大中華民族之散佈於邊疆的各個支系，一方面要研究其各自成長的歷史文化(包括歷史、宗教、語文、道德、習俗、法律規範及衣食住行的方式等)。

第三、自然環境。邊疆之所以成為邊疆，蓋即坐因於自然環境。自然環境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地質、氣候物產等等，研究邊疆，自應對這些現象與實際情況詳加探討。

至於研究的方法，大抵有靜態研究及動態研究兩種：前者是以書本報刊為憑藉，就古今的載籍中尋求邊疆問題的發展及其實質，後者則以實地考察為依據，以耳聞目見的資料對各該問題作客觀的評判。

現在大陸為其匪所竊據，邊疆地區都在其匪的暴政之下，而受其摧殘，無論政治、社會各方面，亦都發生了亘古未有的變化，吾人於此時此地來研究邊疆，既無法實地考察作動態的研究，唯有憑着書本報刊、從靜態中追求其可能的動態。因此，對於匪情的瞭解，却為吾人今日不可一時或緩的工作。語云：「學以致用」，將來光復大陸，重建邊疆，就是以吾人今日的研究為基點，也是吾人今日的研究獲得充分使用之時。故將來邊疆地方的治亂，邊疆同胞的禍福，亦都以吾人今日的研究為契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良待吾人作極審慎而不斷的努力。

三、普通全幅每期新臺幣一千六百元正，半幅八百元正，四分之一一幅四百五十元正。

四、式樣及鋅、銅版自備，委託本社代辦者，照價計算。

藏邊劃界記

歐陽無畏譯註

藏邊劃界記

民國二十三年中英藏三方會議要錄
民國二十九年「北京」出版

西藏之爲中國也，始於蒙古之元，屬於漢族之明，定於滿洲之清。康熙三次平定，故其地乃中國征服之領土。乾隆十全武功，收其內政，等夷郡縣。主權一統，軒冕乎中國，不可奪也！蒙滿之功，不可磨滅；漢人容與乎其間，乃成中國之大。蒙也，滿也，合藏與漢，無不同此一中國而有所作爲，而生存千百萬年以迄無窮之世焉。

乃孔孟仁義，佛梵悲淨而外，出乎神性專獨，海盜剽掠之苗裔，迴不識人倫忠信之美，治國平天下進於大同之術，編罕殺伐，故隔然一洲，而紛紛國者數十，從無統一於其間者，視我疆域廣袤決奔，諸族土庶熙攘，立國數千年從無民族仇視，宗教偏見，則心懷嫉妬，逞弄狡獪欲必嘗噬爲鑒快也，於是，稟其貪殘之性，狼戾之氣，乘其敵朴殖民累世藏積之厚，智譎術詐器械製造之銳，席捲中東，併吞南亞，及是而環中國之雪山、沙漠、半島、海洋，藩籬撤而門戶開，心存吞併，乃邪謬其說：國則有獨立、保護、國協、屬邦之別，統則有主權、宗主、自治、領土之等，故爲割裂，陰謀分化，指西藏謂非中國，僅中國國協之一分子；指中國爲西藏之宗主而無其領土；甚至謂西藏從未向中國簽過屈降臣伏之契據，故從未爲中國之屬邦，階屬爲製造獨立之口實，於是乃有民國二三年間森姆拉會議之役。

是役也，西藏在英人導演之下，抗衡上國，英人巧居調停地位，其形勢先已有利於西藏。會議主題其於中國對西藏政治地位，避不予先決，反亟求確定西藏地方自治之區域，遂演爲中藏界線爭議，當民三（一九一四）三月第五次會議中，地則三十九族與達木蒙古，線則怒江與丹達爭持未下之際，英人乃於會外要結藏方全權，私訂換文，似伊索拉齊至不丹之線爲藏印之界。是森姆拉會議，明爲中藏間中央主權與地方自治互商之場，正分權多寡，管轄廣狹，低昂難下，於是麥克馬洪氏出其成圖，赫然紅藍線也，內外藏也，講張爲幻，撲朔迷離。而實則鴻門項莊之劍，意在紅線下端西折與北緯二十八度相平行之一段，終且獲嘗大欲！

是則，當年所謂麥線者有上盤，明價，內線者，所以界中國與西藏也，下盤，暗做，外線者，割中國之邊陲以肥印度者也。其前者自青康建省而後，如電光石火，倏然寂逝。其後者乃陰魂魔魅，長時期隱現於藏印政治市場。迄抗戰末期，此鬼域終於白晝現形，成爲中印兩大文化古邦間親睦善隣交道上之魔蝎，將來百世，亞細亞洲人相食，禍飛沉者，必由此一線啓焉。而牽成此一線者，歐羅巴洲盎格羅薩克遜種之白人也。

茲者兆端已見，喜馬拉雅山麓之戰火，將毋燎原而播辛頭宛仰之梵佛文明燬於劫灰耶？軒轅梵天苗裔之戰血，將毋滔天而摧崑崙崗底之雪國冰原溶爲赤洪耶？

悲懷往昔，愴迎來茲，能不驚怖。簿牘之暇，輒檢舊歡，淺譯凡若干篇，略加疏注，供助採葺之便，而炯戒於禍福成敗之閱云耳。

前言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間舉行於印度德里及森姆拉兩地之中英藏會議之內容，由於中英雙方協議之故，秘莫由宣。唯其具有最高利害關係，迄無一語宣佈使公衆曉悉。此書蒐集若干極有價值之文獻，包括藏方全權對於界務之要求，我方所提之對案，及英方調停之提案，及會議紀錄等件。期或有所裨益於治外交史之學者，故樂予付諸剞劂者也。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北京人序。

譯者按言：

一此書算託名「北京人」，蓋亦有心人。付梓時期，值抗戰最艱淡，故都北平陷寇三載矣！其不亡者，豈非史乎！諒其人或曾于役森會，至少亦與伊人伊事有關，如外部舊僚之屬，故得算存遺文故篇，公諸世間。究其人也，秦市張祿，召陵故侯，豈終莫詰？亦待有心人爲之大白也！

目錄

- 一、藏方要求案 民國二年十月十日（譯出）
- 二、我方對案 民國二年十月三十日（譯出）
- 三、德里舉行第三次會議錄 民國三年元月十二日（譯出）
- 四、我方對於藏界之說明 民國三年元月十二日（譯出）
- 五、藏方對於藏界之說明（譯出）
- 六、英方全權代表所提解決案 民國三年二月十七日
- 七、提出中英藏三方會議
- 八、藏方全權對英方提案之抗議 民國三年三月六日
- 九、藏方全權通知英方全權關於中國軍隊進攻西藏 民國三年三月七日
- 十、我方全權與英國全權助理之會晤 民國三年四月十五日
- 十一、森姆拉舉行第七次會議記事錄 民國三年四月廿二日
- 十二、中國全權簽字於草約 民國三年四月廿七日
- 十三、英國全權致中國全權函 民國三年四月廿九日
- 十四、中國全權復英國全權函 民國三年四月卅日
- 十五、森姆拉舉行之第八次會議記事錄 民國三年七月三日

中藏邊界問題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間在印度森姆拉舉行中英藏會議之珍貴文獻

一、藏方之要求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十月十日

一、滿清皇帝與第五輩達賴喇嘛之關係，似屬師徒之誼^①。當時中國政府之唯一企求，乃在希冀現世的與後世的福祉，故資助並尊崇歷代達賴喇嘛，並優遇諸寺院之僧衆。以此友誼而聯合兩邦如同一家之成員。自此藏人以爲中國之諸所舉措咸有助於藏，遂毫不措意於對中國之邊界。逐漸清帝失其對於佛教之信仰，並降殺對於達賴喇嘛之禮遇。更後，中國派駐西藏之欽差大臣，及其屬吏與軍隊對達賴喇嘛則更毫無禮貌，雖則彼等明知其兼爲西藏宗教的與世俗的雙方之統治者；而彼等對待藏民，不論僧俗，咸視之如豬驢牲畜。彼等以偏私之心壓迫藏人，驅使之淪於悲痛與絕望之境地。藏曆木龍年（光緒三十年甲辰公元一九〇四）藏英之役後，中國藉口保護此邦而進兵。一自打箭爐出發，即沿途騷擾，與人民迭起糾紛，恣意劫掠並燬壞村寺。泊其抵達拉薩，全不顧及口頭及文告之成約，立即傷殺藏方官吏，且射擊達賴喇嘛正時在端居中之布達拉寺。彼輩所造成之紛擾，使得達賴喇嘛與西藏重要官員，惴惴危懼而必須離開此城。而駐藏欽差聯豫，決心盡可能多所殺傷，派兵追逐。所有各情，屢次申訴於北京要津，咸不被注視。其後，中國竟宣佈褫削達賴喇嘛之爵位並遇之若齊民，以圖侵佔藏政府及其稅收。彼等違犯條約，且從藏人強制接收權力，全然藐視師弟間之神聖結合關係，士兵所犯無限止之傷害兼及於西藏之政府及平民。當中國辛亥革命之際，中國駐藏官兵因假藉內部不和爲辭而殺掠衛藏人民毀壞其房屋財產。彼等無故進襲色拉寺，縱火於拉薩市區，且到處尋釁生事。彼等盡其所極以毀滅上下兩宮（布達拉寺及諾布林噶）大招以及其他凡藏人認爲神聖之處。一切彼等之蓄意及暴行於未來之無數年月中將無法指數。終於藏人被逼於全然絕望之下，迫而作戰，結果將漢人戰敗。由於尼泊爾人中間調解締訂協約，中國官兵自動自藏中撤退，經海道內歸。即使在此役之後，中國官兵由於缺乏立國信義，不顧此退兵協約，竟侵入康境，焚燒寺院以及數千家藏屬百姓之廬舍，殺戮且劫掠彼等之財產，縱然此等藏人乃居住於自己國境之內者^②。對於此輩中國之官兵，必須予以能使人皆能滿意之懲罰。西藏與中國絕非相互隸屬^③。亦將永不協作於未來。西藏斷然爲一獨立之國家，而達賴喇嘛則爲西藏一切政俗以及宗教事務方面之統治者。西藏不承認一九〇六年（即光緒三十二年）訂立之中英印藏北京續約，因其並未派遣代表參加，亦未附簽該約。故該約斷然不足約束三方政府。

二、至於中國與西藏之邊界決定如後^④：東北自 Ziling (西甯) 之 (彌

婁崗) Mirungang 之石碑向東，沿來自 Machen Pomra (大積石山) 之河流，迄河之初始大彎曲處，折向東南方，抵 Jintang (金湯) 之 Chor-tenkaipo (白塔唐書吐蕃傳之安戎城)，此界線固人人共知者。如照英政府之新圖，則西藏之邊界當如後：北方以崑崙山脈，阿爾金塔，柴達木山脈，接連於科科希立山脈 (Go-Ho Shili Range)，白唐普陀山脈 (Ba Kang Po to Range 博爾罕博托嶺) 迄於青海之北，內包三游牧部落 (Barak kha-sum) 迄於中國之甘肅省之邊界；然後向南及東南方，內包果洛野番 (Golok) (Horkog) 瞻對 (Nyarong) 金川 (Gyarong) 十八土司 (Gya kha Chagyet)，(Chakia) 以及打箭爐；然後復向南抵四川與雲南交界處，並折而西向沿西藏之界抵達日麻 Rima (即察隅) 而止。此部份地方即新近中國名之爲西康者。以上所有地方均形成西藏之一部份，爲藏人所居住，包括於西藏之境內。無疑地以上諸地於過去年代中之賦稅必須歸還西藏。

三、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五日及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兩次西藏通商章程將由英藏兩國政府互商協議予以修訂，中國於前述通商章程則毋庸關涉。

四、自經此次糾紛之後，漢人藏人之間種醜深仇。如今其將來共同生活於同一國家之內，僅止成爲經常衝突之根源而已。由於中國官兵種種壓迫業已引起西藏人民之極大困擾。彼等現居留藏地而不能從西藏獲得稅收，僅成爲中國人之消耗而已。爲圖保證未來此兩國之和平，將不允中國駐藏欽差或其他官員以及中國兵士或殖民進入或居留於西藏。至於中國之商販，經西藏政府或藏政府屬之官廳之批准得被允准來藏。

五、第三輩達賴喇嘛化度蒙古，廣播佛教，構成導師與其徒衆間相互之盟誼。外蒙喀爾喀哲布尊丹巴之呼畢勒罕由達賴喇嘛指認選定，而其屬下諸喇嘛轉世，與官吏之任用以及任用彼等之勅令，皆出之於達賴喇嘛^⑤。蒙古與中國之人民遣赴西藏各大寺院，且供施豐贍貢獻於諸寺。蒙古與中國之佛教寺院及其他宗教組織承認達賴喇嘛爲其宗教領袖。⑥所有如上事實將予繼續如現在之承認。

六、中國政府將速予西藏政府以現金賠償從西藏政府強迫勒索得來之銀錢，或其他財產，用武力佔據時期中之贖對以及其他諸地之賦稅，毀壞之西藏寺院與官民之房屋與財產，以及尼泊爾人與拉達克繼回人之財產及各種損失。損失細目表當予編製，更多之表格當來自康地。因西藏政府無力承受此種損失故也。

上述諸端爲我方之要求。

藏曆水牛 (癸丑) 年八月十一日 (一九一三年十月十月)

附註

- ①藏胞喜修談漢藏關係，其藏語成語爲 rGya Bod mChod Yon 義爲「漢藏檀閣」。「檀」者檀越施主之謂，「閣」者阿闍黎寺院應供之謂。在宗教信仰言，檀閣之間有師事者，亦非純若皈依之虔也。在政治意義言，此檀閣關係實保護與藩屬之別謂，豈可執此遠謂滿清皇帝與達賴喇嘛之關係屬師徒之誼？順治時，當五世達賴親京，清庭大臣猶爲儀注爭持君臣之禮，東華錄史實俱在也。
- ②時西藏已建省，而藏方仍執康地爲藏土，故云「此等藏人（按指康省地區之藏族）乃居住於自己國境之內者。」
- ③此語乃受英人撥弄，抹殺歷史事實，不顧理性之辭也。布達拉山麓康熙三次平定西藏，乾隆十全武功兩碑，迄猶巍然屹立，不可磨也。至於歷代達賴之冊立，受封，以及頒降詔諭，謝恩奏摺，上下體制釐然，典冊文獻，書不勝書，不煩具引。
- ④關於此一藏方邊界要求原提案文中所有地望之詮釋請參閱拙著「鉢的疆域和邊界」一文（二）之一、二、三、各節，頁八——十二。
- ⑤外蒙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指認選定，初時之權，原屬達賴。其後弊滋，清廷乃設金奔巴瓶抽籤決定之制，事詳衛藏通志。至云外蒙「官吏之任用，以及任用彼等之勅令，皆出之於達賴喇嘛」，則全非事實。蓋有清一代，外蒙邊防尤嚴，其所建置烏里雅蘇臺將軍，科布多辦事大臣，欽差駐紮庫倫辦事大臣等，無不分掌外蒙官吏之任用，勅令出諸清廷者也。見李毓澂著外蒙政教制度之研究。
- ⑥承認達賴喇嘛爲宗教領袖者，僅喇嘛教徒爲然。其他佛教徒，尤其中國內地各宗，且以其爲邊鄙夷習，慕祿茹輩而唾棄之。

二、我方之對案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十月三十日

自從中國與西藏發生交往以來，後者曾經屢屢從前者接收其必需的援助與保護。當公元第七世紀時，中國之遠征軍初次進入拉薩①。公元一二〇六年西藏復爲成吉思汗所平服而使之加入於其廣袤之大元帝國。西藏保留其對於中國之此種關係，歷整個明朝而未變。公元一六五〇年第五世達賴喇嘛入覲中國順治皇帝，而帝則正式冊認其第五世達賴喇嘛之爵銜並頒賜冊印。公元一七一七年準噶爾侵入西藏蹂躪全境，由於中國之援救，隨後藏人乃得成功將其仇讐驅出於境外。藏人由於感激中國而邀呈請准，康熙皇帝乃派遣一欽差大臣駐拉薩，俾使照料藏人更臻妥善。雍正時，改派駐藏欽差爲兩人。

自此之後，西藏曾兩（？）次爲廓爾喀侵入。一次曾有廓爾喀人一萬八千人佔據拉薩（？）且扎什倫布寺爲侵入之寇所毀壞，凡彼輩手可能沾之資物，無不劫掠盡罄②。在如此無力與無助之下，西藏人乃復往求中國之救援。爲應藏人之渴願，中國立刻派遣五萬③兵士赴藏，於是將廓爾喀人逐出境外。西藏遂於此時起牢固地置於中國主權之下。

中國曾爲保護西藏及其領土曾作如是金錢與生命之犧牲！不僅上述事實見諸中國歷史之記載，即在英國載籍，無論官方或私人中亦可參照得之。

即最近之中國與西藏間之關係而言，其所以獲致漢藏兩族間如現存之誤解之結果者，實不可歸咎於中國方面，此應完全歸諸達賴喇嘛本人之行爲④。彼曾有一名爲朵爾吉夫之屬僚，深獲信任，此屬僚曾有多次時機以種種危險之陰謀試圖引起中國與其隣邦間之國際問題。以此終於導致一九〇四年間英國遠征軍進入拉薩，幾幾危害中國與英國間之友誼關係。

設如當年達賴喇嘛聽取中國駐藏欽差大臣裕綱之勸告，及時派遣一高級官員往晤英國專使榮赫鵬上校於西藏邊界上開始商討，則英國遠征軍進入拉薩當能避免，而代西藏償付二千五百萬盧比之賠款亦能免除。是故如上所述諸會發生之事，胥全由於達賴喇嘛之不受中國隨時給予良好之勸告所約束，以及無知於國際情勢所致⑤。

當英國遠征軍進入拉薩之利那，達賴喇嘛遁赴中國。中國政府固願不咎既往，仍令凡彼所經沿途之各級官吏妥予照料。當彼從五台山晉京之途，彼之隨從加諸沿途各地居民之破壞與不堪數說之騷擾，必要時均可經由單獨之來源獲致可靠之報告予以證實。即使如此，然中國政府仍認親京一事以及達賴喇嘛個人須予以極優禮之歡迎，並當其入京抵達之際，予以衆多皇室之寵榮。

至於最近數年中關於其邊境所採取之行動，則因各該地區中之中國及當地居民經常受到喇嘛管轄不公平之待遇，彼等曾申訴於中國官方籲請保護之故。彼等之申訴當立即應付，但藏方則以殘酷的謀殺欽差大臣鳳全及中國官員多人，剝皮致死，而使情形更爲危險惡劣。

由上所述，至爲明顯，藏方所作要求之說明，實難以承認。作爲答覆，須以下列要求作爲西藏問題商討之唯一基礎：

一、本人贊成以西藏爲中華民國領土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西藏以及英國不得企圖破壞此領土完整性的繼續存在，中國由此領土完整性所獲致曾經存在的每一種權利，西藏必需予以尊重，並爲英國所承認。

中華民國自動約束不將西藏改變爲中國之行省，英國亦自約不割取西藏全部或任何部份。

二、中華民國有權遣派駐藏官員於拉薩，彼享受有其職位上如前清時代一切應有之特權與權利。彼亦享有二千六百名中國兵士之衛隊，其中一千人駐紮拉薩，餘千六百人分駐於該駐藏官員認爲適宜之任何各地⑥。

三、西藏之外交與軍事須接受中國之指導，除非通過中國政府之媒介，且不得與任何外國進行商談。

但此一約束，對於一九〇四年九月七日之英藏條約第五條及經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之中英北京條約所追認之規定，即關於英國商務委員與西藏官方間有關商務之直接關係，並不除外。

四、西藏同意對於僅由於同情中國而被西藏官方監禁之西藏官民予以特赦，並發還其以同樣理由所充公沒收之一切財產。

五、西藏所作要求第五款可以討論。
六、一九〇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及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五日兩次通商章程之修訂，如有必要，必須由所有有關方面準照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協約附款之第三條為基礎予以辦理。

七、中國本部與西藏間之邊界今略如附圖所指示者。⑦

附註

陳貽範
一九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①公元七世紀時，中國之遠征軍初次進入拉薩，是否指玄？策敏吐蕃軍大破中印度一事，待考。

②廓爾喀人當乾隆時代，常有侵擾西藏邊界之事。至其大舉入寇，亦僅乾隆五十七年之役一次，掠及日喀則札什倫布寺，而未進入拉薩也。見衛藏通志。

③「中國立刻派遣五萬兵士」，按此語亦浮夸不實，據嚴實統計，當時連遠自黑龍江調集之索倫兵在內，亦共不過九千人，或最多不過一萬一千人。

④「達賴喇嘛本人之行爲」。按此處所稱「本人行爲」，當不致指斥及於私人行爲。如指其政治行爲而論，則達賴於光緒中葉利用朵爾吉夫勾結沙俄，終於釀成一九〇四年英軍榮赫鵬入藏締結拉薩城下之盟。此役經過，具見榮赫鵬著「西藏與印度」，此書中譯有孫福熙譯本，題作「英國侵略西藏史」，柏爾著「西藏之過去與現在」，此書有宮廷譯中譯本。

新疆宗教勢力演變述要

壹 前言

新疆爲我西陲要地，亦爲全國行省中最大的一省。轄七十七縣，一市，四設治局，總面積約大於浙江省十七倍。西接中央亞西亞，南連印度，地處崑崙、天山、阿爾泰三大山脈之間，砂磧廣漠，交通阻塞，雖自漢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二二年）開河西廊時起與本部發生關係，迄清乾隆時始正式收入版圖，前後幾亘兩千餘年之久，始終未作有價值之經營，以致一入其境，大有身臨洪荒世界之感。且居民只有四百餘萬，而種族、宗教、語言、風俗習慣又極屬雜，因之內部團結，極爲不易。作者民國二十二年于役迪化，二十四年始回內地，當時目親險象環生，惴然心憂，原想去南北疆各縣市詳細考察一次，以作研究開發的參考，以環境不許，將近三年的時間，白費在迪化城圈之內，迄今引爲無上的遺憾！二十幾年來對新疆問題，從未敢稍忽，也看了不少的書籍和雜誌，所蒐集的資料，相當豐富，不幸均陷賊手。此又是我的一大遺憾。最近讀魏邵陽先生所著海國圖誌，卷十九於考印度回教沿革之後，附慈嶺以東新疆回

⑤陳使於一九〇四之役，以及因該役而牽連所及之一切後果，均集矢於達賴個人，正式載明提出於國際交涉壇址之上，而忘記中國爲其主權國家，應有防範制止之力量，並負發生一切後果之責任之地位，殊失體統。如此折衝，焉得不敗？！

故也。

⑥駐藏軍隊兩千六百名之數額，原亦前清舊制規定自平定廓爾喀一役。嘉慶時修頒藏事章程，明著爲例。惟章程中所謂藏地，猶包括一部份康地在內，以其時西藏尚未建省故也。

後跋

右譯森姆拉會議中藏最初提出之文件各一篇，原文中所徵引，咸或誤謬，均已於附註中指出。西藏學者，都深埋於佛教玄理，少歷史觀念，無足詫異。獨中國數千年來以史籍瞻富冠於萬國，而使節案說，竟漫稱妄引，甚或荒無故實。而唇槍舌劍之際，不究政治責任對象機體所在，動輒攀指對方萬民崇拜神聖不可侵犯之教宗，而施斥人身攻擊。此兩軍相對，不待交綏，而強弱屈直之勢立見。後之賢者，正不必因當時主其事者未簽正約以爲文飾。麥線在法律手續上雖未正式成立，而事實上已陷於失敗而莫可挽也，觀此原案，足昭炯戒。

五二，二，二 於臺北

上

曹啓文

部考上下兩篇。對新疆宗教演變考的很詳盡，他附考的目的有二：（一）爲求印度回教考之完備；（二）爲破西域國誌的「新疆南路從古皆回教」說之謬。他的後一目的，實在太重要了，自劉統助於清乾隆時發此謬說以來，甚至一般人的觀念中，認爲新疆至始就是回教的勢力，其實在元末明初回教在新疆才盛行。少數回教徒中親俄份子幫派，更挾此說，到處招搖，時而要求高度自治，時而謀建「東土耳其斯坦」回教國。以致甘心爲俄寇分化利用而不自知；主政者亦於政策抉擇時，感到異常複雜而困惑。作者有鑑於此，爰就上述兩篇材料，加以整理，作一系統的述要，提供留心邊疆問題之專家參考，並藉以糾正一般人的錯誤觀念。

貳 佛教發軔及鼎盛時期

佛教什麼時候傳入新疆，雖無確實年月可考，但從東漢到中唐，佛教在新疆確實鼎盛的很，我們可由文字記載及佛蹟遺留兩方面加以證明：

甲、見諸文字證明者

佛教是中印度迦毗羅城主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創，世謂之佛教始祖，他的生卒年月，有兩說：（一）周昭王二十六年（公元前一一六六年）誕生，周穆王五十二年（公元前九百五十五年）入滅。此說在古時很盛行，近世學者多不採取。但佛祖在世為七十九年，如此說，那祇有五十一年了。（二）誕生於周靈王五年（公元前五五七年），一說六二三，一說五六五，入滅於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四七七年），一說四八七，還有說五四三、四八〇、四八五等說）我們姑以後說之第一說為根據，假定佛祖之生卒年月，約在公元前四世紀後半世至五世紀後半世之間，是佛教之興起，亦當在公元前五世紀末期以後。茲分述之：

一、漢朝時期

新疆和本部發生關係，開始於歷史上有名的張騫通西域，那是在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一一年），佛教傳入中國，是在漢平帝元始元年至三年之間（公元後元年至三年），由此可知佛教在葱嶺東西一帶已傳佈了將近五百年。西漢時代之通西域，主要目的在斷匈奴的右臂，達成國防安全的目的。換句話說，初在多求與國以孤立敵人，繼則開拓疆域，以控制匈奴窺擾之軍略要地，對當地的文化，並未注意，宗教活動情形，因之略而不載，故無法知其概略。但佛教已蘊蘊而東，那是不難想像的。我們可以拿東漢孝明帝永平八年（公元後六五——六七）遣蔡愔等使西域求佛法，十年，他偕西域僧歸的一件事，可作有力的證明。因那時所謂的西域，大部份就是今日新疆省的地方。至東漢季世及三國時代，因本部擾攘不安，西域時通時塞，不但宗教情形難明，即軍政大事，亦很少詳盡的記載。

二、晉朝時期

佛教到晉朝，已深入中國本部，但其傳播的途徑，還是經由西域的。我們在歷史上可以找出三條證據，證明新疆當時佛教之盛，本部實在望塵莫及。

子、月氏僧竺法護於晉武帝大康七年（公元後二八六年）來中國翻譯正法華經等二百一十部，以供中土信仰佛教的人士研誦之用。

按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漢時為匈奴攻破，其族大部份西走，過大宛，佔渭水以北地居之（渭水即阿母河），臣服大夏，後漸強盛，侵略安息，僕達、罽賓、天竺諸國，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皆屬之，有今印度恆河流域克什米爾、阿富汗及葱嶺東西之地。竺法護，我們考不出他是月氏國那地方人，但月氏國當時佛教很盛行，她的勢力及於葱嶺東西，則佛教蘊蘊而東及於新疆是毫無疑問的事。由此推定晉朝初年，新疆是佛教傳播地區，也當是確論吧！

丑、晉安帝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高僧法顯偕慧景等往印求佛時，他

們取道新疆南路（即陽關古道）在他的佛國記中記載，當時新疆南路佛教盛行的情形如下：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遂以隆安三年（海國圖誌誤抄為宏治二年）已亥與慧景等往天竺尋求戒律。……至鄯善國（古名樓蘭，漢傳介子殺其王，改名為鄯善，地在今鄯善縣東南戈壁中，城郭猶在，詳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其國王奉法，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從此西行所經諸國，胡語國語不同，然出家人皆習天竺書天竺語，住此一月復西行十五日到犍夷國（不知是現在的何地，以行程推測，可能在且末諾羌之間）僧四千餘人，皆小乘學，法則齊整。西南行一月五日得至于闐國，僧數萬人，多大乘學家，家門前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許，其國十四大僧伽藍（即佛寺）。不數小者，有大乘寺三千僧共建檀舍，威儀齊肅，器鉢無聲。法顯欲觀行像，停三月。夏四月觀佛行像，國王夫人散華供養。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藍，高十五丈，經三王方成。莊嚴妙好，非言可盡。嶺東六國諸王，皆以上寶供養。觀行像訖，進向子合國，在道二十五日，國王進糧，有千餘僧，多大乘學，住此十五日已……於是南行四日入蔥嶺山……」

法顯往印度，發自長安，六年到中天竺，停六年，還乘大船南行三年方至青沙長廣郡，凡所游近三十國。十五年的時間內，雖在新疆南路只有一年多，但對南疆佛教情形，記得很詳盡。于闐當時實在南疆佛教活動中心，周圍六國，都是向于闐學習的。敦煌石室中有一室的壁畫，即繪的有于闐王禮佛故事圖，可想見于闐當時在嶺東佛教中所佔地位之重要了！

寅、晉書藝術傳載有後秦苻堅派兵迎鳩摩羅什大師一段歷史，也可以證明新疆當時佛教很興盛，佛學很發達，茲摘錄如次：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父鳩摩羅炎，辭相位出家，東渡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請為國師，偕妻以妹，遂生羅什，幼時日誦千偈，沙勒王重之，專以大乘為化，年二十，龜茲王迎還國，符堅聞而欲迎之，遣呂光將兵七萬西伐，諡以若獲鳩摩羅什，即馳驛送之。還至涼州，聞秦亡，遂留姑臧（武威城北街大佛寺有鳩氏譯經處，即古始臧耶？）迨姚興遣姚碩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至秦奉為國師」。時在晉安帝義熙元年（公元四〇五年）」

羅什之父雖為天竺人，他本人生在龜茲，龜茲是現在的庫車，以屬地主義論，他是地道的庫車人，他學佛教大乘法在沙勒，沙勒雖考不出現在是什麼地方，但距庫車不遠。兩王相處很和睦，由優禮羅什態度方面觀察，可以斷定他們既屬近隣，又有些瓜葛之親，是無疑的。羅什和玄奘是我國歷史上翻譯佛學書籍最多的兩位大師，武威大佛寺的一部漢文大藏經刻板，就是羅什譯的。庫車當時新出這樣一位傑出大師，可想見佛教文化的力量了。而因羅什引起苻堅不惜出重兵規迎，更可證明中土對大師的景仰了。

晉朝十六國之一的北魏，為拓跋珪創建的王朝，初據盛樂，（綏遠省和林格爾縣地）自立為代王，後稱帝號北魏，徙都平城，（山西大同縣地）。拓跋珪就是現在的唐努烏梁海人。拓跋王朝，崇信佛教，神龜元年（公元五二〇年），曾遣比丘惠生往西域取經，惠生的紀事中，對新疆當時佛教盛行的情形，也有詳盡的敘述，茲摘錄洛陽伽藍記中的一段，以茲參閱：

「魏神龜元年十一月多，太后遣崇玄寺比丘惠生與敦煌人宋榮向西域取經。至鄯善國，又西行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即且末），『有呂光伐胡時所作佛菩薩像』無胡貌，……又西行千二百里至末城，又西行廿二里至捍摩城，有于闐國供佛之塔，其旁小塔數千，懸幡萬計，『有大寺，僧三百餘，金像丈六，相好炳然，恆面東不西顧，言自南方騰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途夜宿，忽還本處，因起塔供養』，又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有國王所造覆盆浮圖一軀，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不立（？）屠殺，食自死肉，風俗語言與于闐同，文字與波羅門同：……八月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葱嶺山。……」

惠生去印度的路線，與法顯完全相同，相距一百二十一年，地名有些改稱了。如末城（可能是墨玉待考）捍摩城，朱駒波國，都於法顯時代的名稱不一樣了，大致而論，都在葱嶺以東的新疆境內。佛教之盛，仍不減於法顯時代。茲抄魏書西域傳有關佛教在新疆南路一帶的盛況一段于後。

「于闐國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每設齋親洒掃饋食，城南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為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跡處，雙跡猶存。（水經注云于闐國寺中有石靴，有辟支佛迹，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迹云云按道元但據法顯傳，未考惠生使西域記耳，惠生記所目驗，故史據之）。疏勒國（即喀什現名疏勒縣為南疆重鎮極富庶）當高宗時，遣使獻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高宗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置猛火之上，經日不燃，觀者悚駭，心形俱肅。……」

從這時候起，就到了東晉十六國的末期，中原烽火連年，荊符遍地，西域情形，又告隔絕，至隋統一中原後，又多用兵高駒麗（即朝鮮）。隋煬帝時雖遣裴矩通西域，西域各國也曾於大業五年（公元六〇九年）遣使來朝，而佛教在西域的情形如何，沒有詳細的記載，也就無法考證了。

三、唐朝時期

佛教傳入中土，雖始於漢時，實盛於唐時。唐時為了求佛教的經典，去印度留學的名高僧玄奘大師，不但對研究佛典為中國第一人，而且他宣慰天竺佛王尸羅逸多於貞觀十五年（公元六四四年）「遣使者上書，帝命雲騎尉梁懷璉持節慰撫尸羅逸多……出迎膜拜，受詔書載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使中印開正式建立邦交始，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

，以蔣師仁為副使，至則因尸羅逸多死而國亂，他們偕兵隣國，平定天竺，使其朝貢永久不絕的功績，也是為了佛教思想傳播的關係，因之玄奘大師的功績，在佛教史上，在中印外交史上，都是不可磨滅的。他的使西域記，詳載他經過地方的風土人情和文化情形。他是出嘉峪關，取道敦煌青銅峽，過十三間房先到土魯番的。茲摘錄其記載當時新疆各地佛教情形的兩段於后：

「後出高昌故地（即今之吐魯番）自近者始曰焉耆國：……文字取則印度，伽藍十餘所，習學小乘，從此西南行九百餘里至龜茲國：……伽藍百餘所，僧徒三千餘人，習學小乘，城北四十里臨河有二伽藍，佛像莊嚴？殆越人工，五年建一大會，輦載行象，動以千數，道俗雲集供養。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姑墨國（即今之拜城縣）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山谷積雪，春夏結冰（即南疆赴伊犁之冰大坂也）越山四百餘里至大清池，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疑為霍爾果斯川或托克斯川）至素葉水諸城，商胡雜居：……然皆役屬突厥：……」

歸途至于闐國，（記作瞿薩旦那國）文字遵印度，崇尚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大乘佛法，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毘沙門天之祚胤也。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編照阿羅漢建，西南牛角山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近者崖崩掩塞門徑。

玄奘大師去印度的途徑，和法顯惠生不同，他到了南疆的姑墨，反過冰大坂，而入了北疆的伊犁河谷，經基爾基斯草原，再南下到克什米爾，然後到印度，前後費了十六年的時間，於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回國。返時又取道疏勒而和闐而于闐而塔里木而西而敦煌而回長安。他如此遠道跋涉的原因，魏源先生有按語一段，加以說明：

法顯惠生西邁並出于闐，獨玄奘之行，良為可惑，既至龜茲，即可循天山而西逕疏勒上葱嶺矣，乃又遶道凌山，北出烏孫（今新疆省溫宿縣以北伊犁縣以南地）徧遊昭武九姓諸國，而後南至罽賓（克什米爾）何為耶？夫凌山即水嶺也，大清池即今伊犁西南之特穆圖泊也（俄人竊改為伊色庫爾）康、曹、何、石、史、安、米等九姓，即古之康居、大宛、月氏，今之哈薩克散平布哈爾也，並非天竺經由之道，何為行數千里之程？嗚呼！吾知之矣，奘師力求法，初以佛教橫被海西，安知嶺北遐陬，不有隱淪賢哲，周咨博訪，跋涉奚辭，既知土厥各疆，獷粗無學，乃始壹志南馳三載？印度，翻然歸途，不復北指，徑回疏勒趨于闐……矣。

唐書西域傳：有一段記載，也證明新疆在唐太宗時，還盛行佛教：「太宗之遣郭孝恪出焉耆也，龜茲有浮屠善者數曰『唐家終有西域，不數年吾國亦亡』」

武則天時代，高僧養靜，亦曾赴印度研究佛經，於證聖元年（公元六九五）始行回國，但缺乏記載，他在西域經過的情形，和所見所聞都無法考究，

則天授天中，五天竺王，並來朝獻，乾元末（唐肅宗年號，為公元七五八—七五九年）河隴陷沒遂不復至。自此後，一直到五代時期，中土亂多治少，西域又復不通了。且多為土厥回紇兩部族所統治，這兩部族那時並不信奉回教，佛教在新疆亦趨於式微了。

由以上諸記載證明唐以前新疆完全是奉行佛法的，並無回教，甚至那時葱嶺以西印度以外，凡今回教各國，唐以前也是完全信奉佛教的，這可由晉法顯魏惠生唐玄奘等的記載中見之，葱嶺以東更不必說了。

乙、有佛蹟可證者

新疆佛教的古蹟，至今尚保存得完全無缺的，實在太少了。歐人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一書中，對此均有詳細的記載和研究，他的結論和我前段所說的完全一樣，可惜手頭沒有這部書，無法一一引證。茲引西域水道記所載的兩段和西域見聞錄所載的一段，作為佛教在新疆確曾極盛行過一個時期之事實的證據：葉爾羌城內東南隅有古浮圖一，高三十餘丈，回人名曰圖持，謂是喀喇和

研究蒙古文字的心得

一、南蠻與喇嘛

記得第一次聽到蒙古話是在七八歲的時候。村子裡來了兩位「南蠻子」，拉着駱駝。由一位五十多歲的老者充當翻譯，說他倆會治百病。許多大人老婦小孩圍着看，也有解開胸脯請他倆診病的。他們給一些丸散膏丹之類的藥，病家酬以糲米一二升。說的話無人能懂，那位老者告訴人說這是蒙古話。那時我正讀着綱鑑易知錄，知道蒙古就是元朝的人；當前又聽到蒙古話了，覺得他們和常到村子裡來測繪地圖的日本人一樣，都是外國人，都說外國話。到我十餘歲時，偶爾仍有「南蠻子」來村治病。一位綽號「老達子」的遠房二伯父，是終年在蒙古經商的人，娶了一位「小達子」二伯母。問起何謂「南蠻子」？二伯父告訴我說：「南蠻子」就是蒙古和尚，也叫「喇嘛」。我們錦州人把「喇嘛」喊為「南蠻子」。他們不是南方人，是住在我們北邊一百多里地方的人；也是中國人，不是外國人。二伯父說一口流利的蒙古話，還告訴我許多蒙古單字，如駱駝念「駱駝」，飯念「巴搭」，米念「阿木」，酒念「阿里固」等等。以後在小學、中學時代，讀到有關於蒙古地理和歷史的時候，便多加注意。徐樹錚將軍出兵外蒙，我才上中學，從圖書館先後借閱了好幾種蒙古歷史來細讀。入大學以後自習文字學，才懂得「喇嘛」何以會被錦州鄉下人念為「南蠻子」的發音道理，原來「喇」「南」兩聲都在舌尖，說話翻舌頭時如不仔細用力念「

臺國人所造也。（和臺即赫坦之轉音，回人呼漢人之謂。）

阿克蘇城，赫色勒河南流三十餘里，經千佛洞，緣山法像尚存，金碧壁有題字曰惠勒，蓋僧名也，東瀕於渭于河，折而南約十餘里，經丁谷山西，山勢陡絕，上有石室五所，高丈餘，深二丈許，就壁鑿佛像數十，鋪瑤珞香花，丹青斑駁，洞門西南向，中有三石槽，方徑尺，隸書梵字，鏤曰環積，石剝蝕，惟辨建中二字。又有一區是沙門題名。水經注言龜茲（即今之庫車）國北四十里山中有寺名雀離大清淨，今湖遺跡，差存髮髻。（以上西域水道錄）。

庫車城西六十里，有大佛洞山，山上下前後，鑿洞四百處，內皆五朱（？）金粉，繪為佛像，最高一洞三楹；壁鑿白衣大士像，漢楷（漢文楷書）輪迴經一部鑄壁上，相傳唐代所為。（西域見聞錄）

由上三段文字看，新疆在以前，不但佛教盛行，而且奉行的是漢化後的佛教，故那裡的寺，或洞，或壁畫，都留有漢文題的字，寫的經。這是值得特別重視的。（待續）

趙尺子

喇嘛，便會輕易地說出「南」聲來。小孩子都把「來」（lie）喊成「挨」（nie），就是這個道理。

二、學習蒙古語

九一八後的民國二十一年的春天，奉派赴熱河去組織義勇軍，抵抗日本軍閥。我到達松嶺山脈的東土默特旗，住在蒙古台吉柏蔭德根（寶恩溥）的家裡，村名杜里馬營子。這回看到蒙古人和蒙古喇嘛了，也看到蒙古字寫的春聯，不知怎地，我下意識中認為這就是蝌蚪文了。我委柏蔭德根作第四師師長，編成三個團，中有蒙古健兒數百員名。他們對我都說國語，而他們自己對話却說蒙古話。對於這一點，我很不放心，生恐他們出賣了我們，因為錦縣的日本駐軍已經懸賞十萬元購買朱寶青先生（本軍總監）的頭，和各八千元購買我和軍事特派員田樹森的頭了。我便託人從阜新找來一位白演蒼，委為副官，會說蒙古話；但我命令他不許說一句，而專心偵查蒙古官兵自己對話說些什麼。根據他多次的報告，知道蒙古官兵對我們都很忠誠，絕無出賣人頭的意念，才覺得自己是多疑了。以後我和柏師長、田樹森率領着第四師，在朱先生指揮之下作戰。這一段是由三月到十一月，我也學會了若干句蒙古話，並且看出國語和蒙古語，無論名詞、動詞、副詞、形容詞，只有發音繁簡之分——蒙古語發音繁雜，國語發音簡單，並有發聲平仄之分——國語具足平仄，蒙古語只發國語的去

入兩聲，應該是同一語系的語言；不過蒙語用聲符寫出，漢文用形符寫出而已。柏師長和他的侄兒寶清泉（蒙文之佳爲百里內第一）同意我的看法：蒙古語若不是在單音的國語之上加了頭和尾，就是國語把蒙古語減去了頭或尾。國語語法是動詞列在賓詞之前；蒙古語法是賓詞列在動詞之前，這在古代國文文法裡也是常見的，所謂「倒裝句」。國文是方塊字，叫做形符；蒙文用字母拼音，叫做聲符，只是一種注音符號而已，它寫出來而我們不認識，也和我們使用國語注音符號而不被蒙古人認識是一樣的。從那時起，立志要學會蒙文和蒙語，看看歷史上的匈奴、鮮卑、回紇、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滿洲這些被西方學者稱之爲阿爾泰語系的語文，和漢藏語系的語文究竟有什麼關係？這些「五胡亂華」的人物究竟是那國人？

三、蒙古語文的作用

二十三年的秋天，我和曹仲三（德宣）社長商量，在東北青年學社俄文班之外，開設蒙文班，請張樂軒先生作教員，教着三四十位學生，我也學習。二十四年一月一日，我設立了邊疆語文訓練班，仍請樂軒教授蒙古語文，每天四小時，我和田樹森、裴春霖、劉鐵符、張治安、丁炳璋、谷易非按時聽講和自習。同年七月一日，我在歸綏開辦邊疆通信社，訓練班照常學習，並開第二班，學生計李復桐、謝在善、張文友、王康甫共四位，另請沙賓地（鮮卑地）的拓跋吉教授西蒙古語。抗戰第三年七月一日開第三班，第四年開第四班，先後訓練成功精通蒙文蒙語能說能寫能譯的學生十七名。通信社發行三種社稿，甲種稿係國文稿，供各報刊採用，全屬邊疆新聞，每夜一次；乙種稿係蒙文稿，供蒙古人士閱覽，國內國際邊疆新聞各占三分之一，每週一次。乙種稿先是由樂軒翻譯，後來統由學生翻譯。丙種稿係國文的邊疆「參考新聞」，不定期，全部機密，專供中央黨政軍機關首長訂閱。一度發行蒙文的「參考新聞」，不定期，專供蒙古王公訂閱，這是抗日的資料及新聞，約一年有餘，直到七七事變。事變後一年即二十七年七月一日，社稿在榆林復刊。第一二班學生除了炳璋、李復桐早已離社之外，全部派往西蒙古要地及淪陷的綏遠各地，深入及潛伏（指淪陷區）採訪，並對投僞蒙古王公發行蒙文「參考新聞」。全說蒙語，穿蒙古服裝。日僞機密情報，他們都能找到（最機密的由德王供給）；我方抗戰新聞及國內外評論，投僞王公軍官也都能讀到。本社出版「抗日的蒙古」、「元世祖東征畫傳」，和「中央重要文告專刊」等書，全部蒙文，發行到未淪陷和淪陷蒙旗，流行到庫倫、烏得、烏里雅蘇台。二十八年七月一日，發行邊疆通信報，始終白報紙，每週八開一張，一、四版國文，二、三版蒙文，蒙文係第一、四版的擇譯，發到我方蒙旗；兩期的二、三版合印一張，發行到淪陷蒙旗，日本人看不懂，它可以公然地陳列在僞蒙諸傀儡王公的辦公桌上，他們由

這報上知曉抗戰各期的眞象和必勝的道理。訓練班的學生們貢獻了最強大的抗戰智力，蒙文蒙語也發揮了最深廣的抗戰作用，直到抗戰勝利。

四、說服了德王

回憶二十四年國慶前一日，我到百靈廟去訪問德王，住了一個星期，我倆長談了三次。日本特務中澤和另一人在德王左右。德王對我已不諱言親日，但他說這是因爲漢人不承認蒙古人爲中國人；他自己也覺着蒙古人不是中國人，證據是蒙古語文確和漢文語文不同。就着這一點，我們展開了辯論（其詳見拙作「大漢十年」），從國慶日的晚間九點單獨談到次日黎明五點。他說：

「蒙古語和漢語不同，蒙古文也和漢文不同：語文不同，蒙漢怎會是一國人？」

我說：「蒙古語和漢語是相同的，蒙古文和漢文也是相同的。」

他說：「您在和我開玩笑？明明不同！」

我說：「不敢。」

然後我問他：「希賢先生，漢滿蒙回藏苗傜黎有一種共同的風俗，就是每人都有屬相，在邊疆有史可考的，始見於鮮卑北周。子年生人便屬鼠，丑年生人便屬牛……元朝秘史也用子鼠丑牛紀年。您屬什麼？」

他說：「我屬虎。」

我接着說：「子鼠的鼠，北平人喊爲耗子。請問蒙古語怎麼說？」

他說：「耗魯嘎那。」

我說：「耗魯嘎那還不是耗子麼？子古音嘎。」

他想了想，說：「耗子，耗魯嘎那，第一音對了；但不念鼠呀。」

我說：「鼠嘎勒不也是耗子麼？」

他說：「鼠嘎勒不常用。」

我說：「不管常用不常用，鼠嘎勒總是鼠罷？」

他又仰頭想一想，說：「也算您對。往下呢？」

我說：「丑牛，蒙古語是牯牛（三歲牛）、犏牛（四歲牛）；寅虎，蒙古語是彪勒斯，彪、小虎呀，見康熙字典，大虎是虎賁勒，虎賁見尙書；卯兔，蒙古語是兔來；辰龍，蒙古語是龍；巳蛇，蒙古語是蟒蓋，蟒、王蛇呀，見爾雅；午馬，蒙古語是馬瑞；未羊，蒙古語是羊罵；申猴，蒙古語是猴木介；酉雞，蒙古語是塔鷄呀，鷄古音奚；戌狗，蒙古語小狗是狗勒格，狗字見孟子，大狗是葵害，葵字見尙書；亥猪，蒙古語是孩亥，孩小豬呀。——這十二屬蒙漢全同，只有複音和單音的分別。」

那時德希賢是不吃紙菸的。他仰頭良久，拿起一枝前門菸來，送給了我，再拿起一枝，聞了聞然後燒着了，吸了一口。又想片刻，說：

「蒙漢文都這樣相對麼？」

我說：「截至目前為止，因為我的蒙文既然不好，漢字也認不到四五千個，但可以说蒙漢相對的文字已經認定七八百個了。蒙古字是漢字加上頭亮和加上尾巴，漢字是蒙古字減去頭亮或減去尾巴。」

他說：「誰給加減的？」

我說：「這還不知道。」

他說：「兩種字誰古？」

我說：「漢字是倉頡造的，四千六七百年了。蒙古字是元太祖時候造的，七百多年了；但蒙古語有史可考的，和匈奴語相同，也二千多年了。」

他說：「匈奴語『天』念騰格里，今天蒙古話也念特格里，匈奴語言相同是不成問題的。漢語念天，不念騰也不念特。倒是把克細正和漢書『僕射』同音，兩語都當老師講呢。」

我說：「天，古音太，是入聲，後來才念成平聲；天正是特格里的特，及騰格里的騰，只是減去了尾巴。」

當時我不懂得僕射的意義，沒有答復他。他說：

「尺子先生，這是什麼緣故呢？」

我說：「我正在研究，並由八名學生幫我細找。我想，蒙漢語文在古代大概是相同的，後來蒙古說得複雜了，漢人說得簡單了。」

他說：「這樣說來，蒙漢從古就是一國人？」

我說：「只要不說話，穿上長袍馬褂，蒙古人的面型、膚色、身材都是相同的，風俗習慣也是相同的地方多，如果語言再要相同，便不能說蒙古人不是中國人吧？」

他頻頻點頭。我想：這位倔強的狹義民族主義者是衷心悅服了罷？以後便換了話題。

五、新蒙文和新字典

我從白靈廟回社以後，直到二十八年六月，凡屬發行蒙文社稿，便儘可能地儘正確地在蒙文正行加寫漢字，旁注蒙古字母，因之本社的蒙文社稿很像日本文在卡那裡加上漢字，成爲一種不倫不類的蒙古文——也可以說是一種新蒙文了。不過蒙古讀者並未抗議，有些蒙古朋友還說這樣可以幫助他們認識漢字。二十八年七月一日邊疆通信報出版，爲了發行淪陷蒙旗，不讓日本人看懂，才取消了這種蒙文，現在想起很可惜。

抗戰第三年，本社編輯了一巨冊「伊克昭盟志略」，三十三年在西安印了一版，由總編輯謝在善署名。在臺灣不曉得還能找到印本否？原稿係經中央訂

閱，承好友王宇清兄保存並於四十三年交還給我。第六章「教育與文化」的第四節「語言和文字」裡，我們寫着：

「雖然蒙語和國語在型態上屬於兩種語系，但在蒙語中能找出許多與國語發音相同的字。例如『天』字，蒙語稱『天格里』；『鐵』字稱『鐵木耳』；『黑』字稱『黑喇』。這幾個字的第一音和國語發音一樣。這是因爲同一個字，往往漢人只發出第一音節，而蒙人則把所有的音節都發出來。並非蒙語拖音太長，而是國語由於交通頻繁，演化較快，把固有的詞尾省去了。由這種演化看來，蒙語雖和國語不同，但其原始的出發點卻係相同。因爲語言與人種的關係，每有本屬一個種族的人，而說話彼此懸殊，寫下來的文字也全不相類。」

這是七個學生研究七旗的調查報告，由謝在善綜編，我增刪的，迄今原稿仍可看出我的筆蹟，如「天格里」原作「騰格里」，經我改「騰」爲「天」。下年，本社還編過一個新式的「蒙漢字典」，收入對音對義的蒙漢字約一、二千字，稿本於三十六年毛奸攻陷寶雞時被燬。

六、蒙語的價值

學生們的蒙古語文造詣都能達到說、寫、譯的程度了，我學的蒙語蒙文便日漸退化。倚賴是真的，記性壞也是事實，主要還是因爲忙。一忙忙到民國四十三年，才又重新溫習蒙文，這是由於發現山海經原文似乎是用一種阿爾泰文所寫。現已證明不錯了。近九年來，授課餘暇，所有時間都用在重編對音對義的蒙漢字典上，已發表者論文十數篇，印行的有「夏語天文三百字蛻化爲那些股文？」一冊，已寫成的有「夏語股文典」六冊（第四稿），預定寫的爲「說文解聲」。

「夏語股文典」收蒙文約一萬八千字，經確實認定某一個蒙文即夏語蛻化爲某幾個股文即漢字者，計蒙文約一萬六千字。下餘蒙文約二千字，相信不久也會認定的。

蒙古文被我名爲夏語即夏朝的語言，有什麼根據？在小著「夏語天文三百字蛻化爲那些股文？」裡，曾舉出八項理由：

甲、「股文殆有十分之五六乃至七八是這種複聲文字的錄聲字。」

按：文字都是語言的錄聲，即用某種符號紀錄人類所說語言的聲音。股文便是用形符所紀錄的股人的語言；而股文當造於武丁以前一千年（董彥堂說），此一千年包括着夏朝在內而上及黃帝。黃帝爲夏禹之祖，見於因胥敦，亦見於史記夏本紀，如寫夏史當以黃帝爲太祖高皇帝；故股文即夏文，其所紀錄者爲股人語言即亦爲夏人語言。

乙、「世界所有語言，均爲複聲。我國各地方言迄今仍有複聲。」

按：殷文演化而成的詞字都是單音字。單音字在殷文以前的古代是不存在的，因為漢文基本的單音不過一百餘個，分為四聲才四百多個（用六聲乃至八聲方言的地區也只有六百乃至八百多個單音），這是無法說明宇宙內千變萬化的事物的。故殷文造成以前及當時，中國人必用複音語言。直到今天各地方言裡仍然保存着許多寫不出字來的複音方言。紅樓夢裡有兩百多個複音的東北方言，九尾龜裡更有大量的江南方言，雖然都經原作者寫成詞字，但大多數都不見得正確，所用的詞字只能當作聲符看待而已。試舉兩例：東北方言中有一「提勒特勒」一句，義指衣大履大不合身脚而言。這到底應寫為那些字呢？現在蒙文裡找出來即 *deletete*，意為大，並經認出造成大 (*da*) 聲 (*de*) 太 (*te*) 聲 (*te*) 四個字。這就是說複音的方言「提勒特勒」早在殷文裡已造成大、太兩個字了；「聲聲大者」的聲聲則為後造的字。其次有「嘎磊」一詞，義指地方，「這嘎磊」就是這地方，「那嘎磊」就是那地方。一般人寫為「角落」二字，音對而義不對（地方不是角落），知其不確。現在也由蒙文裡找出來即 *gar*，義為地方，左賢王即 *jagun gar in hagan*，義為左地的王，右賢王即 *iöi gar in hagan*，義為右地的王。*ga* 造為坤字，「坤為地」。如此，「嘎磊」和 *gar* 便音義全對了。三十一年迄今，這種研究並未間斷，現雖未經整理，但總有百個上下東北複音方言是出於蒙文。故知複聲語乃中國古語。——大、太是殷文，坤是周文，聲聲是周漢文，既然統是蒙文的錄聲字，則蒙文之為夏殷語應無問題。

丙、「匈奴文、突厥文、回紇文、蒙古文」一脈相傳。東西學者已陸續發現上述文字之若干個均與漢文同紐。」

丁、「蒙文中所紀錄之文化、思想、宗教、天文等無不與我國古史所記相同。」

戊、「考古學證明中國人的『更老的老家』在鮮卑利亞及蒙古地方。」

按：這是李濟之說，他並證明史前及有史以來所有中國人均為蒙古種。己、「『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見於史記。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見唐朝司馬貞史記索隱。」

按：蒙古為匈奴（音窮，不音胸）奴遺氏，則蒙古語當然為匈奴語；匈奴為夏后氏（*hiyat hagan ulus*，*hi* 即夏字，*ya* 即雅字，*t* 即德字，*ha* 即后、皇兩字，*ga* 即君字，*u* 即域字，*lu* 不明，*S* 即氏字）苗裔，則匈奴語當然為夏后氏語即夏語。

庚、「蒙滿語大多相同，而滿已證明為殷人（金毓紱說）；蒙藏語基本相同，只有繁簡之分，藏亦經證明為荊人；日語出自滿語，滿語出自蒙語，此為日本學者所發現，而日語詞彙與漢文相同。」

辛、「蒙漢人同為『蒙古利亞種』。」引文是四十八年八月所寫；近三年更證明尚書堯典到盤庚以前各篇（含清儒所謂偽篇）係用複音文字所寫（盤庚才是複音文字造成單音文字後的作品，為言文分離之最初文獻），至周秦漢朝始譯成周秦漢單音文字。——凡此都足證明今天的蒙古語是夏朝的語言。

現在可以作出進一步的但仍帶有保留性的十點結論：

- 一、中國人在夏殷兩朝以前全說蒙古語；
- 二、夏殷兩朝將蒙古語全部音節都造成形符文字即殷文（甲骨文）；
- 三、中原的中國人單個地使用形符文字，故由夏以前複音節語變成殷以後單音節語文；
- 四、山戎、匈奴、鮮卑、回紇、突厥（這兩者為暗白人）、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邊疆的中國人說蒙古話以迄於今，並各別造成音符文字；
- 五、西藏、錫金、馬來（含小黑人）語文係蒙古語的簡化（吸收一部分梵文），日、韓語文亦係蒙古語的簡化；
- 六、畏吾語係蒙古語（吸收不少阿拉伯語）；
- 七、苗條黎夷語係蒙古語簡化為漢語的過渡語；
- 八、中南半島各國亦係由蒙古語簡化的漢語，但保留若干蒙古語法；
- 九、印第安語、愛斯基摩語為較蒙古語更古的語言；
- 十、「漢藏語系」是「阿爾泰語系」的進化。

這十點結論有「保留性」，也就是說在「夏語殷文典」及「說文解聲」寫完以後，並經通盤研究，對某一點也許有所修正，但相信不致全部修正。

七、蒙漢天千字的比較

現在列舉四組蒙漢對音對義並對先後次序的字，以見一斑。

我們知道：分屬兩個語系的語文，本來也偶有音義相對的情形，例如拉丁語系的英文，就有約三、四百字和漢藏語系的國語相對；但全部英文絕對不會各個和國語相對，而且成套的英文，例如十個數目字，更絕對不會各個先後依次和國語相對。如果被今日學人認為屬於兩系的文字，其萬八千個字中經已發現有一萬六千個字相對，古音古義全對，而且其中成套的字竟也成套地相對，若仍說這兩種文字屬於兩種語系，不承認兩者之間的母子關係，便是學人的成見了。二十四年我對德希賢所說的地支十二字是成套地相對，已詳上文；四十七年發表「夏語殷文支源流考」，除在「地支蒙漢語根對照表」裡更科學地修正二十四年所說的話以外（參看拙文「夏語殷文天千支源流考」），並另製「夏語殷文天千源流表」一個，如下：

夏語殷文天干源流表

夏語	殷文	說	文	解	聲	備註
一 Nigé	甲	「甲，始於一，見於十。」 段云：「古狎切。」	甲·Ge聲。夏義爲一。			
二 HoYar	乙	段云：「於筆切。」	乙·Ya聲。夏義爲二。			
三 Gurba	丙	段云：「兵永切。」	丙·ba聲。夏義爲三。			
四 Durbé	丁	段云：「當經切。」	丁·du聲。夏義爲四。			
五 Tabu	戊	「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 段云：「莫候切。」	戊·u聲。夏義爲五。	段音誤。		
六 Jirgoga	己	「易之數：陰變於六，正於八。」 段云：「居擬切。」	己·i聲。夏義爲六。	周又錄音爲陰。		
七 DoloGa	庚	段云：「古行切。」	庚·Ga聲。夏義爲七。			
八 Naima	辛	段云：「息鄰切。」		辛·非夏語錄音。		
九 Yisu	壬	「陰極，陽生。」「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 段云：「如林切。」	壬·Yi聲。夏義爲九。	周又錄音爲陽。		
○ Arba	癸	段云：「居謀切。」		癸·爲夏語 segul 中 gu 的錄音。		

天干十字見於殷文，夏殷先王均按天干排行，就是迄今行文時，天干十字仍然作爲數目字而使用着，可知天干是夏朝和殷朝的十個數字了；但蒙人數十個數字的時候，恰恰選用 gé (甲) / ya (乙) / ba (丙) / du (丁) / u (戊) / ji (己) / ga (庚) (註1) / yi (辛) (註1)，蒙漢語文的甲、乙、丙、丁、戊、己、庚、(缺辛)壬、(缺癸)八個字無一字不雙聲同紐，十個字成套次序井然，而有八個字相對即十分之八相對，當然是屬於同一語系的了。

註1：蒙文八辛爲 naima，中無辛聲，當係另一種語文滲入蒙文之中，待考。

註2：近代蒙文避土而用零(當受梵文或敘利亞文的影響)，故用 arba，r 造爲零字，ba 爲 бага (小) 之 ba，造爲裨字，arba 就是裨零(小零)。然則十

癸的癸當爲何字。五十年考得，癸字出於 segul (末尾)，se 造爲旬、叔二字，gu 造爲癸、季兩字，l 造爲 e 字。癸字既經查出，則蒙漢十個天干數字已有十分之九是相對的了。

蒙文一甲爲 nigé，ni 造成何字。不明。gé 造成甲字。許慎尙知甲卽一。虞翻乾脆譯音爲「納甲」。

蒙文二乙爲 hoyar，ho 造成復、副兩字，ya 造成乙、亞、亦(也)四字。蒙文三丙爲 gurba，gu 造成「關石和鈞」(註1)的關字，ba 造成丙字。三歲牛謂之牯牛(guna)，牯即關(gu)字，牛卽 na。

蒙文四丁爲 durbé，du 造爲丁字，又造爲「關石和鈞」的丁字(註3)；be 造爲何字，待考。四歲牛謂之犏牛卽犏犏即 dune。

蒙文五戊爲 tabu，ta b 造成那些字。待考，u 造成戊字。許慎尙知戊爲五龍之五。

蒙文六己爲 jirgoga，ji 造爲己字，周朝又造爲陰字，坤(陰)六爻皆稱六，其理在此。六月六應爲 jirgogan sara in jirgogan，重陰節。以下 rgoa 三聲造爲何字。待考。

蒙文七庚爲 doloGa，ga 造爲庚字，dolo 在戰國的趙國譯音爲檐檻，史漢譯音爲踰林，近代譯音爲多倫，多倫諾爾卽七星湖。

蒙文八應爲辛，但七百年來習用 naima，恐是梵文或敘利亞文(蒙文與七百年前敘利亞文相同，係謝在善同學於三十四年所發現)。

蒙文九壬爲 yisu，yi 造爲壬字，周朝又造爲陽字，乾(陽)六爻皆稱九，其理在此。重陽(九)節蒙文卽爲 yisun sara in yisun。su 造爲响字，滿文日字念 sun，卽 yisun 的簡化。

蒙文十必爲癸，但近七八百年來用零結數，故用 arba 而不用 segul (見上文註1)。

由上邊簡單的說明看來，漢文甲、乙、丙、丁、戊、己、庚(缺辛)、壬、癸之爲由蒙古語蛻化，當屬毫無疑問。甲到癸十個天干字既見於殷文，而殷文又當造在武丁以前一千年，則蒙古語爲夏朝的语言，亦當毫無疑問了。這是蒙漢成套字對音對義並對次序的第二例(第一例爲地文十二字)。

註3：「關石和鈞」，古今不得其解，其有解者，亦難使人心服。自經考定「關」卽 gurba 的 gu，三十則爲 gucin，öi 造爲乘字，蒙文三十斤爲鈞，原文念 gucin jing，「石」卽 durbé 的 du，蒙文一百二十斤爲石，原文爲 durbén gucin，卽三十乘四。和卽衡(hemnu)字的通假。於是「關石和鈞」得其確解，皆夏朝的度量衡名耳。

八、五星與五帝

第三組爲金、木、水、火、土五星。東漢以前高誘諸人尙知庖犧爲「死，

託祀於東方」之帝星即木星；神農爲「死，託祀於南方」之帝星即火星；軒轅爲「死，託祀於中央」之帝星即土星；少皞爲「死，託祀於西方」之帝星即金星；顓頊爲「死，託祀於北方」(引號中之句均見淮南子高誘注)之帝星即水星。古人以先王之名爲星宿之名，和今人以偉人之名爲地方之名，同爲紀念的儀注。現在我們看一看蒙文把這五星叫作什麼。

木星	brahashbadi	庖犧 (b's)	伏羲 (has)
火星	sanī'ar	神農 (sani)	
土星	siroi	軒轅 (siri)	
金星	šogora	少皞 (šogo)	
水星	damista	顓頊 (das)	

sanī'ar 在蒙文字典上注爲土星，當爲火星之誤。這五位上帝的原名竟在蒙語中保存，對音，對義，對次序而且對歷史，這真是連我也不敢自信的事了；但它究竟應是不可動搖的(詳見拙文「五帝思想新徵」及「山海經時代的新疆」)。

此外，凡屬成套字，如東南西北、紅黃藍白黑、天地日月、父母子女、山川人物、草木魚蟲，蒙漢兩種語文無不一一密切照合，如此已認出者共一萬六千字。這真是世界語文史和歷史上的一大寶藏的重現，它們已被埋沒至少在二千五百年以上了。

九、我的把克細 (baksi 夫子) 們

殷文乃夏語(保存在蒙、回、滿、藏語中)的蛻化這一不傳之秘，全是由我發現的麼？否！民國十八年在東京讀到白鳥庫吉的匈奴史，他指出十幾個匈

共產主義制度下之宗教

宗教在某些人的心目中的確是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支配這些人的生活。以往的許多年中，佛教、回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中國固有的道教等，都有着它的信徒。但大陸變色后，各種宗教也都被迫變了質：這裡面有着許許多多的故事。這些故事的遠因和近因都與蘇俄有着密切的關係。毛匪澤東劉匪少奇是蘇俄支持的「中共」首領，蘇俄授意毛匪澤東劉匪少奇以種種方法消滅宗教，毛、劉二匪敢不唯命是從？

自從三十八年共匪竊據大陸時起，大陸人民都擔着一份心——恐怕共產黨要對教徒們有所行動，是很容易的，在事實上講，同胞們早是俎上肉，欲飛恨無翼，惟有忍受。但在此環境中，也有不少堅忍倔強的人物，給共匪正面的打

奴語和國語同根(雙聲即同紐)，並引德國學者謝默德認出蒙古與猛同根。(按謝說現知不確，蒙古即窠戶，見說文。元秘史原文尙念窠戶魯 monghol，加u即于字，其義爲的，譯音忙豁命，義爲蒙古的。)這是我所受的最早啓示。在台式讀書，首先知道東晉郭璞懂得國文古爲複音，見山海經「鵲鷖音私比頭，二字三音」，這就是 shet (鮮卑)了。其次又知清中葉滿人長白西清說過「滿蒙語習之既久，始知其中多雜漢語」(黑龍江外記)，即謂蒙漢語「多」同語根。更次發現許慎說文懂得把同出於一個夏語的殷文依發音次序排入一部，例如琢理瑤 (julgenai 磨)。最後知道李銘喇嘛在光緒年間所編「蒙漢滿文三合」，清朝理藩院所編「三合便覽」。韓穆精阿在昭和三年所編「蒙和辭典」，陳翊周把克細在抗戰前所編「蒙漢字典」，均在無意之中註出蒙漢同根字，這四部字典所透露的蒙漢同根字總計不會少於二、三千個；這對於我編輯「夏語殷文」是無限的鼓勵和無形的協助。

若說對於文字學和經史學上稍有心得，也只有下列五點：一、將蒙文一萬八千字認出一萬六千字相同，餘在續認中；二、將全部複音夏語所造成的殷周文都大體認了出來(中外學人偶爾認出第一聲)；三、考定蒙古語是夏朝的語言，即孔子所說的「雅言」(Chiyat uge 夏雅語講)，劉安所說的「匈奴反言」，創立夏語一詞；四、認出蒙古語是亞洲黃種人的基本語，拙著若幸能完成，亞洲人均知其爲同一語言的一個民族，後因語文分化，才形成民族分化；五、藉此夏語的全部發掘，考定了若干古史(如五帝確有其人)，並提供古今注疏家所讀不懂的甲、乙、丙、丁等四部古字古詞的正確定義(如「載生霸」，霸字夏語爲 hibege，義爲輪，造爲肚霸(魄)字，月的陽邊，滿文月念 boya，亦係霸字)和正確的古聲(如霸，be 聲)，將來「說文解聲」完成，則古音全部可定。如此而已，尚不值得朋友們的過份獎飾也。

高浩然

擊。我記得一個姓陳的湖南籍老幹部，我和他在鎮壓「反革命運動」展覽會上——「公安局」「公安廳」奉「公安部」的命令在各地搜索反共團體或人物的活動證據，以及斬首示衆等等的照片展覽中——認識了，我記得非常清楚，有些基督徒和天主教徒首先遭殃。這恰恰是在毛匪澤東召集了一次重要會議之后所採取的「措施」。他告訴我，這「告訴」却是近乎宣傳誇大。他擺出了上司對小職員訓話的神氣，但又似乎如數家珍的打開了話匣子。也就是共產黨人改造宗教人士的手段，他說「毛主席曾指示過，政治和軍事上的敵人我們毫不畏懼。唯有宗教是阻礙我們前進的一塊絆腳石……」他不知道我就是宗教團體中的一員，又接着說：「今天的這個展覽會，最有意義。它揭發了暗藏在教堂

中的陰謀顯露「政府」的「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組織」，管制了有政治背景的神父、牧師等，完全是必要的……」於是接二連三的出現在報紙上。這些都是共匪的拿手好戲。但一到了它忠實的嚙嚙口裡，便成了金科玉律。不久我們又看見了所謂「三自愛國運動」。這是為了「根絕」與外國教會的一切關係——特別是美國的經濟援助。說什麼這是為了「自治」，「自傳」，「自養」，也就是「三自運動」，不應該受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津貼，接受了是有失「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的尊嚴。「應堅決割斷」與美帝國主義的關係。看來似乎言之有理，事實上根本不是那麼回事。而是要以此為手段，進一步的統治教會。以「間諜特務」為藉口，製造了不少慘殺天主教徒和聖母軍的事件。

凡在「共匪佔據」后留在大陸上的同胞，誰都知道南京的天主教堂美籍神甫牧育才的所謂「反革命活動」案，北平意籍神甫馬廸訃的「間諜活動案」，天津法籍神甫文貴賓的「反革命運動」案等等，株連了不少天主教徒。廣東方面更有不少基督教禮拜堂被借用作俱樂部（工會俱樂部等），教會的牧師被管制，押解出境。所持的理由是「披着宗教的外衣進行反革命運動，破壞中國人民的建設……」就這樣加上罪名逮捕、扣留、驅逐出境。編筐接簍的說：破壞了「反革命的地下組織，查出了手槍、密字藥水、反動傳單、電台等。」其實有誰看見並能證實呢？「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這裡又得到了證明。

對於佛教、道教又怎樣呢？這兩種宗教，似乎因為它和美國沒有什麼經濟關係，所以只是先以軟的辦法來「勸導」和「說服」教徒們「接受新思想」，再令他們從事「勞動生產」，這就是所謂「放棄舊的生活方式」，「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目的依然在迫使他（她）們捨掉自己的信仰，走出廟門，把鼻子送給共匪，讓他們牽着走，所以不少尼姑，僧道都被迫還俗了，美其名是作了「新人」，就這樣趕出廟門，寺廟變成共匪的辦公室和倉庫等，這是一部份。還有一部份共匪不來勸導，讓他們自滅，原因很簡單，每家都沒得吃，那有力氣來奉出家人呢？當然自動的走出廟門去接受「勞動改造」，另有一部份是以「反動會道門」的罪名被殺害了。

對於回教又怎樣呢？直截了當一句話，先利用，後消滅。事實上是否能如願以償的真正消滅了回教呢？共產黨未免太誇張自己的實力。

我們回教教胞素來團結精誠，在中國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經過了多次的打擊，仍然未能放棄自己的宗教信仰。但從民國三十八年起，不幸被共匪利用着——如給教胞們的某些「優待」，吸收一些對共產主義只有皮相認識的幹部，參加「黨」和「團」的組織，讓這些人作些官樣文章，拍些照片，專對國外華僑或回教國家來宣傳，共匪為什麼這樣不惜多花本錢作宣傳工作呢？這些辦法又是來自何處呢？毫無疑問當然是從蘇俄學來的。共匪的這套法實我已經看穿了。共匪對內也好，對外也好，他永遠不會放過別人的缺點，藉機會來擴大宣傳他的優越性，來發展他的統戰路線，他已拿到這種權利時就來消滅你了。這裡有些實例擺在我們的眼前：

先談談回教的禮拜寺，我國在都市和鄉村有回教教友的地方都有禮拜寺，如北平就有七十二所禮拜寺，這是象徵着回教的自由和發達，也是教友們的精神寄託，也是感化不良社會的教育所在地，古人云：「進寺門點頭認錯，出寺門一切改新。」這表示了禮拜寺是一所教人改惡自新的最好教育神地。但共匪認為是「毒化人民」，培養唯心主義的地方，危害共產主義，影響唯物主義的發展，因此先向禮拜寺下手，共產黨認為禮拜寺是培養唯心思想——宗教思想的地方，不摧毀這些地方無法消滅回教，於是一道命令下來，先解散清真寺內研究教義的學生，這樣一來，大陸上各地趕出寺門的數十萬學生被迫走向了所謂勞動生產的道路，變成了共匪不化錢的榨取勞力的生產者。

例如青海西寧市的東關清真大學（即西北伊斯蘭大學），是中國最大而最美麗的一所禮拜寺，在國際上除了麥加和買地那兩所禮拜寺外，也是世界上最的禮拜寺，它可以容納一萬五千人禮拜，這是一所宗教和教育合一的一所大學，也是培養中國回教人才之唯一的一所回教大學，有學生一千五百人，（全係供給制，寺產最富的學府，培養出的學者遍佈各地），共匪解散的理由是：說什麼「這些人是寄生蟲，是人民的包袱，不應該老抱書本，應走向勞動生產的光榮之路」。就這樣被迫趕出了寺門。緊接着延長人民的工作時間，使教友們沒有時間到禮拜寺禮拜，因為回教每天有五次禮拜，共匪的工作是計分的，不夠分的話，就拿不到工資，沒有錢也就無法生活，共匪的這種手段，讓人民不知不覺的把人們的宗教思想消滅了，結果禮拜寺變成了共匪施號發令的地方了，但共匪的花樣非常多，使沒有在大陸生活過的人決看不出來，因為共匪把大陸上幾所禮拜寺改為國際禮拜寺，就是專供外國人士參觀的。如青海東關清真大寺，陝西的唐王寺，北平的牛街寺，天橋禮拜寺，上海的小桃園禮拜寺，杭州的鳳凰禮拜寺，廈門的麒麟禮拜寺，廣州的光塔寺等都改為國際禮拜寺，撥了專款來修理，變成了共匪建造的，來騙外國人士，外國人士那裡知道大陸上的數萬清真寺被摧毀，直到大陸少數民族起來反抗的今天還在被共產黨欺騙着，我要說明以下是因為我們的宣傳不夠的原因。使外國人士無法了解共產黨的真相面目。

我們再談談被共匪鬭爭的回教人士，他們是怎樣被害的。如：北平的馬松亭，被共匪由香港誘騙至北平後，給他什麼「政協」的「委員」，「回民文化協進會」的副主任，「伊斯蘭經學院」的副院長等職，帽子戴的高高的，又因他本來是北平市的回教的阿訇，利用他的名義來「說服」牛羊肉行不私自宰牛羊，並「說服」參加「生產合作社」，走向「合作化」，回民們不同意也得同意。但內心却懷恨着馬松亭是共匪的走狗，出賣回教利益，因此一條鴻溝在馬松亭與同胞之間築成了。後來他的利用價值沒有時，說他「思想」有問題，被當作毒草而「整肅」了。同胞們才清楚了共匪原來是利用他。從他由香港回

大陸也不過短短的五年——按馬松亭的被整肅是在四十六年八月間，正是共匪展開「鳴放運動」的時候。共匪以這種先利用後剷除的手段來「收拾」馬松亭，事實上何止千萬個馬松亭，整個來說整馬松亭就是對北平全體回教人民來了一個斬首示衆，懲一儆百的下馬威。

再看青海民和縣的馬佐漢，七十餘歲，曾作過縣長，共匪佔據大陸後被捕判處「勞改」二十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青海，少數有資格逃走的人都逃走了。馬佐漢的至親友好們都來勸他：「佐漢，你還是避避風頭吧，恐怕對你不不利，你作過縣長呢。」

「不要緊，咱有什麼關係，也不過是芝麻綠豆而已，大官們怕，咱們不用怕。」

青海淪陷後，到處有穿灰色衣服——列寧裝的男女「幹部」在宣講「共同綱領」。馬佐漢先買了一本，認真的，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對親友們說：

「共同綱領」說得清清楚楚，優待少數民族，咱們是回教，一定優待沒有問題。如果有小「幹部」們找我的麻煩，我就拿出這本「共同綱領」來給他看，看他們敢怎樣，總不致離譜的到處胡作非為吧！好像「共同綱領」就是他的護身符。他很泰然。誰知泰然了不久，「官僚地主」的大帽子飛到了馬佐漢的頭上。逮捕後逼迫參加「勞改隊」作苦工，白天不敢稍懈的來作粗重的活，晚上應該休息一下。但共匪偏出些花樣叫這些人不得休息。美其名是「愉快身心的文娛活動」。點卯之後，強迫馬佐漢裝扮起來學唱戲，對馬佐漢來說，實在是太強人所難了，他是回教徒，唱戲是反教規的。他素無此本領。驟然強人所不能，結果搞成殭局。馬佐漢被逼急了說：

「我就是犯了勞改的罪，我沒有義務學唱戲給人家聽，共產黨有權改造人民，可沒理由逼回教學戲……」那知道竟因此觸怒了小卒們，把他的門牙打落了幾個，血流滿身。最後被痛打不過，不得已向「幹部」們低頭認錯。終被迫登台呀呀學起戲來。他常想：我是朝過聖的，現在却給這批狐鼠般的「幹部」們整着我來唱戲。悔當時不聽親友們的奉勸離開這地方。二十年的徒刑，怕死在監獄裡，刑期還未滿呢……」

雖馬佐漢憎恨共產黨到了極點，但「幹部」們依舊奉命追究他的思想根源。說他是思想落後，必須嚴加「教育」。這是共匪高舉「人民有信仰自由」的旗子欺騙人民的實例。

再看馬子謙，青海循化縣人，七十多歲。滿清時，曾作過營官，即現在的營長。民國以來他未作過任何政府的工作，家有田園，使他安靜的致力於田園，風調雨順，倒是也滿自得的，對宗教事業非常熱心。共產黨來了，他同樣的戴上了官僚地主的大帽子，被捕判刑十五年徒刑，強逼參加「勞改」。共匪在西寧市郊區大興土木，七十多歲的馬子謙被指定在工地挑泥。從地下挑往四層樓上去。巧的是他原來就有眼病，看不清楚。加以年老，更是勉為其難的挑着

泥，不挑又怎樣辦呢？但他篤信真主。

一天正在挑着一擔泥，送上四樓去，在擔泥時，心裡却在想真主總有一天讓我脫離這苦海的。一念之間，竟失足跌下樓來。大家都認為他如此了結了自己的一生，太冤枉了。熱心的教友們都跑來看他。奇怪的他竟沒有跌死。共匪也假惺惺的送人情，抬到醫院裡去。在醫院四個月又好了，共匪依舊送回「勞改隊」作苦工。馬子謙早就有眼病，如果這次跌死了，十五年的徒刑，也不滿自滿了。連他自己也沒想到，還能再活。他常想：大概應受的罪還沒有受完。因此，每天除作着不得不作的苦工外，照例拜主。監工的「幹部」們將這種情形「反映」到上面去。從此晚上的時間，也就被叫去「上政治大課」，進行思想「教育」，教他放棄對「真主」的讚頌。他說：

「我已快八十歲了，不定是今天或明天就完了，難道快死的人，還要作個叛徒嗎？『政府』要我作苦工，我不能不作，你們叫我作什麼我只有幹，但是我要在後世好好活着，人就是爲了後世的快樂，我不能不拜『主』。共幹們在一氣之下，便用腳尖拳頭將他一頓毒打，可是他回到「勞改隊」中仍然在拜真主，他只有一條老命來對抗共匪了。」

共匪迫害宗教的實例，到處都是，以上的這些也不過是千千万萬教胞中的一兩個例子而已。由此可見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如何受辱，如何受苦？

對於回教中的知識份子，共匪更是不放鬆，把「馬列主義」或什麼「羣衆路線」，「毛澤東思想」，「工人階級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等等，都翻成阿拉伯文，維吾爾文，指定教胞「學習」和「討論」。企圖以這種方法來改變教胞們的思想。這是共匪自詡爲穩步前進的辦法，但是否可以收效呢？只看今天邊疆民族的反抗就可以明白了。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在自由區的同胞們要早日拿出支援他們的手，來保護我們的宗教，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

徵稿簡則

- 一、本刊以報導會務，宣揚反共國策，介紹邊疆同胞反共抗俄情形，暨刊載有關研究我國邊疆史地文化等方面之論著翻譯爲宗旨，惠稿以不違反上開宗旨爲原則。
- 二、惠稿限用語體，並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添新式標點，以便編排，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暨通訊地址，如欲用筆名發表者，請事先聲明。
- 三、惠稿每篇以三千至五千字爲限，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四、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受刪改者，請予註明。
-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
- 六、惠稿一經刊載，每千字致送稿酬新臺幣三十元至五十元，圖片按件計算。
- 七、惠稿如無法刊登，當即原件璧還。
- 八、一稿兩投，恕不刊載。

南疆歸來

林繼庸

南疆歸來，回憶所見，覺有無限詩意，使人興奮，使人愉快，使人陶醉，使人感慨萬端！

跨過臥虎不拉溝馬南卓斯峪口，即進入南疆境界。

年年不斷的風化作用，使天山南麓的岩面變成碎石沙礫，又經風播水淘，再度滄桑，由近及遠而成戈壁及沙漠。這渺渺無邊瀚海，每使人感覺到愁寂！乾燥的空氣，蒸發了地面上的水份，因而發生毛細管作用把土中的鹹水吸升到地面來，鹹水含有芒硝、食鹽、純碱等，將到地面時，以地面上溫度變遷，芒硝及純碱等之溶解點與溫度關係較為顯著，故結晶留於地面，大部份的鹽仍隨溶液回入地中。芒硝結晶時有沿邊角上升的特性，積時集集，千頃萬頃的地面竟如同犁過後加上一層銀霜。這茫茫如雪的碱地，每使人感到厭恨！沙和碱是侵害本省農村的兩個大妖魔。它們曾摧毀了無量數的農田，埋沒了許多繁華的城市，我們看見這些景象，不禁狂叫道：趕快包圍着沙啊！趕快肅清了碱啊！不然，沙和碱將要包圍我們，肅清我們了。

吾道不孤，在路上我們看見正在最前線與沙和碱搏鬥的戰士——梭梭柴，檉柳，駝茨等。他們忍着渴，捱着餓，耐着寒，冒着風，一寸一寸地與沙廝戰，有時包圍着它們，有時它們包圍着沙。梭梭，駝茨的根幹枝葉，都是乾枯枯的，如同百戰老將的身手遍體鱗傷。但是它們，每能站定腳步，即可生根，抓住沙牢不放。不可屈服的檉柳，則比較堅實些，大枝大葉的活現出健兒的身分。沙堆覆沒了它，它仍能在沙裡重新發芽生枝，鑽出來，踏在沙堆之上。檉柳又名紅柳，葉端常放出絳紅的花蕊，標誌着戰勝沙漠的血跡。對於碱，它們似覺較易應付；因為碱地多少總含有點水分，不像沙地的乾涸。梭梭，紅柳，駝茨等，乘戰勝沙漠的餘威，又得着食糧，更精神振作，看它們領導着芨芨草、麻黃、甘草、蓬蒿、蘆葦等在碱地上橫衝直撞，助着民衆去做那征服碱地的工作。稍後些便是胡桐，它是一種半榆半柳的植物，却是戈壁的特產。再後些，我們可以看見一排一排的白楊。白楊又名鑽天楊，不像中原所常見的垂柳，它却毫無嬌嬌嫵嫵的弱態，它們頂着暴風，不屈不撓參天的矗立着，像精神堡壘似的。我們知道綠洲已臨近了。

和碩，焉耆間一片廣大的草地連接到博斯騰湖邊。博斯騰湖週三百餘里，一望無際，萬頃鷗波，湖濱小立，頓覺胸襟曠然。開都河承着珠勒都斯山雪水，緩緩注入湖中，這湖是一個天然的大蓄水池。若設計增加灌溉面積，大河壑發農田百萬畝。天山雪線下蜿蜒着數千里成帶的雲杉森林。森林保護着積雪，使於春暖時慢慢融化流下來，以滋潤草地農田，全疆四百萬民衆，賴以生活。森林線下滿長着牧草，全疆一千六百餘萬頭牛、羊、駝、馬靠它做夏窩子，若

說雪水是新疆——尤其對南疆的血脈，那麼森林便是雪水的保姆。我們要加强護林，加速造林啊！林木可使天山岩石的風化作用緩減。這是制止戈壁和沙漠增長的根本辦法。

偉大的草原！在這裏我們領略着斛律金敕勒歌的名句：「……天爲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寥寥二十一字，直把西北大草原的風光活描活寫出來。這裏的芨芨草，高幾及丈。草叢中隱隱藏着一隊隊一群群的駿馬，每隊約二三百匹不等。路邊常看見三兩蒙古族女，高冠，麗服，長靴，騎在無鞍馬上緩轡高歌，那一群群的馬兒，却服貼地聽她們指揮，不敢混亂。蒙古族同胞，多是驍幹修偉，他們恃着壯健的體力在草原上與風雪疾病奮鬥。他們的騎術至精，與哈薩克族同胞共享「馬上王」的尊號。焉耆，包括和碩、和靖兩處牧地，自古即爲產馬名區，與伊犁巴里坤齊名，有馬九萬匹。焉耆馬體高多在一百四十公分以上，寬肩堅耳，雄姿英發，這些草原，是我國鐵騎的供給重鎮。

哈滿溝的水，由博斯騰湖流來，繞過鐵門關，南向庫爾勒流去。在鐵木關附近，我們略測水流，算得可發生一萬四千匹以上的馬力。庫爾勒樹木蒼翠，溪流環繞，風景至爲佳麗，人民亦甚俊秀。整個城市如同一座菓園。我們在和碩，焉耆所嗜的梨、桃、杏、西瓜、甜瓜、葡萄、沙棗等覺得都不如此地的甜美。蟠桃桑更饒風味「日啖甜瓜三五個，何妨長久住天山！」安古柏帕夏當年據此建立僑都，可謂享盡人間福了。庫爾勒的棉花纖維長而細，因爲有豐富的水源，這裏的農田面積實可大量擴充。我們認爲庫爾勒不獨是個安居的好所在，將來且可成爲棉毛、紡織、製革、罐頭食品等業的工業區。孔雀河南流匯入塔里木河。這些河道的通航問題甚值得注意，我們認爲最低限度亦可利用羊皮筏子作運輸的工具。經尉犁橫斷大沙漠而到塔克的公路長八百八十餘里，已通車了。這是一件艱苦而偉大的工程。這條公路經過沙漠處是用紅柳的枝梢墊成的。

「輪台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唐時的輪台，是在迪化東北，距達坂城不遠處，這裏是漢朝的輪台，在八月是不會下雪的，更不會冷到「狐裘不暖錦衾薄」的嚴重。這個歷史上用兵的重鎮，因爲太平日久了，老百姓不知兵革，融融和和，彬彬有禮，充滿着快樂的氣象。西門外和平村，一連十里都是人家。輪台縣的農作物在焉耆區內要算是較好的，可是：碱地也特別多。芨芨草的纖維給碱水溶蝕變成紙漿，一層層的覆蓋着地面，隨處都可以看見這些天然的紙漿。

古龜茲國的庫車，是以產快刀利剪著名的，但是人們却常常懷念着「秧歌

人似「枝花」的庫車，土人取鐵鑛冶鍊成鋼、製刀、製剪、鋒利無比，其精良的製品，直可與不透鋼或高速度鋼媲美。庫車北山產煤甚豐，富有磁鐵鑛，且有可煉冶金焦的煤。

銅廠山的銅及石油亦有價值。石油從油泉流出，略加土法整理即可用作燈油。庫車、溫宿、烏恰均有油泉。此地帶的戈壁灘隨處均可開闢為廣大的飛行場，將來空運發展，況着天山南麓一帶城市的繁榮是可以預期的。銅廠河的水流可發生近萬匹的馬力。庫車工業的發達尚有待人們努力。

庫車羔皮是一種名產，黑而有光澤的毛，捲成好幾個小圈，皮面輕柔。婦女們用作外穿的大衣，披在身上，確是美觀輕便。庫車南行。直至沙雅一帶所產的庫拉裘，是一種胎羔，毛面一段平滑，一段捲成水波紋，或成雲捲狀，更為名貴。我獨愛老羊皮，披裘迎風，雄糾糾的另具一種氣概。那怕雪地冰天，那怕風寒剪剪，只要披上老羊皮就是在戈壁灘上露宿幾晚亦不感受寒冷。

環繞着庫車的四郊，都是花園。庫車的杏脯，是亮晶晶透明的。桃梨、石榴、蘋果、西瓜、甜瓜、沙棘各有各的美味，可惜我們來遲了，不及賞觀香國的羣花盛開，只得藉口福來代替眼福。說也奇怪，我們一行十餘人，每天總是棄不離口，但是沒有人鬧肚子痛。

庫車的歌舞，自古就說是有名的。隨書所載的龜茲樂、五獅舞，說是由此地傳去的。晚會時，女孩子們穿着用紅柳花汁染成的衣服，更顯出她們的美麗。樂聲响了，一羣一羣的起舞，手兒左挑右撥，腳兒緩進速轉，均合節拍。看她們「輕歌曼舞頻彈指」，實不禁讚聲「天賦邊娘技藝才！」

由拜城起往西繞着大沙漠旁邊各縣，再往南至葉城，轉東南至和真，洛浦一共十八個縣份，因為土壤及鹽漬缺少了碘質的關係，民衆患甲狀腺腫病者頗多。街上、村間都可看見頸垂大瘤瘤的人，即小孩子亦不能免。看見白鬚鬚的老漢們垂着大脖子，心裏固然不快，看見年青的人們尤其是天真爛漫的小孩子，頸際亦垂垂纍纍，心裏更覺難過。大脖子雖然不致使患者痛苦，但是社會上這樣的人多了，亦可使人們情緒煩悶。我們要加快設法，製造防治甲狀腺腫的碘劑，務必在三兩年之內，把這種地方性病完全消滅。預防此病，每人每年只需要二十五公絲的碘質。一公斤的碘化鉀，即可供給二萬人一年用。這一線弧形地帶的民衆，患着花柳、天花、白痢、啞巴、及癩痢頭等項病症亦着實不少，南疆一帶的衛生工作，尚需要大加努力。

渭干河又名拜城，河源出冰達坂。北山裏有豐富的煤、銅、鐵鉛岩鹽等的礦產，拜城的銅器名著西北，器具仍漢唐式樣。由庫車至阿克蘇一帶的天山南麓，有大量磁鐵鑛蘊藏的可能。我們曾見到甚佳的磁鐵鑛標本，烟煤則甚多，且有自然的烟煤往往能自變成焦炭。又因煤與炭多相間而生，煤燃燒時熱熔鐵鑛，煤山變成天然的鍊鐵爐，而產天然生鐵。但因濬劑，溫度，溶鍊時間等均不能控制，以致此項天然生鐵品質甚劣，通常含鐵在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之間。庫車拜城的銅鑛以紅砂岩中之孔雀石為主，所見，伽師的輝銅鑛含銅的成分則

較高。

由賽里木起，經拜城至阿克蘇，沿途四百里，冰達坂在北邊如同一幅屏障，我們可以看出兒汗騰格里山，意義即天王，峰高二萬三千餘尺，為汗山之最高脊頂。冰達坂積着舊冰新雪，盛夏不消。山下則由喀喇玉爾滾河邊起，經扎木台都門溫宿阿克蘇至王宮二百三十餘里間，草原，稻田，村樹不斷。溫宿，阿克蘇兩城相距不遠，像兩座相連的大花園。南疆共有耕地一千三百萬畝，阿克蘇區占了三分之一。南疆共有水稻田四十七萬餘畝，阿克蘇區却占了一半。農民撒種於田，任其茁長，靜待收穫，收割後，鋪曼於地，驅牛馬羣腳踏脫穎粒。此地的氣候及水土實可大發展蠶桑事業。菓樹，材木樹密栽在公園兩旁。沿路溝渠縱橫，田土肥沃，魚鱗繁殖，稻麥紛披，風景至為秀麗。若不是看見北山的雪頂，將令人疑此地是江南。中秋節的一輪明月照耀着這一片錦繡山河，不禁打動了遊人的詩興。

由阿克蘇西郊起至疏附一段公路，共長九百四十里，取道山邊戈壁直線，繞過奇蘭台，巴楚，伽師等城鎮的外圍。由王宮起至疏附八百八十里路途間，找不到幾戶人家。內中由柯坪河至十七磨盤一段，足足五百里，沒有一滴水。我們旅行固然感到辛苦，但是聯想及當時築路的員工們，所遇的困難，我們便不敢哼一聲。因為沒有水的緣故，他們只好等候雪天工作。他們從遠道帶着水葫蘆及工具而來，把穿在身上的老羊皮當作被舖。日間工作，晚間就睡在戈壁灘上。趕緊工作啊，待至春暖雪融時，就不能餐冰飲雪了！新疆伊斯蘭教的同胞們，對於經典信奉甚為精誠，奉公守法，尊官敬長，尤能急公好義。關於築路、修橋、開渠道、獻捐等項義舉，莫不踴躍爭先。經典說過，一人辛苦讓千人享福，是最應當做的好事。我中華民族的同胞們，若能以回教徒信奉可爾經的精誠來信仰三民主義，那就不難達到世界大同了。

疏附與疏勒兩城，相隔十餘里，樹木連接，又像兩座相連的大花園。疏附又名喀什葛爾，喀什行政區轄有疏附、疏勒、伽師、阿圖什、巴楚、岳普湖、烏恰、英吉沙、蒲犁九縣，這兒是我國的最西境，它是亞細亞洲的腹地。鑛產有石油、煤、鐵、銅、鉛、鹽、硫、石膏等。農作物有棉、麻、稻、麥、高粱、包谷、胡麻、芝麻、豌豆、洋芋、苜蓿等。菓樹有梨、杏、桃、李、核桃、木瓜、葡萄、石榴、紅棗、沙棗等等。一片平原上，雖無天然的森林，但年來栽種的菓樹材木樹已達二千二百八十七萬餘株。新疆人士說，本省從前乾燥不雨，近年內地人士來了，把雨也帶來了。內地人士來後，每年種了千萬棵的樹，或為致雨的原因。全區人口九十餘萬，占全疆人口約四分之一。疏附縣的人口有二十四萬餘人，疏勒縣有一十七萬餘人，分居全疆第二名及第四名兩個大縣，全區耕地二百四十餘萬畝，糧食有餘裕。格子河、紅河、庫山河的水利，尚未盡利用，但農民對於上下水量的爭執，已鬧得極端嚴重，地方官對此煞費調停。這裏可看出健全水利行政，完成水權登記，確定水權分配的重要性，而下游蓄水池的興築亦屬必要。棉花年產約一十五萬市擔，因清花不得其法，

改良種棉纖維易斷，故其價格反較土棉為低。技術的橫的改進，必須有縱的配合，纔能充分發揮其效果。此處棉田若加改良推廣，將可比美陝西全省，蠶桑末大量發展。某品則多至不勝其用。年產羊毛七萬五千市擔，駝毛五千市擔，畜皮五十三萬張。這裏的工商業將來當能發展，但尚須大加倡導。該區宗族複雜，地處極邊，自古號稱難治，經過最近十年來的治理，已經一變而成為我國的西方樂土了。

豐富的物產，高大的樓房，莊嚴的寺院，五光十色的衣裝，已把喀什裝點成為南疆最富庶最繁華的城市。城內東北角有耿恭井，東門外有香妃墓。民族英雄的遺址，久成一片瓦礫，絕世佳人的香冢，却仍窺瓦輝煌，雕樑畫棟。

由疏附經疏勒直至英吉沙南郊外沙罕河大橋，凡一百五十里，沿路均新栽楊樹，密密排列，又是一片江南風景。由沙罕河橋南行直至莎車，一路草原，戈壁，耕地，村樹相間着，莎車區是新從喀什，和闐兩區分讓出來的莎車，葉爾羌、澤普、葉城、麥蓋提五縣改組而成。莎車與葉爾羌兩縣城已經聯成一塊，因而合兩縣而成今日之莎縣。莎車一縣就靠近有三十萬的人口，差不多等於焉耆全區的二倍，以人口計，莎車要算全疆的第一大縣，葉城人口僅少於疏附，居第三位。莎車縣有牛十萬頭，葉城縣有五萬餘頭，分居南疆的第一第三兩位，蒲犁縣有犏牛六千五百頭，這是在全疆各處所少見的牲畜。葉城有羊五十萬頭，在南疆各縣中居第一位，莎車有三十七萬頭，居第二位。南疆的驢子數目占有全疆的百分之九十三，莎車有七萬餘頭，葉城有五萬四千頭，兩縣合起來已佔有全疆總數百分之二十以上，所以在莎車葉城兩縣，隨處都碰見驢子。莎車葉城兩縣的棉產，各較疏附縣稍少，但蠶絲業則較盛，其他農作物，工商業，及民間情況與疏附略同而少遜。莎車舊稱葉爾羌。葉爾羌的意義，是土地廣闊。蓮花是莎車的特產，我們於中秋後六日到達莎車，蓮花正盛開着。

葉爾羌河西源出葱嶺喀楚特山，上源高度達二萬八千三百餘尺，自蒲犁流經莎車西二百餘里的密爾岱山。該山以產玉著稱，又名玉山，故葉爾羌河又稱玉河。翠玉山頭可望而不可及，引為憾事！公路由莎車南行四十里即臨葉爾羌河，河流廣闊，河水洶湧，極難難渡。玉河大橋已開始通車。橋身共七十八孔，長一千八百尺。材料均用木製，因鐵料供給困難，只得用木釘代替鐵釘。這是本省的第一大橋。該項艱巨工程亦是由政府發動指導，而由民眾捐工造成的。伊斯蘭教規當封齋時期三十日內，日出至日落期間教眾不得飲水食物。我們過橋時尚在封齋期內，民眾亦忍着飢渴，自動出力來趕完未了的工作。老百姓這樣的熱心公共服務，使我們心裏大為欽敬。

離了手工業繁盛的葉城，南行不久又到沙漠。這次所見的沙漠，却與沿途所見的不同。東看黃沙飛舞，不見天日，只見地面上沙堆子隆起來，那僅是真性沙漠的邊緣呢！大鵬鳥展開長約一丈五尺的兩翼，在天空盤旋着，下地時拍着翅膀，走了幾十步纔能停止。看它起飛時，亦是拍着兩翅，猛走百多步纔能起飛，這些姿態活像飛機。它們得着死駱駝，可以飽餐一頓了。看那旁飛也似

的來了六匹高頭駿馬，女郎們頭上戴着羅幔，身上披着紅裕褲，目上橫着連成一畫的眉毛，騎在馬上，從沙堆子跑過來，擦着我們的車旁而去。這些景物都是在內地不易見到的。皮山是沙漠中一個綠洲，城市情形與庫爾勒不相上下。那裏有一種肉用羊，身軀碩大。人騎在羊背上好像騎驢。它也能馱着人跑。這種羊普通每只重二百七十餘斤。木濟，章古雅，帕爾曼都是路過沙漠所見的小綠洲。行經沙漠或戈壁時無論覺得如何枯寂，但是所到的每個綠洲，都是花園，都是歌舞地，都是安樂土。由沙漠遠遠望這些綠洲，好像大洋海上浮着大輪船似的。到了札瓦渡過路喀喀什河（即墨玉河），纔脫離了沙漠的威脅。

到了和闐，另有一番境界。老楊插天，桑棉遍地，又是江南！今年栽桑九十七萬株，更增景色。「計畫栽桑遍玉州，此來得見綠雲稠」，余心中甚是愉快。這區的蠶桑業，曾由左文襄公發動江湖技術人員到來啓發，當時頗具根基，後來因不求進步，以致蠶種退化。年來所採用的外國蠶籽，供給來源中斷，和闐區的絲產量大為降低。今年初夏余聘請蠶絲專家趙鴻基孫承元夫婦到來主持，用四川繁殖的蠶籽，設法改良，半年的勞苦，已能養蠶三造纔得頭等絲。銀白的絲映着崑崙山的雪，令人難分是絲是雪。老百姓奉趙孫如同神明，公務人員及民眾頓起養蠶熱。建設局內，縣政府內，均讓室養蠶。現在訓練大批技術人員，計劃自給蠶種，改良織綢工具。該區現有桑四百五十萬株，內中栽在墨玉一縣的二百餘萬株，預計明年該區再增栽一百二十萬株。養蠶種桑的熱潮由策勒、洛浦、和闐、墨玉、皮山已盪漾到葉城、莎車、英吉沙、疏勒、疏附一帶。

喀喇喀什河源出和闐南境崑崙山北麓察察嶺，經和闐縣西北，稱為和闐河的西源，玉龍喀什河又名白玉河，出崑崙山北麓雪山，流經和闐東郊，稱為和闐河東源。兩源匯合為和闐河。山水挾着大量泥沙俱來，填積河面。若能放汗則可利用汗泥而成良田，墨玉縣今年在崑崙山口魚嘴略施人工築壩，導引洪水於沙地上，鋪泥汗積沙面，退水後得田七萬餘畝。此項汗泥田土雖不厚，但甚肥沃，種瓜結實甚大，種苜蓿甚繁茂，種苜蓿三年後成良田，即可種各種農作物。和闐南走六十里至崑崙山口，北走六十里至沙漠，東西長約一百里，一片廣大的肥沃耕地均是如此造成的。河道通時，兩岸繁華，現在已將漸成荒墟。水帶細沙鋪積地面，水乾則成飛沙而侵蓋良田城市。西域古國多因此而致埋沒沙堆中，和闐河，葉爾羌河，喀什葛爾河，阿克蘇河四河合流而為塔里木河，中途又收納干河孔雀河等河水全長三千七百里。中河最廣處四百公尺，深處二十尺，但因汗積關係河道時改。又因所經各地天氣乾燥，蒸發量太大，沿岸一帶幾盡沙漠，水量漸次減少，其下流僅成一小河。試取墨玉縣本年所增耕地七萬餘畝為例，我們確認在山上築壩蓄水，是解決南疆水利的根本辦法，放汗可增加耕地面積，且可免沙泥填積河底。利用洪水以侵蝕地又可使沖蝕地變成良田。禁止砍伐沿斃木樹並加種紅柳，梭梭柴，駝茨，芨芨草，麻黃，甘草等旱生及耐鹹植物，可以固定河床，減少飛沙，人們需要努力剷清鹹地，並同時向沙

漢實施大包圍，和闐區是全疆土產供給的大本營，是農村工業化的模範區，該區轄有皮山，墨玉，和闐，洛浦，策勒，于闐七縣。全區共有羊一百五十四萬餘頭，平均分配在各縣。和闐，于闐的草地均是沙土，無污泥，這種草地所收的羊毛不含雜質，且細軟異常，為全疆羊毛之上品。各縣農村男女均各能一種技藝，產品豐富，人不貧窮。和闐的大布皮箱，洛浦的毛毯、玉器、絲織，皮山的紙、毛襪、木傢具，墨玉的絲織，策勒的絲襪，均是土產的精品，絲、毛、棉、麻纖維工業已普遍全區，加以金、玉等礦物及植物染料等，種類繁多，若再加以技術改良，機器生產，則和闐工業的前途實有無窮的希望。

我們到和闐，時正開放着斗大的月季花，棉田滿綻着雪球，桑枝更綠成深蔭，胡桃樹枝幹婆娑，千顆萬顆的白楊，高揮雲天，這兒是崑崙山麓的大花園，從這個美麗的境地，誕生我優秀的中華民族。

南疆的老百姓們在這十年來享受着太平幸福，休養生息。各地盜竊不興，夜不閉戶，載歌載舞的快樂情形，確可令內地來的人們羨慕。他們因為感念到前方去為國效命，所以對於獻機、勞軍等項捐款，以及購買公債的踴躍爭先。在喀什，龔專員對我說及有一位孤兒院的教員白莉黑絲汗，因為感念國軍抗戰英勇，曾自動請求獻金新幣二千元（合國幣一萬元），後來又曾二次三次的盡其所能捐獻。龔專員介紹我與她相見，談論及國民對於國家民族應盡的責任，竟滔滔不絕的說了一大套深明義理的話。一個略受普通教育的女孩子，能明白倍大道理，可見這數年來推進教育已有成效，以前人們常說「維民善守」。據我的意見，若從篤信力行方面看來，維吾爾族民衆確是善守，若從其他方面觀察，則維族同胞多不懂過去，百年的史跡他們已覺茫然，他們能向新的事物創造，望着新的時代前進。今年春初梁寒操先生到南疆宣揚主義，曾為地方民衆寫了十數首讚美三民主義及頌揚領袖的歌詞，已經譯成維文製成樂譜。現在南疆每個角落的民衆都可歌唱了。三民主義，同可蘭經在全疆民衆信仰上已經和諧地交織成美麗的圖案。

我現在且報告一些有興趣的小統計，南疆耕地占全疆百分之七十九，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一，羊占百分之五十五，馬占百分之二十五，羊占百分之五十八，駱駝占百分之二十七，驢占百分之九十三，至於驢子則南疆僅有一千三百九十頭。以每戶五人計，南疆每十戶人家平均可得二百四十畝地，一百一十頭羊，四匹馬，一十六頭牛，一十一條驢子，半隻駱駝，以人口計，全疆第一至第九個大縣，均在南疆，第十位纔輪到北疆的伊寧縣。我們此行自九月五日由迪化出發直到策勒止，返途由托克遜繞道吐魯番回到迪化，共行了四十五日，來回八千七百六十餘里，在旅行南疆期間，曾參觀過一十四次晚會，僅遇見過五個乞丐，沒有見過一個耗子，更沒有喫過一片大肉。

全疆的耕地僅占可耕地面積百分之一。五。南疆的雨量較比北疆更少，我們未到南疆時，心目中以為南疆是乾燥無水的地區，那知所經過各河流，見其

水量甚豐，然後知雪水功效偉大，南疆農田水利的發展，是未可限量的。

「未到西北，不知中國之偉大」。我們申引這個意義，可以說「到過新疆，纔知西北偉大，到過南疆，更知新疆之偉大」。關於交通、水利、農林、園藝、畜牧、獸醫、地質、礦冶、工業、教育、衛生、優種各大項目的工作，均待着人們大大的努力。我們希望鐵路圍繞着，且貫通着大沙漠，戈壁變成了偉大的飛行場、由且末，塔里木可乘輪船到庫爾勒、阿克蘇、喀什、和闐，博斯騰湖，羅布泊均成為避暑勝地；工廠的烟囱密密樹立，有如白楊，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空中互相輝耀；把農村工業化，把工業區花園化，把整個塔里木盆地變成錦繡山河！這是希望，抑是夢想？人們當時何嘗不以提倡開發美國西部為一場夢幻。埃及新城建在沙漠。柏林基地原是沙洲。三十六國昔日繁華會染着許多先人血汗。建設新疆已得天時，地利，與人和，豈可畏難徘徊！

紅顏池

林繼庸

烏魯木齊河正源出烏克達坂，會南山白楊溝等處之水，北流逕迪化城西紅山麓，再流五十餘公里至乾德，即鑽沙成伏流，夏則山洪洶湧，冬則開水無用，僅河邊低處得受灌溉之益而已。以致：大好「圍場」竟嗟糧乏；「塞北蘇杭」亦嘆旱枯；皓日當空，輒感塵飛汗灑；裏糧遠道，深嗟駝困人疲。新疆省建設廳思以人力克服天災，勘察得紅顏池可供作蓄水庫之用。紅顏池原名紅鹽池，在迪化城南三統碑三·五公里處，原係烏魯木齊河老河道經過之處，地當急流，大漩渦將地土涮成一大深坑，後來河道改向，猶注水成池。（十七湖附近各池，其成因亦大致如此，但時代較新，將來亦可加工使成為良好之蓄水庫。）

（水庫工程開始於民國三十年十月，首先開闢引水放水兩渠，興建橋樑水閘。時值抗戰方酣，工具物料均感缺乏，惟賴就地取材為用。員工合力以赴，雖當嚴寒氣溫在攝氏表零下二十餘度，雪地水天，而工作無間。三十一年七月全部工作完成，計引水渠長五公里，放水渠長四十公里，池水達高界時面積廣四千畝，最深處為二十公尺，儲水量二千五百萬立方公尺，可灌溉農田六萬四千畝。此舉共用勞力一十六萬五千工日。事雖艱巨，然因此遂得魚鱗繁衍，禾黍咸莊，而洶洶者得所歸納，閑閑者亦得所利用矣。更擬深浚引水渠，設立水力電廠於烏拉擺之燕窩，計流量七秒立方公尺，有效落差三十六公尺，可發動二千五百馬力。預料池水放滿後，水汽蒸鬱，不獨迪化氣候得資調節，即渠道附近之荒涼戈壁亦可綠化雲稠。佇看北庭古地，頓變塞外林園；更使濯濯峯巒，披上奇花異卉。誰謂紅顏不如西子？且將綠鬢盪漾天山。工成，因記其經過，並口占小詩誌感，詩曰：

烏河雪水駐紅顏，綠化砂洲任巨艱；
更待燕窩揮瀑電，長林弧炬耀天山。

中國邊政協會座談會速記錄

鄭正輝記

時間：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臺北市武昌街十八號

出席：李永新 周昆田 張志智 許占魁 林繼庸 歐陽無畏 趙珮

札奇斯欽 趙尺子 趙波 于榮寶 徐伯達 袁國藩 宋念慈

等。

主席：李理事長永新

主席開會辭：

各位先生：今天中國邊政協會舉行第一次座談會，討論：「收復大陸後，如何重建邊疆？」蒙各位先生於百忙中踴躍蒞臨參加，深為榮幸。今天討論的題目為「收復大陸後，如何重建邊疆？」以下再分四個子目為：「一、如何團結海內外邊疆人士，集中反攻復國力量。二、對過去治理邊疆政策得失之檢討。三、反攻時對收復邊疆應有之準備。四、反攻後如何重建邊疆。」現在因為時間關係，先請各位先生就一個個項目分別發言。

邊政專題座談會

周昆田先生發言要點：

一、在推行反共抗俄國策下的今日，政府固應儘可能的使用一切方法以團結海內外的邊疆人士，而海內外的邊疆人士亦應為國家前途計、邊疆前途計，儘可能的主動團結，以集中力量，達成收復國土，光復邊疆的目的。

二、過去治理邊疆的政策，在民國以前家天下的專制政體時期的可不置論，在民國以後，尤其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以各民族一律平等為基點，進而扶植邊疆同胞，團結邊疆同胞，期能廣泛建設邊疆，在原則及方向上是正確的，而其缺點則在未能貫徹。這原因一方面是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一方面是中央及地方的負責機關未能切實執行；同時邊地情形特殊，阻礙重重，也是原因之一。

三、在反攻即將開始的前夕，對於邊疆應行準備的事項，政府設計機關已有很充份的籌劃，其最重要的則為邊疆青年人才的選拔及邊疆行政與語文人才的培養。至於政策方面，設計機關亦已依照 國父遺教及憲法規定，有所擬訂。此項擬訂是否盡善盡美及在何時公佈為宜，則尚待審慎的研究。

四、光復後如何重建邊疆？政治、經濟、文教、交通：各方面，經緯萬

端，非一語所可盡，但最主要的關鍵，則在中央與邊疆的共同努力。就個人的淺見，將來應按邊疆各個地區的情況，依據或參照憲法的規定，將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分別劃分清楚，屬於中央的權限則由中央負責推行，屬於地方的權限則由地方負責辦理，分工合作，協同一致，期使全國每個角落都能走入現代化的境域，然後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也纔能澈底實現。

札奇斯欽先生發言要點：

如何團結海內外邊疆人士，集中反攻復國力量，我記得設計委員會起草方案好幾次，可是至今均未付諸施行，今天我要說的還是在那個範圍內。林委員剛才提到怎麼樣團結民間力量，怎麼聯系海外人士等許多意見，我們在設計會似乎都已談到過。我今天沒有好的意見貢獻，我認為政府對這些方案倘能真的能付者實施一、二件，也多少會有一點效。在民間方面力量是有限的，不過像座談會多開幾次也可增加對邊疆認識，又像組織同鄉會等也不失團結的辦法，組織同鄉會過去政府不鼓勵的，現在似乎已一變過去的作風，反而在發動組織同鄉會，這是好的事情。我覺得這一些年來邊疆人士在團結方面不十分理想，推其原因有好幾點：所謂邊疆，包括些什麼地方，記得在設計委員會成立的時候，就有人提過這個問題，有人解釋所謂邊疆除了蒙藏以外並包括以前所謂邊疆的邊疆。今天我看包括這一些地區之外，在這裡到過邊疆的或是邊疆身分來的廣義的邊疆多少有一些小的政治上的磨擦，在另一塊土地上帶到臺灣土地上的，比如你組織同鄉會，是不是對付我的，這樣看起來，好像我團結則可，你團結則不可，大的邊疆不能團結起來。小的更不要談了，怎麼樣團結力量。邊疆人士之間對這種了解應該有的。假使邊疆人士不能有這種大同團結的話，即是政府要我們團結也團結不了的，這是我的一個看法。

宋念慈先生發言要點：

不久以前，我在 國父誕辰紀念會上，恭聆了 國父當年的遺音，覺得他所講的話，實在足以發人深省，他說：中國在最強的時候，真是所謂千邦進貢，萬國來朝，可是現在却弱得不得了。我聽了這段遺教，真有說不出來的感觸。據我平日觀察所及，我覺得無論是僑胞也好，邊胞也好，大家都有一個願望，都有一個觀念，這個願望與觀念，就是要我們國家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他們這個意思並不是說要強本弱枝，因為他們或是在邊疆，或是在海外，都會身受過外人的欺侮，他們都切身地體會到沒有一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便無從保障他們生命財產的安全，更無從保障獨立自由平等的幸福。我很淺近的看法

，這個觀念是從實際需要所產生的。

今天國內邊疆各地方，人民不但慘遭共匪的屠戮壓迫，也遭受帝國主義者無情的欺凌；在海外，現在有很多新疆、西藏和蒙古籍的流亡人民，因為他們受不了帝國主義者的欺凌，不得不逃亡到印度、土耳其和阿拉伯等中東許多國家去，而今天像在印度的中國人所開的商店也被搗毀了，而且人也被逮捕下獄了，生命財產和一切自由都受到了威脅。在這種情形下，處身海外的人，他們怎能不發生身世飄零之感，又怎能不盼望國家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為之保障？

我國邊疆遼闊，像蒙古、新疆、西藏、西康、四川邊界以及雲南青海等地，都有它們各自的問題，也都有其相同的問題。像麥克馬洪線的糾紛便很複雜，因為從前英國帝國主義的侵略佔了我土地十萬多平方哩，像這類事情給國家帶來多少禍患，給地方人民帶來多少痛苦，真是教人無法估計。其他如蒙古、新疆、黑龍江等處，有好多同胞被俄國人屠殺、囚禁、財產沒收，種種慘痛情形，簡直非筆墨所能形容，邊疆同胞所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不是一般人或內地各省份對邊疆特殊情形毫無認識的人所能想像得到的。也不是只瞭解邊疆一個地區就能對全般有所瞭解的，必須對整個邊疆情形加以充分研究，或是生長在邊疆地區的人士，憑他們的長年經驗和認識，才能說對這一問題有較為真切的了解。也唯有這種人才能確實了解他本身怎麼樣才能謀得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和怎麼樣與外來侵略勢力相對抗。

說到如何團結海內外邊疆人士，現在在反共抗俄的時代，我們準備反攻大陸重建中華，這不是某一部分省份或人士的事情，是全體同胞共同的責任；不是那一族的事情，而是全中華民族共同的偉大事業。邊疆同胞要知道，我們國家的外患是重於內憂，至少也是兩者相等，歷史上許多內憂還都是起源於外患，因此內部的團結應該先於對抗外來的侵略。在團結才有力量原則下，大家唯有切實擁護中央政府，使政府強大起來，這樣，政府才有力量保護邊疆同胞，假如政府沒有力量來保護維持他們的生存，則他們唯有自生自滅了，這是不行的。可是政府僅限於保護和維持他們的生存還不够，必須要把他們看做是自己的弟兄手足一樣，休戚與共，把他們的痛苦看成自己的痛苦，把他們自己的願望看成自己的願望，然後，合作自然能够密切，有了合作，團結自然也就不成問題。

不過，要談團結，各地區和各民族的弟兄姊妹還得有互諒互信的衷誠，不能體諒國家處境的過份要求，不但有害於真正的團結，反足以造成事端，因此，互信也是團結的真實基礎，大家彼此掏誠信賴，不事猜疑，然後真正的團結才能建立起來，也唯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談到抵抗外國的侵略者。我們所以這樣說，就是因為我們認為無論那一族的單獨力量都不足與侵略者對抗，唯有五大民族團結起來像兄弟一樣，推心置腹，才能够對付外來侵略勢力。其實

，外來侵略勢力最怕我們五族團結起來，所以他們不斷地在我們民族中間做挑撥離間分化工作，使我們民族不能團結，互相反目，不能團結就沒有力量，這樣一來力量就不能表現，今後我們要與帝國主義對抗，爭取反共復國的勝利，除了我們國內各民族首先精誠團結起來，捐棄彼此間一切小的成見，從遠處大處着眼，別無生路。

現在流落海外各地邊疆同胞，到處遭人欺凌壓迫，沒有一個不希望有一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用以寄託他們嚮往之情的，我們若了解當前的實際情況，就應該把握這千載一時的良機，精誠團結。中國歷史證明，中華民族團結最堅強的時候，也就是中國最強盛的時候，中國邊疆最多事的時候，也就是中華民族被欺凌侵略和最弱弱的時候。演至近代，歷史告訴我們，中央政府最衰弱的時候，也就是邊疆地區和人民受帝國主義侵略壓迫最劇烈的時候。現在國破家亡，談不上什麼「獨立」「自治」，一切問題都要看反攻復國之是否能以成功了！

雖然近代思潮和政治趨勢，都是走向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但須知我們中華民國是二十世紀在亞洲第一個誕生的民主國家，國父的三民主義適成為我們立國的基本方針，政府全力奉行遺教，為民造福，一切政治問題都將隨之解決。目前我們總統對邊疆問題更有極為具體的指示，相信將來大陸光復，都可據以實施，光明在望，初步工作是要看我們怎樣團結消滅共匪了！

照當前國際政治演進的情形看，從前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都有紛紛獨立自主的趨勢，但在另一方面，許多大國為了生存與發展，不但不再採取敵對行為，却有互相聯合與合作的趨勢。我國各民族在憲法上都有平等地位，因此大家既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也都是中華民國的主人，並無主從的關係，所以要講民族運動，各省同胞，尤其是邊疆同胞必須首先認清這一點，然後國家獨立，民族平等，和個人自由才能真正實現。

趙珮先生發言要點：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我們談的題目很大，範圍很廣，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說起，剛纔有人主張分項研究的辦法很好，比較能獲得具體的結論。

如何團結海內外邊疆人士，集中反攻復國力量，說起來很容易，做起來就不簡單了，因為邊疆人士基於地理環境，生活習慣，宗教信仰的不相同，利害關係也不一致，看法各有不同，這不是今天如此，以前在大陸上，邊疆問題一直存在，也因為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和想法。

有些邊疆同胞，祇求獲得地方自治的權利，保有自己傳統的生活方式，有些則想自己羽毛豐滿，可以獨立門戶，想脫離這個中華民國的大家庭而獨立，我們不能說以上的看法，那個對，那個不對，站在個體的立場，就本位主義看都對的，不過自治也好，獨立也好，主要的是本身的條件，本身的條件够獨立

，那就獨立好了，本身條件，不夠獨立開門面，地方自治，也未嘗不是好的，政治是人類生活的一部份，生活的慾望無止境，政治上的要求也不會滿足的，但須具備條件。

大陸淪陷後，邊疆同胞除了一部份人隨政府來臺外，流落在海外的也不少。國破家亡，顛沛流離，受盡艱苦，今天他們的想法如何？看法如何？就我個人所瞭解的；新疆同胞多數流亡在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巴基斯坦等地，他們之中有些人搞新疆獨立運動，也就是所謂「東土耳其斯坦」運動，迄未停止，他們要求今天在臺灣的中央政府，具體表示新疆未來的地位，纔肯談團結反共的問題。

西藏方面，達賴喇嘛受匪偽迫害，出奔印度，當時我全國上下，熱烈同情西藏的抗暴運動，並寄達賴喇嘛以團結反共的殷切期望，可是達賴孤芳自賞，幻想在共匪暴力統治之下，要西藏脫離魔掌，自主自治，並求援於聯合國，期能達成願望，他們的想法和看法，距離更遠，好像西藏以前就是一個獨立國家，無需和誰去談團結。

蒙古同胞隨政府來臺，共同致力於反攻復國大業者，在邊境中人數最多，他們所要求的自治權利，載在憲法，惜因共匪叛亂，未及實行，這和省縣地方自治，未及實行，同一原因，將來反攻復國，自能獲得其應得的權利，這是無庸置疑的。

兄弟認為大陸國土不光復，匪偽政權不垮臺，新疆問題，西藏問題，以及其他邊疆問題，都無法解決，共匪的邊疆政策是武力征服，和政治經濟的迫害榨取，已是有目共睹，我政府在反攻復國前，除憲法已有規定外，對邊疆問題，不能有更進一步的作法，這也是事實，在此情況下，我們要團結海內外邊疆人士，須先捨小異而求「大同」，就是要先有一個共同的認識，今天無論邊疆同胞，內地同胞，祇有一個共同目標，即擁護政府，支持政府早日反攻大陸，大家纔有出路，纔有前途，否則流亡海外，寄人籬下，還談什麼獨立自主，不會有人重視的，政治是現實的，不是憐憫同情而能得到捨施，基於以上的共同認識來謀團結，纔能團結一起。

如果大家，連這個共同認識也沒有，各自堅守其本位主義，鑽牛角尖，自謀出路，作些不切實際的活動，除了少數人出風頭以外，問題仍舊是問題。個人淺薄的見解如此，簡單說出來，還請各位指教。

許占魁先生發言要點：

我對這個題目事前沒有準備，剛才聽到各位的寶貴意見後，才形成了我的一個想法，我覺得我們邊政協會顧名思義，不僅是限於研究學術問題，而且還要反映問題，就是要把我們的思想、見解、主張反映到政府，以供政府在決定邊疆政策時做一個重要的參考。因為我們這個會只是一個民間團體，不是決策

機構，也不是執行機構，所以我們只是站在國民一分子多費一點力來共同研究邊疆問題，以期對國家有一點貢獻，我的觀念是如此。

這個題目雖然不完全妥當，但是他的用意是很好的，在沒有回到大陸前，只能在政策方面為國家提供一點意見，今天政府踟躕在臺灣，遠望整個大陸及所有邊疆落在共匪手裡的情形下來談邊疆問題，頭一個題目不是針對大陸邊疆而是針對現在臺灣與僑居在海外各地的邊疆人士如何團結問題。剛才趙委員的見解是對的，沒有問題，不過我覺得僑居海外的邊疆人士並不是不可以聯絡，他們的觀念基本上並沒有問題，我們往大處看，邊疆的民族只是蒙藏回三個民族。蒙藏回三民族在先天上就是反共的，無論在思想上、傳統上的一切一切來講，根本與共產思想格格不入，並不是共產黨對他們沒有下功夫，即是下再大的功夫，仍是枉然的。像西藏的政治傳統、宗教信仰、生活習慣，共產黨絕對沒有法子改變他們的。當然共黨今天在西藏徹底翻新改造下，他們失去了自由是事實。而我們現在還有自由，還可以把許多小主觀變成大主觀，比如蒙藏回三個不同，如站在中央政府來講，可以說是一個大問題中的小問題，中央是一個總題目，各族是一個小題目，並不見得不容易團結。今天假使有人這樣說：凡是蒙古人不是好人，當然我也是成了問題了。話不能這麼說，不能以偏概全。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的民族能生存，要圖生存一定願意走活路，而不會去走死路。一個民族要圖生存求進步，求繁榮，第一條件就必先求生存，這是一定的道理。凡是想圖生存的他必擇有利的方向去走，我們國家一貫的傳統與邊疆民族在思想上並沒有多大衝突。因此我認為在基本思想上沒有問題。正因有了這個基本觀念，我們總理於領導革命，推翻滿清後就倡說漢滿蒙回藏五族合而為一中華民族，我們總理於領導革命，推翻這個偉大的號召下參加了國民革命，五族所以聯合成為一個中華民族，就是各族因為自己沒有獨立的條件，大家只覺得五族共和很好，所以才走上這條正確而有利的康莊大道！所以五族共和是決沒有問題的。那麼今天為什麼又會發生問題的呢？這是因為中央政府從國民革命成功以後，國家一直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可以說國家一直到今天都沒有力量去管邊疆，不但是邊疆，就是內地各省也沒有搞好。所以我們也不能過分責怪中央政府，不過我要提醒一句，政府人員對待邊疆不能稍存優越或欺騙心理，邊疆人固易欺騙，但也最易喪失人心。應該看成一家人，大家如同兄弟一樣，什麼事都應該相見以誠，這個家就是你的家，也是我的家，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如果有有了這個心理，有了這個精神，就是有問題，也一定能解決，也不怕不團結了。要是存有彼此心理，自視我是主人，你是佣人，我應該統治你，沒有你講是非的餘地，我要你怎麼樣，你就得怎麼樣，這樣他既感不得平等自由，更覺得生存都得不到保障了。我們過去雖然沒有過這種情形，但是因為沒有明確政策，誤會在所難免。假使有一套明確的政策，什麼事

都照政策去做，什麼誤會也就自然會消除。我們都知道滿清的腐化，但他對邊疆却有一套政策。我們中央政府對邊疆有沒有政策呢？就說在當年對邊疆有所瞭解，但時至今日也有三十年時間了，試問考察大員們當年在我們家裡碰到我是那樣情形，今天看我還是那樣情形嗎？我們隨便講一句話，達賴這一班人合時代嗎？將來收復大陸後還用他這一套麼，他是否還會受西藏人民的歡迎，我們中央既承認他是國家的一分子是不是面對現實加以改革呢？要是使他跟上時代，中央政府就必須負起這個責任。好比一個家庭為父母的兒子不洗澡是不是要教他洗澡呢？記得前年艾森豪來訪問臺灣時，我們蒙古同鄉有的穿起蒙古禮服來歡迎他。我當時就說，我們處在這個時代是不是一定要穿成吉思汗那個時代的服裝呢？那個時代的服裝是不是就能代表了整個蒙古文化，所以許多問題中央政府必須加以注意的。中央不但要對邊疆能澈底瞭解，並且還要制定一套完善政策。記得前兩年在一個政策會議上，說到邊疆問題時，那位主持會議的中央大員說：各國對民族政策最開明最有辦法的第一就是美國，其次是英國，再其次就是法國。他們對他的屬地或是殖民地都很開明，我們的邊疆政策也應愈開明愈好。在他的腦筋裡對我們的邊疆視同英美法的殖民地一樣。我當時就說，你別弄錯了，我們的國家是五族共和，大家都是主人，你怎能與殖民地主義者相比呢？談邊疆問題，大前提都弄錯了怎麼談呢？所以我們談邊疆問題必須先將基本觀念弄清楚。今天外蒙古獨立了，據我個人所瞭解，所謂外蒙古完全是蘇俄共產黨強作劃分的。於地區上說內外蒙古是相連的，於民族來說，蒙古是整個的。不過今天的確還有許多人對邊疆還不够瞭解。今天我們必須把許多觀念上的、思想上的許多問題盡量的介紹出來，使大家多所了解，同時並告訴在臺灣的同胞，蒙古人是我們自己的人，不要把他當做外人。我們也希望一些做宣傳工作的人在用語遣詞上再不要引用那種已過時代的「殺鞋子」、「滿江紅」之類的詞句，免傷民族間之感情。所以本會最重要的任務是把我們的思想盡量表達出來，反映到社會、政府，希望政府負責當局在訂定邊疆或處理邊疆問題的時候不要有偏見，不要存有優越感，在正確的思想之下訂出一套響亮而富有號召性的政策，用以號召海內外邊疆人士一致地團結起來，共同為完成復興建國大業而努力。

還有一點，剛才趙委員提到達賴一班人及僑居阿剌伯等地的新疆籍僑胞，他們要求我政府答允他們於收復大陸後准其獨立他才給我們談合作。我認為對他們所要求的事要是在憲法範圍內儘可能應該使他們滿意才好。

歐陽無畏先生發言要點：

李先生要我來說幾句話，恐怕會使各位非常失望，我對於這類廣泛論題的

座談會，從來沒有過講話經驗，所以我很害怕我在這個會中發言，沒有好的意見貢獻。剛才聽到各位的意見，給我很多的啓發。不過我得聲明一句，我所寫的一點有關西藏方面的東西，只是到了臺灣後，應前輩先生們或好友們之雅命勉力為之交卷的。其所根據的資料，也不過是一些書本上的死材料，談不上什麼特殊見解。各位假使把我看成對邊疆有研究的人，那是錯了，所以今天我實在講不出有什麼價值的話來。因為我看到這個「收復大陸後怎樣重建邊疆」的題目和大綱，我以為這是未來的事，我現在很難預講。我對於過去如何治理邊疆的一套實際政治和政策，也根本不了解。尤其本人對政治實際沒有什麼接觸，我說一句老實話，現實問題我害怕，不願意過問。

今天我對這個题目的四條綱目中，祇能對第一條發表我一點意見。即：「如何團結邊疆海內外人士，集中反共復國力量。」我們知道在海外的一些邊疆人士，他們的思想觀念各有不同，有的是實心實地擁護我們政府的，有的祇是隨附着反共抗俄的，有的是自己在另搞政治組織反共的，有的反共而不驅逐俄寇的，有的……我們要團結各色各種的力量，不應該單單團結一些態度上表示得已很明顯的反共抗俄人士，即使是現在與共產黨有關係的那種人，也要想辦法把他們爭取過來，我想這個原則是不會錯的。雖然他們各有各的願望不同，但我們要依據「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的道理，必先瞭解他們的心理，然後再採取各種不同方法來爭取。剛才許委員先生說，要開支票僅能限於憲法範圍內，我覺得這不是開支票問題，我們民間團體雖不够資格開支票，但我們至少可以在中間說合、拉攏、成全。在中國人道義觀念講是必要的。政府開出支票之前，至少做中間人的要拿一個價目單出來。你們今天即使要「獨立」，我們有一個價格；你們是要「邦聯」或是「聯邦」，我們也有一個價目。拉攏說合不成，政府不負責任，沒有損失。說合好了，政府再出面辦理，方法上要活動一點。我這是站在出家人的立場，萬法圓融的看法。要團結海內外人士，或宣傳，或聯絡，必須要有具體的號召行動，不是空空洞洞的說了半天口號，說完了就算了。

其次，談到準備與重建問題。我們先要把「邊疆」這個概念，是從人類社會的觀點來講，還是從政治觀點來講，若從人類社會觀點來講，我們就要講倫理，講道德，講感情，在一個集體之下共同生活。如從政治觀點來講，講政治則有分寸、有遠近、講條件、講利害。以我們「邊政協會」來講，自然要講政治。我這個和尚照理應該講「慈悲」，不講「利害」，不過「利害」與「慈悲」猶如一把刀的兩面，必須「利害」講好，才有「慈悲」。這也就是要有「慈悲」為本，來權衡「利害」。而「利害」則各人有各人的不同，所以不管蒙古

也罷，西藏也罷，我們不但今天要有權衡利害的看法，就是對十年，或二十年，三十年以後的利害關係，也要一步步地先有權衡。我們今天應該先以他們的利害為我們的利害，然後他們纔能以我們的利害為他們的利害。過去在抗戰快結束的時候，西藏提過這樣一個問題，就是：今天鬧得很兇的麥克馬洪線的問題。西藏人當時也知道這件事吃了大虧，所以正式派代表來要求中央政府，為他們向英國交涉，將當年英國所佔的原屬西藏的地方，那時準備俟印度獨立後交給印度的地方，不要移交給印度，而應該退回我們，可是我們當時只是唯唯諾諾的答應完後，就把事情拖過去了。這就是沒有以西藏的利害，作為我們自己的利害來權衡。我還可以深一層地講，在三十一、二年的時候，英國在印緬戰場上要我們出兵幫他們，而印度也正渴切盼望我們幫助他獨立，這個時候，正是一個最好機會，可向英國人或印度人提出條件：你要我們出兵可以，幫助你們獨立也可以，不過你也得答應我們的條件，就是於戰事結束後，你們必得取消所謂麥克馬洪線，所佔的該線以南的原屬西藏的土地，應該交回給我們，於是他答應後並要他立約簽字為憑。可是我們當時沒有那麼做，空談禮義，不談利害，我對這回事也不願意多所批評。說老實話，為了麥克馬洪線，不曉得已費了多少唇舌，今天我不想再談。麥克馬洪線本來是英國人栽的禍根，但是前天英國麥米倫首相在他們的巴力門中說：「匪印間邊界線的爭執，這是匪印双方的事，他們的事讓他們自己去解決，我不想捲入旋渦」。撇得一乾二淨！今天共匪力量到那裡，只要兩邊停火後，不再動打，這個停火線，就是邊界線。西藏沿邊，以停火線為邊界線，在歷史上這不是第一次。看樣子，這類事情，咱們東方民族們對於邊界線的觀念，只有是力量，纔是真正的解決。由於過去歷史給我們深刻的教訓，所以今後，我們要把力量，和邊疆的利害，結合起來，我們應該把邊疆的利害和自己的利害結合一致。只要大的利害能一致，小的利害就容易解決。所以我對許委員先生說的不能超出憲法範圍的話的看法有此補充。當然他是站在立法委員之立場說的，我是以一個不干興亡的出家人的身份的看法。行憲不能違憲是絕對對的，但是站在時代進化觀點看，憲法也要跟隨時間而變動的，而時時須要加以修訂的。當然，在未通過憲法修訂案以前，是不可以有違憲的行爲的。至於站在學術立場上的，或基於三民主義的討論不論「聯邦」、「邦聯」似都可以討論的。

至於說到「殺韃子」之類的閒話，他說他的，你聽你的，不要把他放在心裡就好了。說起「殺韃子」之類的閒話，不僅漢人，西藏人也有說「殺韃子」的，小招寺的荊蓬坑，即是屠殺和碩特蒙古的遺跡。這是過去歷史上的事，現

在不能算舊賬的。要緊是今天我們是如何把握現實，權衡利害，拿出條件，也就是開出價目單來，能够解決問題就解決問題；以後怎麼樣都能以双方利害條件來協調，將來回到大陸去，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

最後，有一個問題還要提一下的，就是我們要跟上時代，今天蒙維邊胞，已經不是三十年前那樣的老牛破車時代，今天他們也一樣的能駕駛和利用最新時代的噴射飛機為交通工具。今天維吾爾族居住地新疆的建設，也將走上了工業化的時代。因此我們也不能像從前只讀四書五經自詡華夏之邦地優越凌人了。過去說他們落後，再過二十年，或三十年後，如果我們自己不進步，我恐怕反而要落在他們之後了。所以我提這個問題，就是要我們內部團結，小利害不計較，大利害求一致，創造自己的條件，隨時代而進步，這是很要緊的。我們每一個人現在都要冷冷靜靜地多多考慮實際的利害問題，這纔是我們邊政協會共同努力的真正內容。

主席結論：

今天各位先生發表的高見均極寶貴，兄弟擬將各位先生寶貴的高見，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如何團結海內外邊疆人士，共同在總統領導下為反共抗俄反攻復國而努力，應設法先溝通海內外邊疆人士之思想意見；然後即可統一海內外邊疆人士意志，集中海內外邊疆人士力量，共同為反共抗俄反攻復國而努力。

二、中央應訂一最富號召力量的邊疆民族政策，俾邊疆同胞愈益傾向中央。

三、對於蒙古怎樣做法？中央過去曾制訂蒙古自治原則八項可做依據，在沒有其他新法制定前，舊法當繼續有效，以資號召。

四、關於西藏，憲法上已有明文規定。當西藏大規模反共抗暴時。

總統告西藏同胞書提示：「：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俟摧毀為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達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這個文告可以說是對西藏最高最新的決策。

五、歐陽無畏先生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這個意見，極為重要，中國國民黨五屆八次全會亦有決議：「對於邊疆各民族一切設施以儘先為當地土著人民謀利益為前提。」祇要有關機關，能够遵照實施，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訂閱辦法

- 一、本刊每年出版四期，每期收工本費新臺幣五元。
- 二、訂閱本刊全年者，實收工本費新臺幣十八元。
- 三、國內平寄免收郵費，如欲掛號，另行加收郵費六元。
- 四、國外訂閱，請將書款匯寄本社，另收郵費每期港幣二三元，航平四元，其他地區平寄三元，航平十三元，訂閱全年，郵費加倍。
- 五、本刊工本費如有增訂時，訂戶享受原價之優待。

共匪的邊政問題

懷遠

矛盾的邊政概念

共匪竊據中國大陸，迄今已十三年，自稱是共產集團中的一個大國。它既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義出現於國際舞台，那末它究竟擁有多少「領土」？至今仍然沒有確定，因為在匪偽「憲法」中，找不到關於領土的條文。這種彈性的意識，表示共匪並不以承襲中國傳統的領土為足意，它有追隨蘇俄赤化囊括全球的狂妄企圖——完成世界革命的一幅藍圖。

共匪解釋馬列主義的「國家」觀念，認為國家在將來赤化世界以後是要消滅的。如果從這個觀點出發，國家領土的問題也就似乎不是重要問題了。不過當「帝國主義」仍然存在時，國家還是組織力量、團結人民的主要形式，以它的「先進」榜樣蘇俄為例，國家利益的觀念還是至高至上的，那麼共匪怎能不以國家為統一集中的基礎呢？理論和實際終是兩回事，尤其是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不但不能結合，而且充滿了矛盾。因此，共匪故意不定它的領土範圍，無可狡辯地是爲了便於進行赤化侵略而已！

共匪不確定它的領土範圍，是不是沒有邊政可述呢？事實上絕不如此，它經營邊政的努力一貫異常積極，積極至於危害居民生活的程度也毫不顧忌。不過，它不用「邊政」和「邊疆政策」的詞彙，而改稱為「少數民族政策」和「少數民族問題」，將邊政工作包括在「少數民族工作」之內罷了，儘管稱謂不同，實務大致相同的。共匪爲了表示它重視邊疆權益，還不惜以戰爭為手段，例如卅九年匪軍越過鴨綠江攻擊韓國和聯合國軍隊，宣稱是基於「國防」的理由；近來對印度的不宣而戰，撕毀「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的諾言，也說是爲了保衛「國境」。以上都說明了共匪對於邊政、邊防的政策和態度。

共匪邊政隱藏在「少數民族」政策中

共匪的邊政，寓於「少數民族政策」之中。什麼是「少數民族政策」呢？先說「少數民族」，共匪命意是：凡屬漢族以外各族同胞，人口少於漢族的，都稱為少數民族，這本來是不通的誤解，「少數民族」一詞的說法，姑不置論；至於「民族政策」呢？也毫無民族主義的涵義，毛匪澤東說：「民族主義者，是走第三條路線的，是騎牆的；走騎牆的第三條路者，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是反對此種幻想的……不是倒向帝國主義，就是倒向社會主義，絕無例外的。」它既然公開反對民族主義，當然也不會重視民族利益了。所以共匪「少數民族政策」和一般的民族政策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在此，只好把「少數民族

政策」一詞具體解釋，纔能明確它的真面貌，它是對中國民族進行分化、改造和利用的陰謀方案，分化各民族之間和各民族內部的團結，削弱反抗俄化暴政的力量；採取以夷制夷的手段控制邊疆同胞，迫使接受暴政生活和順從俄化思想，並搜刮各種資源和奴役人力；綜合利用以鞏固邊防，進而作為向外侵略的資本。

試看共匪歷年來對於「少數民族政策」的實施，更可以瞭解上述陰謀方案的內容了。爲了利用麻醉劑的「統一戰線」手法，李匪維漢在「有關民族政策的若干問題」的報告中宣稱：「發展各民族本身的清算鬥爭，推翻各民族原有的傳統的統治階級，從而由中國共產黨培養的民族幹部，去建立民族的民主政權。」歸納各項做法及概況如次：

(一)培養邊政幹部 共匪於卅九年十二月制訂「中央民族學院方案」和「培養少數民族幹部試行方案」，翌年起在北平設立「中央民族學院」，並陸續在成都、蘭州、武昌分設西南、西北、中南三個分院，另在昆明、貴陽等地設立若干「民族幹部學校」和訓練班，歷年以來共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四十多萬人，分發到各民族地區擔任工作，成為推行暴政的新生力量。

(二)設立民族自治單位 共匪爲了改建統治機關，加強控制權力，在大陸各地有兩個民族以上聚居的地區，視其地區大小和人口多少，分別設立各民族的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和民族鄉四級的管理單位，這種自治單位總計已有二百四十多個。所謂自治單位，毫無民族自治的意義，不過是假自治之名和偽選形式，成立匪化的政權機構而已，然後憑藉這種權力迫害和控制各族人民的生活。

(三)開發交通和搜括資源 共匪歷年來開發各民族地區的交通情形，每自鳴為特殊的建設成就；它爲打通進侵東南亞的通路，竭盡邊疆同胞的血汗，修築西北、西南地區的幾條交通幹線，包括若干鐵路和公路；它爲搜括物資供應蘇俄的需要，在偽自治州、縣的範圍內以及蘇俄邊境，也開闢若干交通路線。開發交通雖不是壞事，但在共匪暴政、賣國的陰謀下，就完全變成不利於各族人民的壞事了！共匪利用交通路線的便利，展開殘酷的搜刮剝奪活動，使各族人民的生活陷於絕境。

(四)摧毀精神生活和語言文字 共匪是反宗教論者，以「破除迷信」的大帽子，摧殘邊疆各族的寺廟文物，沒收祭祀場地，強橫干涉各族的宗教信仰。共匪爲謀改進赤化思想的傳播工具，在幫助各民族提高文化的美名下，企圖改變各民族語言文字，蒙、維、夷、侗語文，都被破壞得面目全非，造成語文混亂無章的現象。

(五)強制移民 共匪爲防範各民族團結反抗暴政，採取分解辦法進行強制移民，負責執行此項移民工作的汪匪錄去年供稱：「目前正用移民方法，向內蒙、新疆、青海、甘肅、雲南、四川等少數民族地區移民；民族融合，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向，各民族都應採取熱烈的歡迎態度。」據各方面的報導，估計歷年來共匪移往東北黑龍兩省邊境者約有一百五十萬人，移入「內蒙」者約二百萬人，移入甘青兩省者一百多萬人，移入新疆者約三百萬人，移至康藏地區者約在一百萬人以上；各該地區除移入外來人民外，同時將當地一部分人民移居到其他地區，以根絕他們土生土長的社會關係。

(六)血腥鎮壓 共匪爲了保障統治權推行赤化暴政，不惜大肆殺戮，誅戮各民族中的自然領袖和大批可能反抗以及不肯合作的人士，歷年來從各種赤化運動中，諸如改組政權機關、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廢除私有制）、改變生活方式和信仰、發動階級鬥爭等等運動，都是以殺戮、鎮壓手段推行的，被殺害的人數難以勝計。在新疆、青海、寧夏地區鎮壓反抗，以及在西藏的「平息暴亂」，完全以戰爭方式進行，死亡之衆不下數十萬人；當時共匪曾發佈恫嚇性的文告說：「藏族全人數不過二百七十餘萬，住在康藏境內者僅一百多萬。你們如不服從人民政府的法令，繼續與人民政府爲敵，我們用同化、隔離多種方法，再經三、五年，即可徹底澄清了西藏問題。」所謂問題的「澄清」，不啻是種族絕滅的警告。由此，可見共匪對於邊疆民族血腥鎮壓的真相了。

今年四五月間，共匪在北平召開的「全國民族工作會議」，歷時四十天，討論今後的工作任務，就其決定的關於繼續培養民族幹部、加強統一戰線和宗教政策、注重牧區統治工作等項問題來看，共匪對「少數民族」的暴政路線，並未因遭受長期反抗而放鬆執行，邊疆同胞的苦難將愈益慘重。

關係邊政的「民族區域」概況

共匪爲分化中華民族以利其建立獨裁統治的政體，特意從歷史記載中分解出若干「少數民族」，據稱已經定名的有四十五個民族，共有三千五百多萬人；並就各民族的居地劃分設立二百四十多個各級「自治」區域。這些關於共匪統治策略的具體問題，非本文的範圍可能包容。茲僅就共匪設置在邊境的、涉及邊政問題的幾個「自治」單位情況，略述如次：

(一)在東北與韓國接壤地帶，設有「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以吉林省的延吉市爲中心，包括和龍、汪清、琿春、安圖四個縣。此一地區在共匪竄擾東北時期，爲共匪與韓共進行勾結的據點，共匪曾招攬韓籍士兵作爲叛亂的資本，共匪侵韓戰爭，亦以此地爲訓練韓共幹部的基地。這個「自治」單位，正式成立於民國四十一年，先稱爲自治區，十四年改稱自治州。該州境內人口朝韓族佔百分之五十四，朝鮮語文亦可通用。目前，是共匪與北韓的交通要地，並具

有偵察韓國全部政情的戰略作用。

(二)在整個大陸北部，中隔外蒙古而毗連蘇俄的狹長地帶，設有內蒙古自治區，該區是共匪在東北盟旗邊區最早從事政治活動的地方，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宣佈成立自治區政府，以海拉爾爲中心，轄有呼倫貝爾、納文慕仁、興安、錫林郭勒和察哈爾等五個盟。嗣後，該區轄境屢經擴展，三十八年劃入原屬遼北省的哲里木盟和原屬熱河省的昭烏達盟；三十九年劃入原屬察哈爾省的多倫、寶昌、化德三縣，並將偽自治區政府由海拉爾遷至張家口；四十一年七月一日又將偽自治區政府遷至歸綏，改稱歸綏爲蒙文語意的「呼和浩特」；四十三年劃入原綏遠省全部地區；四十四年劃入原屬熱河省的赤峰、哲里木、寧城三縣和敖漢、喀喇沁、翁牛特三旗；四十五年劃入原屬寧夏省的額爾濟納旗和阿拉善旗。該區現有面積一百多萬平方公里，人口七百多萬。該區雖然名爲蒙古族的自治區，蒙古族僅佔一百多萬人，還是漢族人口佔多數。這種情形和內幕，也是深堪研究的。

在共匪逐步將隣接外蒙古的各省邊區歸併於「內蒙古自治區」過程中，曾透露一次歸併的理由，說是「爲了便於對外蒙邊境事件的交涉和便於統一處理兩國邊境人民之間的糾紛」。依此推想，共匪設置的「內蒙古自治區」，似有賴以抵制外蒙古的意圖；從地形上看，蘇俄傀儡的外蒙古緊伏在中國大陸的背上，共匪的「內蒙古自治區」像一條厚厚的長帶，阻隔它接觸肌膚內地，作爲它們附庸兄弟之間的緩衝空間。如以籌邊觀點來說，這是共匪忍讓自衛性的邊政政策部份，存有戒慎心理。不過，由於蘇俄和共匪原來是主奴關係，現在是首尾關係（毛匪曾奉承蘇俄爲頭），共匪對俄蒙邊界是毋庸設防的，因此，關於這一部份共匪的邊政措施，也就不受重視了。

(三)在西北部的新疆省，歷來是中國大陸的邊陲要地，與外蒙、蘇俄、阿富汗、印度等國接壤，最西一隅爲中俄阿印的未定界區域，省內分佈居住十多個民族，是一個糾紛較多的省份。共匪自四十四年十月改設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據宣佈，全區現有人口四百八十七萬多人，維吾爾族佔半數以上。在改省設區之前，共匪以分化手法先後設置「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克孜勒蘇柯爾克孜族自治州」和巴音郭楞、博爾塔拉兩個「蒙古族自治州」，共五個「自治州」和六個「自治縣」。該區內部曾有反匪獨立的活動，已被共匪鎮壓下去，蘇俄對該區的滲透與經營情形，共匪向少宣露。

(四)在西部的西藏，與印度、尼泊爾、不丹、錫金接壤，久爲英印覬覦之地，我國政府因尊重西藏的自治，一向保留其政教合一的體制。自共匪以軟硬兼施手段竄據西藏以後，四十四年宣佈要改設爲「西藏自治區」的決定，四十五年四月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嗣即將原有政教機關的達賴「噶廈」和班禪「堪佈會議廳」，分別於四十八年和五十年先後予以撤銷，目前以該籌備委員會爲西藏的最高政權機關，極力改變政治和社會原狀，已將原有一百三

十二個宗的行政區劃，改變為一市、七十二縣，並設置那曲、昌都、林芝、山南、江孜、日喀則、阿里等七個專員公署，加強對各縣的控制，使西藏的行政組織完全匪化。共匪在西藏的統治力逐漸加強以後，對鄰近地區的赤化擴張威脅也日見加重了，主要目標為印度；所以印度人說「西藏如同一隻手掌，中共有了手掌，現在又要五個手指了！」所謂五個手指，即指拉達克、尼泊爾、錫金、不丹及印度東北邊區。照這樣形勢看來，共匪極力控制和經營西藏，當然不會以保有西藏為滿足的。

(四)在西南部的雲南省，外與越南、緬甸、印度接壤，內部民族衆多風俗歧異，共匪亦就各該民族聚居範圍，分別設置僮族、苗族、彝族、傣族、僳族、藏族、白族、傣族等若干「自治」單位，計有八個「自治州」和十三個「自治縣」。

三十年來俄帝對新疆之侵畧

徐伯達

一、繼承帝俄進行侵畧

俄帝侵畧新疆，乃承襲俄羅斯帝國的擴張政策，加以共產主義兼併世界的野心，企圖佔據亞洲心臟地帶，南出印度洋，而控制中亞，東侵中國大陸，囊括遠東。其侵畧新疆的陰謀和過程，實與今日侵向各地步驟相同，從俄帝侵新的史實中，吾人可以揭露俄帝的凶惡嘴臉，認清其陰險的侵畧手法。

新疆於清末，屢遭帝俄侵畧，今日蘇俄控制下的哈薩克、克爾克孜、塔吉克、烏茲別克、土爾其曼五個共和國，均原屬我國。額爾齊斯河和伊犁河流域的肥沃土地，科克沙勒河源地區，亦為其巧取豪奪而佔據。更與英國合謀，私將我國帕米爾瓜分了。民國三年，帝俄沙皇更企圖以武力攫取新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加入戰爭，侵新計劃，暫告停頓。接着爆發革命，推翻帝制，成立了共產專政政權。兩者名稱雖異而實質則同，不久俄帝繼承其侵畧政策，又復對新疆做積極的侵畧。於民國九年，俄帝派員入新，向地方行政當局要求通商，時楊增新主政，只簽訂了「伊犁局部通商條約」，這是俄帝於革命後侵略魔掌伸入新疆的開始。

俄帝於民國十六年興修土西鐵路，完成於民國十九年，這條鐵路從西伯利亞可以直接通俄屬土爾其斯坦。俄帝取得政權不久，便完成了這樣一條對內控制，對外侵略的交通線，是企圖打通閉塞的中央亞細亞，包圍天山南北，把新疆納入其勢力範圍，以進行其經濟的掠奪與政治的控制。

俄帝在土西鐵路完成後，利用與新疆各族同胞語言文字接近之閒諜，潛入新疆，破壞民族感情，煽動地方變亂，造成混亂局面，藉以混水摸魚，實現其

，以利其赤化統治。其中，兼具有外侵作用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值得特別提出一述，該自治州於四十二年一月宣佈成立，轄有車里、鎮越、佛海、南糯四縣，以車里為州政府駐地，並為表示尊重傣人語意，改稱車里為「允景洪」，傣語允是首府，景洪是黎明，合起來是「黎明的首府」之意。共匪在此秘密設立傣語學校及其他軍政性質的訓練班，蒙養傣語系的幹部，派遣東南亞各國從事滲透顛覆活動，同時也收容外來逃亡分子，加以組織運用。泰國人對於這個匪區內的「小泰國」，曾經特別注意。

從以上列舉的情形觀察，共匪的邊政政策和設施，主要特點是着眼於擴張赤化運動，對共黨政權國家採取守勢的邊政政策，對非共國家則一律是攻勢的邊政政策。

侵略陰謀。民國十九年哈密變亂，俄帝經外蒙派間諜會晤和加尼牙孜，允以武裝援助，而擴大了北疆變亂。和闐沙必特大毛拉在南疆成立東土爾其斯坦共和國，雖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和英人關係，然其中亦存在着許多親俄份子與俄諜。

俄帝於此全疆動亂的局勢中，威脅利誘，迫使金樹仁於民國二十年簽訂了「新疆臨時通商協定」。該協定不僅控制了全疆商業，也恢復了帝俄時期所享的特權。因而全疆變亂中，俄帝所設之領館和商業機構，成為進行侵略的指導中心，以煽動利誘的手法，操縱了變亂份子。至此，新疆局勢，已為俄帝暗中所左右。

二、俄帝勢力控制了新疆

在全疆變亂中，金樹仁已失去統制能力，迪化反金份子聯合歸化軍（白俄），進行反金活動，且與俄帝領館亦有聯絡。是時金樹仁的主要武力，則握於盛世才之手。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以歸化軍為主力的反金份子，進攻督辦公署，金樹仁倉皇逃走。四月十二日成立臨時治安委員會，公推經西伯利亞轉道歸國之東北義勇軍將領鄭潤成爲臨時治安委員會委員長。鄭氏堅辭未就，乃改推盛世才爲臨時督辦，並推教育廳長劉文龍爲臨時主席。

盛世才取得政權後，首先施行所謂「親蘇」政策，除與迪化俄帝領館保持密切聯系，並派外交處長陳德利、航空隊長姚雄赴莫斯科求援。在此時期，馬仲英再度入新的軍事，節節勝利，迪、阿、塔三區，盡爲馬部所佔領。二十三年一月，馬仲英親率主力圍攻迪化，人心惶惶，情勢危急，盛世才積極求援俄

帝，俄帝亦認爲時機可乘，乃調派塔什干外交特派員阿普列索夫爲駐迪化總領事，偕陳、姚二氏返新，與盛世才直接談判。洽商援助條件：「盛世才承認於亂事平定後，在新疆實施共產主義，並將關於新疆對外及重大事件，商諸蘇領，或取其同意，與夫重要官員之進退，須徵求蘇領之意見，或經過其考查」。該項條件，凡在迪化之人士，皆有所聞。此事盛世才於三十一年七月七日亦會親自承認：「一九三四年職曾與蘇聯建議，在新施行共產主義」。〔原文見中華民國外交部編印白皮書「蘇聯對新疆之經濟侵略」第五十八頁，係提出控蘇案時對聯合國發表之文件。〕俄帝認爲盛世才之態度，對其侵略新疆，最爲有利，乃允以軍事援助，於條件簽訂後，俄帝紅軍以歸化軍名義自伊犁、塔城兩路進入新疆，馬仲英雖於頭屯河擊敗俄軍，而俄帝之騎兵、裝甲車、空軍，源源而來，終將馬軍擊潰，解迪化之圍，馬仲英敗走南疆，在俄帝擺布之下離新赴俄，將其軍隊交馬虎山退守和闐，沙必特大毛拉被捕，和平談判於八月一日成立，和加尼牙孜出任省府副主席。新疆變亂局面，至此告一段落，而俄帝的侵略勢力，完全掌握了新疆。

三、慘酷統治新疆關入鐵幕

俄帝政權的特質，爲「格別烏」之統制與恐怖的屠殺，既實際控制了新疆，繼之而來的便是「格別烏」組織，亦由莫斯科伸入新疆，屠殺逮捕，任意而爲，因而人人失去安全保障，日日在恐怖中過生活。

二十四年俄帝爲進一步的政治控制與經濟掠奪，以五百萬金盧布借款爲餌，換取俄人充任顧問、教官、工程師、專家，在軍事、財政、醫藥、農礦、畜牧、交通等機關，對業務操有決定性之大權。同時俄帝派來維、哈、漢共產黨員來新，參加主要機關，領導工作。因此新疆一般行政，在不違背俄帝利益條件下，由盛世才推行，較爲重大者，則決於俄領。倘爲駐迪化總領事所不能解決，則請示莫斯科。莫斯科對新疆指辦事件，亦經迪化總領事轉告盛世才照辦。二十五年俄帝派高級特工人員在新成立邊務處，配合俄帝第五縱隊，侵入鄰近地區，作偵察工作。並嚴密的封鎖了新疆與外界的關係。

在俄帝政治統制的同時，更加緊其經濟的掠奪，蘇新貿易公司壟斷了全疆的商業，地方土產，均以極低廉價格，爲俄帝掠去。蘇新貿易公司不傳爲俄帝的商業掠奪機構，且潛伏着大批特務人員，擔任破壞、滲透、偵察工作。同時也進行新疆各地的礦產探採，稀有礦產：錫、鎳、鈾、金礦與軍事上所需要的石油，均由俄帝自行設廠開採，產品則由俄帝自行設置之運輸工具，運往蘇俄。新疆的豐富寶藏，已成俄帝囊中物。

俄帝在新疆雖掌握了政治、軍事、經濟、特務等實權，而爲加強對盛世才之控制，更培植了兩種軍事力量，一爲阿山哈族的反盛武力，並與外蒙有所勾

結。一爲馬仲英入俄所留和闐之馬虎山部。這兩種武力，與盛世才形成敵對，而俄帝都與其保持着聯繫，且給以軍事援助。俄帝巧妙的雙方操縱，製造其有利的運用機會。

二十六年馬虎山由和闐進兵喀什，當時喀什行政長（專員）爲由蘇俄來新的共匪萬獻廷。（化名）。維族軍事首腦馬木提離新，軍權落於留俄的青年之手。警備司令劉斌早在俄籍軍事顧問控制之下，失去指揮之能力。馬虎山軍隊進入喀什，在俄帝駐喀什領事之指導下，竟採取了無抵抗的態度。喀什陷落，迪化震驚，盛世才又不得不求援俄帝，俄帝由中央亞細亞開來機械化部隊，擊敗馬虎山軍，旋即開往哈密，詭稱第八團。另有柯爾克孜及烏孜別克部隊，則潛留於新疆西南一帶邊地。俄帝唆使馬虎山發動攻勢，而在滿足要求後，又將馬虎山部解決，俄帝隨時都是犧牲他人，換取本身利益，這次即因馬虎山事件，得以更深一層，以軍事控制了新疆。並將俄帝的國防線，延伸到我國領土以內。同時在迪化喊出「變資產階級民主制爲社會主義民主制」的口號，南疆軍事結束，便開始了全疆大逮捕，實施清算鬭爭。同時改組了新疆省政府，財政廳廳長爲周斌，（毛匪澤東弟毛澤民）教育廳廳長孟一鳴，（中共）和闐警備司令潘伯南，（毛匪敗軍將領）其他各學校，各機關，各法團，多由共產黨員接充主管。這一批人，早已秘密入新，待大逮捕後，乃出而接替了各部門的工作，這適足以證明他久在準備，早有陰謀計劃了。所有被捕之人均被認爲「陰謀暴動」，實乃清算鬭爭屠殺之藉口。這次被捕各族同胞八萬餘人，酷刑屠殺之慘，除毛匪澤東在大陸之暴行屠殺以外，歷史無出其右者。

二十九年，盛世才在莫斯科正式加入國際共黨，俄帝乃以黨的紀律，加以控制。遂於二十九年十一月間簽訂了斷送新疆之「盛蘇密約」。當俄帝命令盛世才簽字時，「蘇方來人謂：『就是這樣作，以後你見史達林就知道了』。又謂：『你一個字都不能修改，你係聯共黨員，應該服從黨的命令，更應該爲蘇聯的利益作鬭爭』。由「盛蘇密約」可以看出俄帝對新疆的野心。由對盛世才的態度，可以看出俄帝視盛世才如奴隸。新疆此時名存實亡，尤如今日東歐附庸各國和外蒙，已成蘇俄帝國主義所宰割與壓迫的殖民地。

四、伊寧叛亂俄帝佔據伊、塔、阿三區

民國三十一年德蘇戰爭最緊張的時候，盛世才輸誠中央，三十二年一月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正式成立，青天白日旗飄揚於天山南北，這一塊被俄帝控制多年的國土，乃得重光，各族同胞無不稱慶。不意至三十三年四月間盛世才又非法大批逮捕地方幹部中忠黨愛國之人士。同年八月十一日深夜，盛世才復以召開緊急會議爲名，由其警務處特務人員，以綁架方式，將中央派新黨政及訓練分團人員，幾乎一網打盡，連同地方幹部前後共逮捕三百餘人，慘遭毒打

，歷盡酷刑。中樞以迅速的措施，調盛世才赴渝，新疆政權由中央接收，各族同胞都在歡欣鼓舞，深慶重獲自由。

新疆省政府由中央改組後，最需要迫切解決的，就是清理歷年的冤獄。所以中央特派一個清理新疆特種刑事積案審判團，處理一切積案，首先審判「八、一」事變被誣冤案，依法宣判無罪。其他歷次冤案，亦因而得以昭雪，但生還無幾，人亡家破，至為悲慘。

俄帝勢力於三十二年退出新疆，其侵新之野心，未曾稍息，於哈薩克共和國首府阿拉木圖成立了侵新組織——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員會——，羅致了前曾在新疆工作過的蘇籍人員，主持這個侵略組織，並由俄帝黨、政、特務，指揮其工作。在新疆境內活動，則經由俄帝駐新領事館和蘇新貿易公司分支機構作掩護，利用外交特權和貿易關係，偷運武器，招攬地痞流氓，組織地下武力，發展第五縱隊，以便相機暴動。這種侵新計劃和部署，到三十三年九月已經就緒，盛世才九月底赴重慶，吳主席忠信十月十日接任，十一月七日俄帝便發動了伊寧變亂。伊寧事變之先，在九月間蘇俄籍塔爾族人法提合率領千餘名哈薩克別動隊，在十數名紅軍軍官指導下，於奎塔縣山區發動叛亂，提出「殺回滅漢」，「建立東土爾其斯坦共和國」等口號。十一月七日俄帝「十月革命」紀念日之夜，乃由俄帝領館指揮，發動了伊寧叛亂，在市街展開凶狠的屠殺，凡漢人及有國家觀念者，均被殺害。俄帝因鑒於暴動的力量不足，又急調蘇俄紅軍砲兵兩團開來助戰，國軍預七師兩團部隊，航空教導隊，三萬餘漢族和其他各族愛國反共民衆，爲保衛國土，團結奮鬥，經過八十三天的艱苦戰爭，終因彈盡糧絕，全部犧牲，俄帝所導演與支援的伊寧叛亂暴動因以得逞。接着成立了所謂「東土爾其斯坦共和國」，並在阿山、塔城兩區，同樣發動叛變，俄帝陰謀逐步實現，輕而易舉擄取了伊寧、阿山、塔城三區。

當叛亂份子佔據了伊、塔、阿三區以後，爲「東土爾其斯坦共和國」的聲勢日益壯大，居然進兵迪化，企圖攻下新疆政治中心，以控制全疆。幸而當時郭寄嶠將軍入新，整頓軍備，民心士氣爲之大振，策劃和竄據瑪納斯河西岸的伊寧叛逆決一死戰。俄帝領館住在迪化，當然瞭解我方之情況，因乃令暫停對迪化的進攻，指派其第五縱隊向南疆阿克蘇、蒲犁、拜城、庫車等縣，到處滲入，煽動叛亂。其中攻庫車、阿克蘇之叛逆，由蘇俄人依羅諾夫率領伊寧叛徒充當。蒲犁叛軍完全由蘇俄邊卡隊化裝，其指揮官曾經我方俘獲。俄帝的陰謀，是企圖在新疆各地暴動，破壞治安，以至不可收拾。然我軍政人員協力圍剿，地方人民深惡共匪俄帝，政府人民精誠合作，俄帝陰謀終未得逞。這一打擊，使俄帝認識了新疆民衆是擁護政府的，政府軍亦有平亂的決心與實力。

五、英勇戰鬥擊敗侵略陰謀

俄帝在伊、塔、阿三區的陰謀得手以後，繼之又發動了南疆叛變，本想

一鼓而佔全疆，不料南疆叛變，迅速收平。各族民衆又不爲俄帝所欺，政府收復伊、塔、阿三區意志，極爲堅強，國際局勢亦不容俄帝公然侵吞新疆，因乃進行其和平攻勢，唱導組織聯合政府，企圖以欺騙、分化，奪取政權，而達成其兼併新疆的終極目的。首由俄帝駐華大使羅申，向當時政治部部長張治中表示，對伊寧問題，願居中幫忙解決，這是俄帝隨伴着野蠻手段常用的和平攻勢。張治中於三十四年九月十三日飛迪化，到新之後，標榜「民主、和平、團結、統一」四大政策，竭力遷就俄帝的意志，以圖苟安一時。俄帝則以「東土爾其斯坦共和國」爲與我談判之對象，由張治中代表中央與所謂「暴動區域人民代表」阿合買提江（在蘇俄生長的俄諜）在迪化進行談判，每日開會前後，這些叛亂份子，必往俄帝駐迪化總領事館向俄領薩維利夫請示一切，實際是俄帝和我國談判，而却自居於調人地位，這也是俄帝在國際間慣用的欺騙手法。談判時間拖延數月，屢經波折，幾臨破裂，其實這是爲了爭取時間與有利的條件。因爲在俄帝的觀念中，談判並不是調和雙方意見，而達成問題的解決，乃是利用談判，欺騙對方，變劣勢爲優勢，達成其侵略目的。在談判中提出組織聯合政府，以解決伊寧事件。在談判中更自導自演，僞稱調人，此種欺人的把戲，早爲新疆愛國的各族人士所看穿。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二日簽訂所謂「和平條款」，六月六日完成所謂附件二的簽字。張治中在談判中一味遷就，「和平條款」完全有利於俄帝對新疆之侵略，而滿足其製造叛變的目的。新疆各族愛國同胞，無不痛心憤慨。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間，張治中獲任西北軍政長官兼新疆省主席，七月一日依「和平條款」成立聯合政府，伊寧叛亂首要阿合買提江出任副主席，賽福鼎出任教育廳長，以及許多的俄帝特務份子，都佩帶着僞「東土爾其斯坦共和國」的「勳章」，佔據了省府的要津。更提出「新疆各民族實行比例參政」的口號。各廳處變成了叛徒的宣傳機構，省府便是指導叛亂的司令臺。俄帝的大批特務，地下份子，公開或秘密的佈滿在全省各機關、各團體裡面，從事反共及破壞工作。繼而一天到晚的誣罵中央，誣罵漢人，破壞民族感情，擴大政治運動，製造恐怖，使人心浮動不安，企圖以陰謀暴動奪取政權。俄帝更以有力的支援與指導，用外侵內亂的陰謀，配合進攻。

僞「東土爾其斯坦」的叛變甫告一段落，三十六年六月五日午刻，外蒙騎兵一營，配合軍用汽車多輛，攜帶輕重武器，並有俄帝標誌之飛機五架掩護，突然向我北塔山駐軍進攻，經我軍猛烈抵抗，敵軍敗退。十七日至二十日，連日有自蒙境起飛之俄帝飛機一架或二架，飛臨北塔山我軍陣地上空。北塔山事件爆發時，蔣總統任國府主席，曾手諭國防部轉飭北塔山駐軍，堅守原陣地，抵抗侵略者。因此，將士用命，軍威大振。二十日拂曉，外蒙騎兵一隊，向我軍陣地襲擊，被我軍擊退。所留戰利品中之炸彈片，上有俄文標誌。我政府對北塔山事件，向俄帝提出嚴重抗議。中外報章，亦均重視登載。全國憤慨，

咸注意於北塔山事件之演變。迪化各族領袖組織了「新疆各族人民擁護和平統一聯合會」，決議為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而奮鬥。俄帝在此種情勢下，明瞭以軍事奪取，為不可能，乃轉換了侵略方向，策動伊犁叛亂份子，破壞條款，並在伊犁、塔、阿三區以外，進行所謂「東土爾其斯坦」運動，誣罵忠於國家的人士，以恐怖手段，威脅民眾，並要求國軍退出新疆，造成險惡不安之局勢。至此，北塔山軍事入侵稍息，而轉為內部的顛覆活動。

三十七年一月十九日，新疆公路司機（維族）在玉門油礦因煤油筒不慎，而致爆炸傷亡，伊方叛亂份子利用此一事件，造謠煽動，製造民族間之仇恨。二月二日在迪化糾集其地下工作人員，舉行示威遊行，向公路局提出所謂「最後通牒」五十九條，其中居然有：「國軍退出新疆」，「撤退中央在新之各機關」，「新疆獨立」等條件。當時張治中赴京，由副主席阿合買提江負責處理，本來阿合買提江是製造事件的領導者，而又為處理事件的負責人，自導自演，使事態的演變，有利於暴徒。迪化毀於混亂，情勢危急。回族同胞對俄帝的陰謀，暴徒們的叛國行為，深為憤慨，乃於二月四日舉行反示威遊行，情緒激昂，沿街參加民眾，達兩萬餘人。高舉「保障新疆永久為中華民國領土」，「擁護國家民族之統一團結」，「反對脫離祖國」，「打倒兩面份子賣國賊」，「打倒侵略新疆的帝國主義」，這一忿怒的愛國行動，激發了各族同胞的愛國情緒，哈薩克族人省府副秘書長沙力士，領導哈薩克騎士數百人參加，喊着：「打倒東土爾其斯坦偽組織」，「擁護中央肅清叛變」等更為積極明確的口號。遊行隊伍行抵省政府，回族代表提出十三條通牒，與阿合買提江晤談，直接了當的揭穿阿合買提江的陰謀，要求制止暴動，否則將起而作有力的反抗，阿合買提江在羣衆力量的壓迫下，接受了所有要求，並保證停止叛亂行為。遊行隊伍經過俄帝領館門前，特別高呼口號，這一壯烈的愛國遊行，使叛亂的指導者——俄帝領館人員——深藏室內，不敢露面。二月五日迪化漢族同胞，集合了一萬餘人，繼續舉行遊行示威，隊伍包圍省府，指名阿合買提江出而答復問題，阿合買提江從後牆逃走，其司機舉槍擊死一人，因而事態惡化，宋希濂將軍當即宣佈戒嚴，維持秩序。這兩次壯大的愛國示威，使俄帝導演的陰謀暴動，完全失敗。

六月二十八日，俄帝又主使其第五縱隊工作人員，假維吾爾文化促進會，召集匪徒，圖謀叛亂，經鎮壓而未得逞。同時在吐魯番、鄯善、托克遜三縣，亦準備配合迪化暴動，同時舉事。迪化失敗，匪徒那滿江銜俄帝總領事之命，乘其預先準備的專車，携武器潛往吐魯番縣屬三堡地方，煽動叛亂。七月十一日由吐魯番縣長阿不都拉合滿會合那滿江，糾集吐、鄯、托三縣潛伏的俄帝地下工作份子，在三堡發動叛亂，企圖圍攻國軍防地，聲勢相當浩大，經宋希濂將軍令騎一師葉團痛剿，匪徒大都就職，殘餘及那滿江，阿不都拉合滿潰逃，吐、鄯、托叛變，又被救平。

聯合政府成立後，俄帝指導其第五縱隊，首則造謠破壞，離間民族感情，繼而以外蒙武力，進攻北塔山，失敗後，乃唆使匪徒發動迪化、吐、鄯、托暴動，這種外侵內亂的陰謀，都是企圖以聯合政府為過渡，而代之以共產專政，使新疆脫離中國，納入俄帝的附庸。所幸軍民合作，團結抗敵，一致為保衛國土而堅毅戰鬥，終於粉碎了俄帝的侵略陰謀。在這裡吾人認識了對俄帝的侵略，唯有以堅決的意志與團結的力量，英勇奮鬥，纔可獲得最後的勝利。

六、新疆成為俄帝殖民地

三十八年蘭州淪陷之後，鮑爾汗與陶峙岳等聯名通電歡迎中共匪幫入新，九月間新疆便淪於其匪。

現在新疆名義上雖屬於共匪，實際是俄帝在那裡指揮與控制。俄帝先用民族自治區的分化方法，分而統治。繼而將新疆劃分為三個主要區，兩區為其直接管轄，其一亦名存實亡。第一區將「伊犁哈薩克自治州」轄區擴大，包括伊犁、塔城、阿山三專區，該區現有之九十多萬哈薩克族中，來自俄國之逃哈頗為衆多，哈族人從來反共反蘇俄，俄帝便藉口便於鎮壓，將此區歸俄帝管理。第二區南疆約四百萬維吾爾等族之區域，亦因屢曾發生反共反蘇俄事件，將阿克蘇、喀什、莎車、和闐四專區劃為一單元，由蘇俄籍聯共分子賽福鼎控制，實際也就是俄帝直接統治。第三區僅餘迪化、哈密、焉耆等專區，交由共匪管理。

北疆的伊犁、塔、阿三區，南疆和闐、莎車、喀什、阿克蘇等區，均為物產豐富，農業極佳之地方。在地理與民族關係，哈薩克自治州與南疆柯爾克孜自治州，山地相連，聲氣互通。同時偽「哈薩克自治州」與俄帝哈薩克共和國接壤，偽「柯爾克孜自治州」又與俄帝柯爾克孜共和國毗鄰，統由俄帝管理，實際就是併入俄帝的版圖。偽「維吾爾自治區」主席賽福鼎，主持南疆，也就等於俄帝派官設治，事實上和兼併無殊。迪化、哈密、焉耆三區亦只是名義為共匪所管理，其經濟物產則換俄帝之手。地理形勢尤為俄帝所包圍。現在新疆有三部份軍隊，一為俄帝紅軍，分駐南北疆要地，實際成為監視匪軍，保護俄帝權利之部隊。二為「民族軍」，亦即伊犁叛亂的軍隊，名義雖改為第五軍，實受俄帝直接指揮。三為匪「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由陶峙岳解除武裝之部隊組成，事實就是奴工，為俄帝搾取血汗的對象。以上三種部隊，均受俄帝「中亞細亞軍區」所指揮，成為俄帝「高原軍區」之一，對內為鎮壓新疆之武力，對外為南侵印、巴之準備。此外據傳俄帝在新疆積極設置軍事工業，如兵工廠、原子工廠、飛機製造廠等。新疆的豐富資源，可以供其使用，亞洲腹地的軍事工業，更可避開世人之注意。新疆在俄帝政治、軍事控制下，人民則任其宰割與奴役，資源則任其搾取與使用，今日之新疆，已成俄帝血腥統治之殖民地。俄帝更以新疆為侵略世界的資本，新疆各族同胞則淪於俄帝共匪雙層奴役，吾人應為光復國土拯救同胞而努力。喚起世人之注意，尤為當務之急焉。

元代的站赤

袁國藩

元代傳驛，盛于前代。考其制度，初有站赤，後復建急遞舖。二者並行，而任務稍異。蓋急遞舖僅負傳達之責，而站赤又兼驛使之供應。本文所論，只及站赤而已；至急遞舖，容後另爲一文。

一、站赤之設置

元代以疆域遼闊。

元史卞赤傳：「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

爲通達邊情，布宣號令。

元史兵志：「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

乃於太宗元年，創立中外站赤。

元史太宗本紀：「元年：始置倉廩，立驛傳。」新元史察合台傳：「及立中外站赤，皆察合台贊成其事。」

新元史兵志：「站赤：立於太宗元年。」

按站赤，蒙語驛傳之意。

元史兵志：「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

阿剌淺、脫忽察兒、劉敏，先後奉詔董其役。

元秘史：「所擺站赤，命阿剌淺，脫忽察兒兩個整理。」

新元史阿剌淺傳：「西域賽夷氏：，太宗即位，設諸色站赤，命阿剌淺與脫忽察兒，董其事。」

新元史劉敏傳：「太宗即位，改進行宮驛殿，七年城和林，廣萬安宮，設官闡司局，立驛傳，以便貢輸，皆以敏董其役。」

初東起和林，西至薩萊。

元秘史：「幹歌歹皇帝說：我成吉思皇帝，艱難創立國家，如今教百姓無安寧快活，休教他辛苦，遂將合行之事，與兄察阿歹處商議：。一使臣往來，沿百姓處經過，事也遲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教各千戶每，出人馬，立定站赤，不是緊急事務，須要乘坐站馬，不許沿百姓處經過。」

元秘史：「站赤一節，我自這裏立起，迎着你（按：察合台）立的站，教巴秃（按：拔都）自那裏立起，迎着我立的站，說將來了。」

新元史卞赤傳：「以鹹海西南與鹹海裏海以北，封卞赤。以錫爾河以東

之地，封察合台。」

憲宗三年，旭烈兀征報達，復旁及波斯。

新元史憲宗本紀：「三年：六月：。皇弟旭烈兀征報達：。七年：冬，皇弟旭烈兀至報達。」

迨至元十七年，除陸站外，又詔江淮諸路，增置水站。

元史兵志：「至元十七年二月，詔江淮諸路，增置水站。除海青使臣及事于軍務者，方許馳驛，餘者自濟州水站爲始，並令乘船往來。」

至元二十六年，復從蔡澤之請，立泉州至杭州海站。

元文類政典總序驛傳：「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沿海鎮守官蔡澤言：泉州至杭州，陸路甚遠，外國進貢方物，勞民負荷，驛馬多死，澤知海道舊有三千水軍，合於海道立水站遞運，免勞百姓，又可戢盜。尚書省奏從之，名曰海站，後罷。」

元史兵志站赤：「二十六年：，於海道置立水站。」

至元三十年，更詔洪君祥，董立耽羅至鴨綠江海站。

續通鑑：「至元三十年：，詔沿海置水驛，自耽羅至鴨綠江口，凡十一所，令箭樞密院事洪君祥董之。」

此外，遼東尚有狗站。

輟耕錄：「高麗以北，別名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奴兒干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至奴兒干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尅減之，必囓其主者，至死乃已。」

元文類政典總底驛傳：「元貞元年六月九日，丞相完澤奏：哈兒賓地界，舊立狗站十二所，前者當站糧食，出於百姓，然其地不事耕稼，數年以來，站狗多死，至站無以交換，又赴前站，轉致損乏，站戶苦之。」

是以，元代站赤，有陸站、水站，海站及狗站之別。

元史兵志站赤：「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而遼東狗站，亦因以附見。」

新元史兵志站赤：「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狗站一十五處，元設站戶三百，狗三千隻，後除絕亡倒死外，實在站戶二百八十九，狗二百一十八隻。」

而陸站，又因交通工具之不同，有馬站，牛站，驕站，步站之分。

新元史兵志站赤：「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二百六十二處。馬站一百三十四處……。驛站三十五處……。步站十一處……。」「中書省所轄腹裏各路站赤，總計一百九十八處……，牛站二處……。」

站與站間，大體距若三十至二十五哩。

馬可字羅紀行：「每二十五哩或三十哩，必自此種驛站一所。」「從汴八里首途，經行其所取之道時，行二十五哩，使臣即見有一驛，其名曰站，一如吾人所稱供給馬匹之驛傳也。」

然邊遠之地，則每三十五哩至四十五哩，始設一站。

馬古字羅紀行：「至若此種遠地之驛站，彼此相距，則在三十五哩至四十五哩之間。所需馬匹百物，悉皆設備，如同他驛。」

計天下站赤，星羅棋佈，凡一千三百九十三站。

新元史兵志站赤：「中書省所轄腹裏各路站赤，總計一百九十八處：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七十九處……：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二十處……：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二百六十二處……：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五十四處……：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七十三處……：陝西行中書省所轄總計八十一處……：四川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三十二處……：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所轄站赤八十七處……：甘肅行中書省所轄三路脫脫不孫馬站六處……。」

而四大汗國與高麗、安南等屬地者，不與焉。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畏兀兒地」：「至元二十年，立畏兀兒四處站。」「別失八里」：「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別失八里，畏兀兒城子里車站事……。」「彰八里」：「至元十五年，授朵魯知金符，掌彰八里軍站事。」

元史地理志「安南郡縣附錄」：「自安南大羅城，至燕京約一百一十五驛，計七千七百餘里。」

元史地理志「高麗國」：「至元十八年，王瞻言：本國置站，凡四十，民畜凋弊，勅併爲二十站。三十年，沿海立水驛，自耽羅至鴨綠江並楊村海口，凡三十所。」

二、站赤之設備與供應

站赤之任務，一爲布號令，通邊情。二爲奉驛使，供行止。故凡驛使，皆獲供應。

馬可字羅紀行：「來往使臣，不論來自何地者，皆獲供應。」

止有館舍，宿有供帳，飢有飲食，行有車馬，亦一代之良法也。

元史兵志站赤：「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飢渴有飲食，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以爲盛。」

元秘史：「每一站：：內鋪馬，並使臣的慶給羊馬，及車輛牛隻，定將則例去。」

每站有馬伏二十人。

元秘史：「每一站，設馬伏二十人。」

置馬數百匹。

元秘史：「此種驛站中備馬，每站有多至四百匹者。有若干站，僅備二百匹，視各站之需要而爲增減。」

馬可字羅會謂：天下站馬，凡三十萬匹。

馬可字羅紀行：「此種驛站，備馬三十萬匹……：驛邸逾萬所。」

追中晚以降，因地域遼闊，形勢複雜，故馬少者代以驢，缺馬者給以牛。水行用舟，山行乘輜，網運以車，險直丁負，遼東則供以犬輿。

元文類政典總庫驛傳：「陸行馬微者，或給以驢。閩廣馬少者，或代以牛。水行舟，山行輜，倦者給臥輜。網運以車馬，直險則丁夫荷負。遼海以犬曳小輿，載使者行水上，此其供頓。」

計天下站赤，置馬四萬九千二百九十五匹，牛八千四百三十五頭，驢六千零七隻，車四千七十四輛，舟五千九百二十一艘，輜三百七十八乘，羊一千一百五十頭，伏三千三十二戶，狗二百一十八隻。

新元史兵志站赤：「中書省所轄腹裏各路站赤……：馬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八匹，車一千六十九輛，牛二千九百八十一隻，驢四千九百八頭……：船九百五十隻，馬二百六十六匹，牛二百隻，驢三百九十四頭，羊百口……：牛三百六隻，車六十輛。」「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所轄……：馬三千九百二十八匹，車二百一十七輛，牛一百九十二隻，驢五百三十三頭……：船一千五百一十二隻。」「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所轄……：馬六千五百一十五匹，車二千六百二十一輛，牛五千二百五十九隻……：狗二百一十八隻。」「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所轄……：馬五千一百二十三匹……：輜一百四十八乘……：運夫三千三十二戶……：船一千六百二十七隻。」「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所轄……：馬二千一百六十五匹，輜二十五乘……：船五百六十八隻。」「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所轄……：馬二千五百五十五匹，車七十輛，牛五百四十五隻，坐輜一百七十五乘，臥輜三十乘……：船五百八十隻。」「陝西行中書省所轄……：馬七千六百二十九匹……：船六隻。」「四川行中書省所轄……：馬九千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頭……：船六百五十四隻，牛七十六頭。」「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所轄……：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牛三十隻……：船二十四隻。」「甘肅行中書省所轄……：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頭，驢一百七十一頭，羊六百五十口。」

每站之建設，不唯富麗堂皇。有堂，有室，有庖廩，有倉庫。

元文類政典總序驛傳：「驛中有堂，有室，有庖湍：。兩驛相距，道修，則道半別置官舍，以憩號邀驛，此其次舍。」

新元史兵志站赤：「各站立米倉。」

且一應設備，豪華具全。
馬可李羅紀行：「每驛有一大富麗之邸，使臣居宿於此。其房舍滿佈極富麗之臥榻，上陳綴被，凡使臣所需要之物皆備，設一國王蒞此，將見居宿頗適。」

飲食所給，頓止者給全食，行經者與半食。

元文類政典總序驛傳：「使者宿驛中，則給米泊酒各一升，麵泊肉各一斤，曰全餐。不宿而遇者，給半餐。」

冬則供炭，夏則有水。

元文類政典總序：「冬之炭，夏之水，兩之製備焉。」

元史兵志站赤：「冬月一行，日炭五斤。十月一日為始，正月三十日終。」

一日之俸，大體米一升，麵一斤，酒一瓶，肉一斤，柴一束，雜支鈔二分。

元史兵志站赤：「太宗元年：，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麵一斤，米一升，酒一瓶：。中統四年：，正使臣白米一升，麵一斤，酒一升，油

鹽雜支鈔一十文：。從人白米一升，白麵一斤：。至元二十一年：四月，定增使臣份例，正使宿頓，支米一升，麵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油鹽雜支，增鈔二分：。從者每名，支米一升，經過減半。」

至所起車馬之數，按事之巨細，官之崇卑，定其多寡。
元文類政典總序：「其馬舟車之數，視官崇卑，事大小，為多寡。」

中統二年，嘗詔宣撫使五匹，副使四匹，委差官吏等三匹。

秋潤集中堂紀事：「中統二年：夏四月：二十四日癸卯，極晴朗，諸相入朝，奏准：宣撫司起馬五匹，副使四匹，委差官吏令史人等三匹。」

三、站戶之待遇義務

凡役於站者，稱站戶，悉簽之於民。

元秘史：「如今可教各千戶每，出人馬，立定站赤。」

元史兵志站赤：「站戶闕乏逃亡，則又以時僉補。」

其編組，亦若軍隊然，有牌頭，百戶之設。

新元史兵志站赤：「太宗元年，勅諸馬站牛鋪，置漢軍一十具，各站：

站戶，每年一牌內，納米一石，令百戶一人掌之。」

簽地較遠者，律携眷聚居於站。

元史兵志站赤：「中統四年：五月，雲中設站戶，取遼南州城站戶內

，選堪中上戶：，於各戶選堪當站役之人，不問親軀，每戶取二丁及家屬，於立站去處安置。」

馬可李羅紀行：「設若使臣前赴遠地，不見有房舍邸舍者，大汗在其處設置上述之驛站。」

官復其四頃田，免其租稅。

元文類政典總序驛傳：「民之役驛中者，復其地四頃，不輸租，與士兵同。」

唯簽地即近者，准居原地，亦免四頃租。然以上田畝，照納地稅。

元史兵志站赤：「五年（按：至元）八月，詔站戶貧富不等，無戶限四頃，除免稅石：。以上田畝，全納地稅。」

此外，凡站戶，免和順和買，一切雜泛差役。

元史兵志站赤：「二十年：，免站戶和順和買，一切雜泛差役。」且時加存郵。

馬可李羅紀行：「大汗對於此種人，不徵賦稅，反有賜給。」

秋潤集烏台隨筆：「隨路站赤祇應，如酒肉等物，亦宜約量減免，不然照依中書省，劉付順天路，事理一體施行。不然燕南二萬餘戶，獨不被存郵之意也。」

元史兵志站赤：「泰定元年三月，遣官賑給帖木里木憐納憐等一百一十九站，鈔二十一萬三千三百錠，糧七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石八斗，北方站赤，每加津濟。」

故站之所在，多成村落。其制亦寓站於農，移民拓荒之良法也。

馬可李羅紀行：「命人居住等處所，耕種田畝，兼服站役，由是在其他，建設不少大村。」

「設若使臣前赴遠地，而不見有房屋邸舍者，大汗亦在其處，設置上述之驛站。」

站戶之任務凡三：一為戶出二丁，自備首思（按：飲食、衣服、行李）當役。

元史兵志站赤：「中統四年：五月，雲中設站戶：。於各戶選堪當站役之人，不問親軀，每戶取二丁：，於立站處安置。」

新元史兵志站赤：「站戶協力自備首思當站。」

元史兵志站赤：「二十年：，仍當自備首思。」

二為凡交通所需，驛馬祇應，損死增補，概由站戶任之。

馬可李羅紀行：「大汗命人調查各站及隣城附近居民人數，俾知能出馬若干，所出馬給站鋪，城鄉供給驛馬之法，悉皆知如此。」

元文類政典總序驛傳：「凡役於站中者：，出馬供使客，馬死，輒買補之，有正馬副馬。」

新元史兵志站赤：「每歲限田頃，免歲賦，以供鋪馬祇應。」

新元史兵志站赤：「至元元年，中書奏六部併爲四部，據別路站赤鋪站數目，宜令本部檢校，其區處條劃……一、戶養馬一匹，有例死者，驗數補買：一、站戶買馬，仰本管官先行看視，須擇買肥壯者，無得聽從站戶，止圖省價濫收。」

唯邊之地反是。

馬可李羅紀行：「唯在遠道及荒地驛站，則由大汗供給馬匹。」

初十戶出車一輛。

元史兵志站赤：「太宗元年十一月，敕諸牛鋪馬站，無一百戶，置漢車一十具。」

當馬站者，戶供馬一匹。當牛站者，戶出牛二頭。

元史兵志站赤：「中統四年……五月，雲中設站戶……應當馬站戶，馬一匹。牛站戶，牛二隻……於立站去處安置。」

至元十九年，爲體郵站戶，詔三五戶供馬一匹，十三戶出車一輛。

元史兵志站赤：「十九年……通政院臣言：隨路站赤，三五戶共當站馬一匹，十三戶供車一輛，自備一切什物公用。」

三爲驛使供應，除每牌歲納米一石外。

新元史兵志站赤：「站戶十，歲納米一石。」

餘悉由官給鈔價，和買於民。

元史兵志站赤：「十八年閏八月，詔除上都榆林迤北站赤外，隨路官錢，不須支給，驗其開劇，量增站戶，力自備首思當站。」

新元史兵志站赤：「二十五年，腹裏路分三十八處，年朝祇應錢，不敷數，增給鈔三千九百八十一錠，併元額七千一百六十九錠，總中統鈔一萬一千五十錠，分上下半年給。」

至於站丁，暇時則給役站中，有事即馳傳遞。一日之速三百里，晝夜兼行四百里。

元史兵志：「鋪兵一晝夜，行四百里。」

馬可李羅紀行：「從汗八里遣赴各地之使臣鋪卒」：「其人於日間奔走二百五十至三百哩。」

且得尋路之良馬，以供急馳。

蒙韃備錄：「凡見馬則換易，並一行人從，悉可換馬，謂之乘鋪馬，亦古乘傳之意。」

馬可李羅紀行：「常持一海青符，俾其奔馳之時，偶有馬疲，或其他障礙之時，得在道上，見有騎者，即驅之下，而取其馬，此事無人敢拒：。」

四、站戶之生活

站戶雖倍經體卹，生活仍異常艱苦。不獨逃亡甚衆。

續通鑑：「至順三年……中書省臣言：四川驛戶，比以軍興消之，宜遣官同行省量濟之，制可。」

新元史兵志站赤：「其各站提領，百戶與州縣通同作弊……致站戶逃移消乏，人之於各部分，擬定約束，官民便利，兵部議從之。」

元史兵志站赤：「十九年……通政院臣言：隨路站赤……近年以來，多爲諸王公主及……位，頭目認識招收，或冒入投下戶計者，遂致站赤損弊，乞換補站戶，從之。」

且有鬻子女，以當站供役者。

續通鑑：「至元十六年……以臨洮、鞏昌、通安十驛歲飢，供役繁重，有質賣子女，以供役者。命選官撫治之，旋以襄陽屯田戶七百，代軍當驛役。」

考其原因，一曰役負繁重。僅以奉元一驛而論，地處邊遠，役負當輕，然半年間，僅蕃僧之道此者，一百八十五人，用馬八百四十餘匹。

續通鑑：「泰定二年……監察御史李昌言，臣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驅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台察莫敢誰何！」

邊遠如此，內地可知。

新元史兵志站赤：「至元元年……良鄉縣馬站，四月之內，起馬至一萬三千三百餘匹。」

續通鑑：「至大元年……中書省言：進海東青鶻者，常乘驛馬五百不敷，應重括民間車馬，兵部請以各驛馬，陸續而進……從之。」

二日毫費過鉅。驛使供應，詔有定例，唯中晚以降，供應甚張，所需幾十倍于昔。

續通鑑：「至元元年……十一月……詔罷科舉。初徹爾特穆爾爲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考官，供應甚張，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舉。」

新元史崔德傳：「詔拜中書右丞……奏……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索取，賦稅信徒，民多流離，請非奉旨及省部文書，敢私斂民財，及役軍匠，論如法。」

至尋兀寶丁等之獻獸，一驛供肉，竟四千二百餘斤，消耗之巨，殊堪驚人。

新元史兵志站赤：「至大三年，中書臣言：有尋兀寶丁等進鴉鶻、獅豹，留二十七人，食肉四千二百餘斤。請自今遠方以奇珍寶來者，依例

進。其商人自有所獻者，令自備實力，從之。」
 續通鑑：「至大元年……中書言：回回商人，持爾玉書佩虎符，乘驛馬，各求珍異。既而以一豹上獻，復邀回賜，似此甚衆。」
 所耗既鉅，供應每不給，故胥吏百般威逼，非名強索於民。生活之苦，遂益形加重。

續通鑑：「至元二十四年……六月……授孟頫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食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中書，增鈔給之。」

新元史崔彥傳：「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索取。」

三日鈔價遲發。驛使供應，除車馬外，站戶每牌僅歲輸一石米。餘悉由官給鈔，和買於民。唯價鈔撥發，緩不濟急，且率多扣發，甚或不給。

新元史兵志站赤：「大德八年，御史台言：各路站赤，合同應祇應官錢，多不依時撥降。又或少數不給，令站戶輸當庫子陪備應辦，莫若驗臣起數，實支官錢，所在官司，依時撥降，令各路提領收掌祇應，勿得科配小民，以爲便益，從之。」

四曰匿報逃亡。逃亡既衆，應即食補，俾均荷負。然有司不肯詣實申報，止是椿配包當而已。故站戶之負擔益重，生活更形困苦。

新元史兵志站赤：「皇慶元年，監察御史言：燕南河北軍站人戶，遠年逃竄，有司不肯詣實申報，止是椿配見戶包當。」

五曰官紳浸漁。推剝之法，名目凡多。有苛扣料價，私取羊酒。

秋濶集烏台隨筆：「彈步站官王提領不公事狀」：「今體察得中部管站官吏王提領、崔把總、徐令史等，與自願當站百戶楊賈焦百戶等，上下通同作弊，於站戶百戶馮百亨等二十名處，累次取斂錢物，及剋落給散草料鈔，取年酒，逐節不公等事，據此合行糾察。」

或俵散香茶，販賣牲畜。站戶之消乏，宜其如是。

新元史兵志站赤：「皇慶元年，監察御史言：各站提領百戶，與州縣通同作弊結攬，詭名添價，販賣驢畜，營私利己。又提點官等總領親戚，退閒官吏，假借威勢，俵散香茶等物。」

五、站赤之節符與設官

凡使臣馳驛，悉憑節符，其類別有金銀圓牌，鋪馬聖旨，鋪馬劄子三種。

元史兵志站赤：「其給驛傳璽書，謂之鋪馬聖旨，遇軍務之急，又以金牢圓符爲信，銀字者次之。」「每道給鋪馬劄子三道。」

前者掌於典瑞監。

新元史兵志站赤：「皇慶元年……六月，中書省臣言：典瑞監掌金字圓

牌及鋪馬聖紙三百餘道。」

新元史典瑞監條：「掌寶璽、金銀符牌……中統元年置符璽郎……

至元十六年，立符宅局……十八年改典瑞監。」

後者頒於中書省。

新元史兵志站赤：「凡給驛傳璽書，謂之鋪馬聖旨。頒於中書省者，謂之鋪馬劄子。遇軍務之急者，又以金字圓符爲信，銀字者次之。」

軍驚急務，朝廷用金符，諸侯用銀符。

元史兵志站赤：「蓋圓牌遣使，初爲軍情大事而設。」

元史刑志職制：「朝廷軍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圓符給驛，其餘小事，止用御聖聖旨。諸王公駙馬，亦爲軍情急務遣使者，佩以銀字圓符給驛，其餘止用御主聖旨。若濫給者，從台憲官糾察之。」

常事馳驛，爵高者用聖旨，秩低者用劄子。

元文類經世大典政典總序：「以常事遣，則省部給寶聖旨，水行者給船劄。」

元史兵志站赤：「至元元年二月，詔各道憲司，如總管府倒，每道給鋪馬劄子三道……十九年四月，詔給各處行省鋪馬聖旨……，每省五道。」

至各級頒賜之數，諸省道等不一。

新元史兵志站赤：「至元十九年，詔給各省鋪馬聖旨，楊州、鄂州、泉州、興隆、占城、安西、四川、西夏、甘州，每行省五道。十月增給各省鋪馬聖旨，西川、京兆、泉州十道，甘州、中興各五道。二十年，和林宜撫司給鋪馬聖旨二道，江淮行省增給十道……二十一年，增給各處鋪馬劄子，朔湖、占城等處行省二十道，朔湖北道宜撫司二道，所轄路分十六處，每處二道，山東運司二道，河南運司七道，宣德府三道……延祐六年，沙瓜州立屯儲總管府，給鋪馬聖旨六道。」

建驛之初，僅於關會之地，置脫脫不孫，往來盤問，以辨詐僞。

元史百官志：「國初置驛站，設脫脫不孫，以辨奸僞。」

元文類經世大典政典總序驛傳：「郡邑之都會，道路之衝要，則設脫脫不孫之官，以檢使客，防姦非。」

中統元年，始詔霍木海，總管諸路站赤。

元文類經世大典政典總序驛傳：「中統元年，令霍木海，總管諸路站赤。」

至元元年，復詔天下站赤，歸各路管民官掌理。

元文類經世大典政典總序驛傳：「至元元年，改革漢站，令各路管民官掌理。霍木海提領使臣起數，鋪馬強弱。」

元史兵志站赤：「至元元年，中書奏六部併爲四部，據別路站赤，鋪站

數目，宜令本部檢校，其區處條畫：。一、各路站赤，委府州區達魯花赤長官提調。」

迨至元七年，方建官署，立站赤都統領司，以掌天下傳驛。

元史兵志站赤：「至元：七年：十一月，立諸路站都統領使司。往來使臣，令脫脫不孫監問。」

隸于兵部。

新元史百官志：「兵部：掌天下郡邑、郵驛，屯牧之政令。凡：驛乘郵運祇應，公廨，皂隸之制，悉以任之。」

新元史兵志站赤：「至大：四年：省臣言：始者站赤隸兵部，後屬通政院。」

至元十三年，改諸站都統領使司，爲通政院，仍領天下站赤。

元史兵志站赤：「十三年正月，改諸路站都統領使司，爲通政院，命降印信。」

次年，分置大都、上都兩院。二十九年，又置江南分院。

元史百官志：「十四年，分置大都上都兩院。二十九年，又置江南分院。」

逮大德七年，罷江南分院。

新元史百官志通政院：「二十九年又置江南分院，大德七年罷。」

至大四年，更罷通政院，以其事復歸兵部。

新元史兵志站赤：「至大：四年省臣言：令通政院意忽整頓，站赤消乏，合依舊命兵部領之，從之。」

是年七月，雖復其舊制，然獨領蒙古站赤。

新元史兵志站赤：「至大：四年：七月，復立通政院，領蒙古站赤。」

元史百官志通政院：「是年，兩都仍置，正管達站。」

延祐七年，漢地站赤，復歸通政院。並詔達魯花赤提調，州區勿與。

新元史兵志站赤：「延祐七年，詔蒙古漢人站赤，依世祖舊制，歸之通政院。是年，詔腹裏江南漢地站赤，令達魯花赤提調，州縣勿與。」

至其他站官，北設驛令，南置提領。

元史兵志站赤：「其官，有驛令，有提領。」

經世大典驛傳：「北方諸站，則置驛令。南方諸站，則設提領。」

在城之驛，置官二員。州縣之驛，設頭目二人。

元史兵志站赤：「至元七年正月，省部官議定，各路總管府，在城驛設官二員，於見役人員內選用。州縣驛設頭目二人：。」

驛政既繁，故站丁之怠忽者，三犯即決。

元史兵志：「如有怠慢，初犯事輕者，笞四十，贖銅，再犯罰俸一月，三犯者決。」

對馬匹之保護，尤爲重視。嘗嚴令禁乘駒馬；

元文類經世大典總序驛傳：「太宗十一年十月奉旨，驛傳勿給懷駒馬，如違給乘者，各杖七十五。」

違符馳驛；

元史兵志站赤：「使臣無牌面文字，始給馬之驛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牌面文字，而不給馬者，亦論罪。：但係御用諸物，雖無牌面文字，亦驗數應付車牛。」

枉道營私；

元史刑志職制：「諸乘驛使臣，或枉道營私，橫索祇應，或訪舊逸遊，餓損馬乘，並聞斷治。」

私乘站馬；

新元史兵志站赤：「管站官不得私乘站馬，違者罪之。」

背道經行；

元文類經世大典政典總序驛傳：「至元二年，中書兵部上言：渾源、弘州，不曾設站，順天、真定、德興等路使臣，背道經行，索換舖馬，中書省行下各處，今後使臣，止由正站走遞，毋得經行不立站之處換馬。」

行李過重；

元史刑志職制：「諸使臣行索過重，壓損驛馬，而脫脫和孫與使臣交贈爲好，不以法稱盤者，笞二十七，記過。」

詐乘站馬；

元史刑志職制：「諸驛使詐改公牒，多起馬者，杖八十七。其部押官馬，輒帶私馬，多取草料者，並沒入其私馬。」

違例多乘；

新元史兵志站赤：「使臣不得違例多騎馬，及禁索站赤錢物。」

以車易馬；

元史刑志職制：「諸使臣輒騎懷駒馬者，取與各笞五十七，及以車易馬者，具坐之。」

即公主下嫁，亦不得馳驛。

元史刑志職制：「諸公主下嫁迎送往還，並不得由傳置。」

且爲蘇息馬力，復令押官乘驢。

新元史兵志站赤：「中統二年，奏西京等路，舖馬疲勞，擬令押運官坐車騎驢。奉旨今後隨路車運官物，止令押運官坐車乘驢，不須給馬。」

無急務乘車。

六、有關站赤之法令

元文類經世大典政典總序驛傳：「使臣無急事，令乘牛車。」日馳不過三驛。

元史刑志職制：「諸使臣多取分例，答十七，追所多還官，記過。使選人員，除軍情急務外，日不過三驛，驛官仍於關文標寫，起止程期，違者各答二十七，再犯罷役。」

秋澗集「爲驛程量事緩急給限事狀」：「切見隨路每歲差遣人員赴都：既還，心欲速得到家，不問舖馬坐受，日行數站，其馬匹不無走損倒死……」

無驚馳馬至死者，答且償值。

元文類經世大典政典總序驛傳：「使者不得枉道，行杖館人，擇善馬，囊橐重不勝載。非驚急，而疾馳馬致斃者，皆有罪。」

元史刑志職制：「諸驛使在路奪回馬，易所乘馬，馳至死者，償其值。若以私事故選良馬，馳至死者，答二十七，仍償其值。」

此外，禁擾站商；

秋澗集中堂記事：「中統二年……夏四日……二十四日癸卯，極晴朗，諸相入朝，奏准……據舖側近住坐，或開店買賣，聽過往軍馬使臣人等，並不得搔擾。」

冒佔民由。

新元史兵志站赤：「諸站牧地，管民官與本站官，打量畝數，明示界限，勿得互相犯亂，亦不得挾勢冒佔民田。」

檢查行李。

元史刑志職制：「諸使臣行李，脫脫不孫及驛吏，輒致搜檢者，禁之。」

閑慢文字，不得入馳。

秋澗集中堂記事：「遞轉文字，除申朝省，並本路行移室司緊要文字外，其餘閑慢文字，不得入遞，亦不得私下夾帶，一毫他物轉運。」

本管民官，督站務。

新元史兵志站赤：「委本戶管民正官，督勤站務，照覷舖馬。」

凡能辨詐僞文字，二起以上者償，詐補驛吏者答。

元史刑志詐僞：「諸蒙古驛吏，能辨出詐僞文字，二起以上者，減一資陞轉。」「諸驛吏令，有過不叙。詐稱作闕，別處補用者，答五十七，罷役不叙。」

七、結語

元代驛傳既盛，所在屬國，又悉置站赤。

元史兵心站赤：「凡在屬國，皆置傳驛。」

故交通之便，輒能聲聞畢達，朝會夕至。

經世大典站赤：「我國家疆之大，東漸西被，暨於朔北。凡在屬國，皆置驛傳，星羅棋佈，脈絡貫通，朝會夕至，聲聞畢達，此又總綱網羅維之大機也。」

不獨御命之使，東西往來如織。其不知之商賈教士，尚不知凡幾。

法史家萊徹：「蒙古人西征，將從前閉塞之路途，完全洞開，將各族集聚一處，其最大結果，即將全體民族，使之互換遷徙。不獨皇使東西往來如織，其不知名商賈教士，以及隨從軍隊者，尚不知凡幾也。」

影響所及，對中西文化之溝通，固蔚爲壯觀；

多桑蒙古史：「蒙古之侵略，曾縮短亞洲極端各地之交通……曾見有阿蘭及欽察之軍隊，作戰於交趾。又曾見中國之工程師，服役於遼曷水畔。回教徒之居留中國者，爲數甚衆，多躋高位，且有統軍者。大都宮廷中，可見波斯之曆數家，與中國學者聚議。臣事蒙古皇帝者，有二十國之人。而諸國之名，在十三世紀以前，或未爲人所熟聞也。」

蒙古與俄羅斯：「史家霍渥爾斯謂：我認爲繪畫的藝術、指南針、火藥、以及社會生活中之許多必需品，皆非歐洲人所發明。及由蒙古自東方所輸入者，自屬毫無疑問。」

且形成「震旦之誘惑」。

柏郎嘉賓遊記：「工藝之精，世無其匹。地極富饒……」和德里遊記：「中國大城，謂之較歐洲最大者，其壯麗與偉大，有過之無不及……」其域之大，無人敢信。」

爲新航路，新大陸，發現之肇因。海思穆恩、威蘭世界通史：「震旦之誘惑」：「他（按：馬可孛羅）的書，是一篇最有價值的敘述，後代歐洲人（其中包括哥倫布）閱讀的興趣，歷久不衰。希望爲他們的宗教，獲得信徒，爲自己的商業，獲得豐富的遠東市場。假若陸地旅行不安全，他們必須找新的水道，以到大震旦（按：實契丹一名之變體，以契丹爲中國之名）。」（51·9·29）

所引參考書

- 元秘史
- 元史
- 新元史
- 元文類
- 西巖集
- 輟耕錄
- 馬可孛羅紀行
- 續通考
- 續通鑑
- 多桑蒙古史
- 蒙古與俄羅斯
- 蒙韃備錄
- 秋澗集
- 海思世界通史

民國五十一年共匪的邊疆工作概況

宋念慈

共匪在邊疆地區的暴政，可說已做到天怒人怨的地步，十數年來各地區反共抗暴事件，不斷發生，新聞時有報導，但終以資料不全，難窺全豹為憾！去年研究「楊波先生亂開目」一年來共匪的民族工作一文，就根據五卷十二期「匪情之暴政，簡略摘要改寫，藉補新聞報導之不足。匪情研究係五年來專門工地區之暴政，簡略摘要改寫，謹誌改竄顛末，用示不敢掠美之意，並向原出版作，非一般門外人能勝任，謹誌改竄顛末，用示不敢掠美之意，並向原出版機關暨楊先生敬表謝忱。

前言

去年是共匪的所謂「民族」工作，即對付邊疆民族的工作，遭受重大挫敗的一年。十三年來，共匪雖然已在各民族聚居地區，建立了四個偽省級的自治區，和向在籌備階段的「西藏自治區」以及廿九個專區級的偽「自治州」，和五十八個偽「自治縣」(旗)，但是由於邊疆民族的反抗，致使各項生產均遭受了嚴重打擊，「人民公社化」，但是由於邊疆民族的反抗，致使各項生產均遭受了嚴重打擊，「人民公社化」，但是由於邊疆民族的反抗，致使各項生產均遭受了嚴重打擊，

一、加緊推行赤化西藏工作

自爲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六年以來，西藏局勢一直動盪不安，針對此種情勢，其匪乃決定作爲今年的中心工作，在西藏自治區實行所謂「民主選舉」，以期通過地方基層政權的改造，爲成立「西藏自治區」之準備，同時選舉要貫徹執行寺廟的「民主管理制度」，爲了加強控制，並要加強統戰活動。在加緊推動赤化西藏工作上，其匪的「籌委會」的常務委員會召開了擴大會議等五次重要會議，通過會議的決定，以加緊推動這些赤化西藏的工作。其概況如下：

(一)實行所謂「民主選舉」：其匪自民國三十年四月決定撤銷「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強化偽籌委會組織後，即在同年八月召開偽籌委會，決定在第三年度分期分批進行「民主選舉」，並派出十五個「普選試點工作組」，前往各地進行選舉試點工作。五十年八月其匪又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選舉委員會」，作爲統一指揮和推行全區選舉的機關，決定成立各級偽選舉委員會，加緊推行「普選」工作。實際上其匪在民衆基層中進行者，乃在摸索經驗，爲明年實行偽自治區人代會選舉，正式成立偽「西藏自治區」創造條件。

(二)鞏固農業互助組：前年其匪宣佈在西藏地方「五年內不搞社會主義改造，不辦合作社，更不辦人民公社」以及「穩定發展個體經濟」的方針，對農民作了若干讓步，企圖藉此穩定生產人民公糧的基礎。但由於其匪趁前年西藏地區農業收成較好，大量收刮糧食以供軍需，又引起藏胞發生新的反抗。結果去年春耕中許多互助組「幹部放棄領導，以致互助組成爲有名無實，在生產中起不來任何作用

(三)迫害宗教：共匪既假藉民主以爲號召，故在寺廟內也實行所謂「民主管理」，成立寺廟「民主管理委員會」，利用該委員會組織喇嘛從事宗教儀式、政治學習和生產活動，這是共匪控制西藏全區二千四百六十九座寺廟和十

推行此項制度的主要手段。由於上層喇嘛在寺廟和社會上仍有其潛在力量，因此分別納入爲舊委會宗教事務委員會和僑中佛教事務委員會所成立的小組，進行所謂民主管理制度。僑各專區亦先後成立二宗教事務委員會，把他們分別納入爲舊委會宗教事務委員會和僑中佛教事務委員會所成立的小組執行，由寺廟民主管理制度；藉以全面控制寺、二宗教事務委員會的重要據點。

（四）加強統戰工作：西藏的上層人士多由古代部落酋長、歷代統治者的後裔，或是歷代達賴喇嘛的家屬構成，他們具有崇高、深遠的權威。去年共匪內部危機嚴重，害人民反抗情緒日益高漲，迫使共匪對上層人士給予若干讓步。一方面標榜要一認真地團結好上層，爲政府各個土頭切實改善生活，永給予若千讓步。另一方面也要他們對他表示愛護進步個人士的反抗。

同他們合作共事的關係，一方面也要他們對他表示愛護進步個人士的反抗。

還跟着共產黨」，以期利用他們的影響力，要求對他們表示愛護進步個人士的反抗。

二、繼續推行游牧定居

[illegible]

三、加強毒化教育

種毒化害刊。其匪鑒於邊疆民族的社會歷史，在文獻中記載甚為缺乏，甚至若干民族之歷史根本不見於史冊，為消滅各民族之歷史特性和傳統文化，早在民國四十五年即由偽全國人代會民族委員會制訂一關於少數民族政策，更加緊進行篡改各民族歷史和編譯各種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情況的初步調查。至民國四十七年又規定儘速完成各項民族社會情況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企圖通過這三種書來更加簡誌和各民族自治地方概況等三種問題叢書，騙取通曉同胞更多的信仰。去年偽內蒙少數民族歷史調查組和僑中國糖業學院、蒙古分院歷史研究所單位，編寫出版的有「內蒙古自治區概況」、「內蒙古發展史」（上冊）等一內蒙古史文庫八種，向邊疆民族加強這顯示着其匪已在文字宣傳之外，更進一步以電化教育相配合製片廠攝製影片，

加強灌輸毒素思想了。

四、交通爲侵略服務

其目的則在奪取亞洲資源地帶，擴大共產主義侵略工作而已。緬甸和寮國方面更建築了幾條鐵路和很多公路，去年對印度、緬甸、泰國、暹羅、馬來半島、菲律賓群島、荷屬東印度等處，共匪自竊據大陸後，在交通方面會建築了幾條鐵路和很多公路，去年對印

編後記

本期創刊號雖徵稿於數月之前，然以作者諸先生均忙於本身之生活及業務，多無暇撰寫，以致零落參差，收稿期間前後距離過遠。好在本刊並非營利性質，且係季刊，不然，實無以對大會所賦予之使命暨讀者之期望。

本會之宗旨，已如創刊詞所述，故編輯方針亦悉根據本會宗旨暨發行旨趣，無稍假藉。

本期作者：(一)李永新先生蒙古籍，前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所作「我國的邊政」一文，綜述中央對邊疆的基本政策，旁及邊疆同胞抗暴情形，並加檢討，內容至為寶貴。

(二)「邊疆研究的演進」一文作者周昆田先生，亦為前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曾代表中央前往西藏參加達賴喇嘛坐牀大典，新疆省歸順中央後，並曾隨吳禮卿先生出任新疆省政府秘書長，對於中國歷代邊政具有深刻之研究與經驗，著述宏富。

(三)如所週知，新疆省政府主席堯樂博士，為維吾爾人士中最忠黨愛國之民族領袖，亦為對共匪作戰最後撤離大陸之省政府主席，所寫「最後衛土之戰——撤離天山記」一文，為不可多得之珍貴文獻。

(四)「藏邊劃界記」一文係歐陽無畏先生所譯註，歐陽先生於中央大學畢業後，曾旅居西藏八年之久，研究佛典，旁及邊事，為我國當前研究西藏問題之專家，自共匪對印度戰爭以來，對西藏、麥克馬洪線、克什米爾等問題多所建白，極為國內外所重視，本篇為就民國二年西藏劃界問題所作歷史性之研究，為國內不可多觀之文獻，極富參考價值，幸乞讀者留意。

(五)曹啓文先生為現任監察委員，早年于役新疆，對於邊疆文化極有研究，所著「新疆宗教勢力演變述要」一稿，極具考證價值，曹先生公務繁冗，能撥煩為本刊撰稿，殊值感謝。

(六)趙尺子教授為有名的夏殷語文研究專家，蜚聲國際，曾著「夏語殷文干支源流考」等重要論文，對中國語文之形成構造具有重大貢獻。

(七)高浩然先生是青海省回教教長，留在大陸時曾受共匪折磨，目親共匪對各種宗教的殘酷鬥爭，認為共產主義與宗教不能兩立，乃乘出國之便，投奔自由，他所寫的「共產主義制度下之宗教」一文，乃是紀實的著作。

(八)「紅顏池」暨「南疆歸來」作者林繼庸先生，乃我國有名化學工程師和工業家，對日抗戰之初，上海各大工廠得以安全遷移後方，多由於他的籌劃和主持，三十一年奉中央派往新疆擔任建設廳長職務，着手水利開發，極具成效，此兩篇大作曾刊載於三十二年的新疆日報，茲承惠允轉載，無任感謝。

(九)懷遠先年為一匪情研究專家，所撰「共匪的邊政問題」，為各種資料之綜合研究，讀之可對共匪對邊疆之陰謀與暴政，得一極清晰的梗概。

(十)徐伯達先生曾歷任新疆省喀什、伊犁、迪化等區行政督察專員，富有行政經驗，對當地情形尤為熟悉，所寫「三十年來俄帝對新疆之侵略」一文，一本正式文獻並參證事實，深入淺出，允為俄帝侵略新疆之實錄。

(十一)「元代的站赤」作者袁國藩先生為政工幹部學校副教授，對元史極有研究，此篇為其研究文史之紀錄，為本刊生色不少。

(十二)座談會中札奇斯欽先生，立法委員趙珮，許占魁兩先生發言，均極寶貴，可資我中央對邊疆政策之擬訂與執行上，作重要參考。

——編者——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出版

中國邊政 季刊

創刊號

定價：新臺幣五元

發行人：李 永 新

社長：周 昆 田

主 編：宋 念 慈

副主編：趙 波

發行所：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金華街十七之三號二樓

印刷者：清水商行印刷工廠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六七號

電話：四五九二四·四五九二八